

羣益英文叢書

· 燕宿崖 ·

刊行者：

著者 周而復

發行人 吉少甫

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九月

基本定價 十一元九角

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

羣益出版社

上海(〇區)武昌路四七六號
北平西單大街五十二號

有版權 · 滬 1 (0001—2000)

燕宿崖是座落在百花山下的大村落，四面環山。村裏的人們，度着平靜的歲月。日子過得一板一眼，到啥時候幹啥勾當，如同鐘擺的擺動，不差分毫。

今兒個晚上，人們的生活，都像壞了的鐘，長短針老是在一個地方不動。張樂山家大紅公鷄，早打過第一遍鳴，村裏還沒人上炕。村當中那條有兩里長的大街上，迎街的窗戶裏都透出閃爍的燈光，燈光打這條街分成幾段。家家戶戶雖然都關着大門，門裏頭卻飄出各種各樣的聲音：急促的人聲，挖地的沙沙聲，搬動箱子呀甕的碰擊聲，掩埋的砰砰打土聲，沉重的脚步聲……這些聲音混合成一種雜亂的調子，飄蕩在村的上空。

燕宿崖是三條街組成的，當中闊的一條石子路叫大街，大街前面的那條，叫前街；後面的叫後街。後街房子整齊高大，住的大半是大戶人家，張樂山家就住在後

街。這三條街之間，有不少大小胡同貫穿着。

大街西頭，通前街的小胡同裏，忽然閃出一條黑影，脚步很匆忙，行蹤有點飄忽，一路東張西望，走了幾步，便回過頭去瞅瞅，見沒啥響動，才又躡起脚尖，向前面悄悄走去。他走到大街上，在一家街窗的光照下，這才清楚看出他來：一個三十上下的青年農民，穿着一件左大襟的藍布棉襖，上面閃着幾個雕鏤了獅子頭的古銅鈕扣，腰間紮了一條白布大包^①，下面穿一條白粗布棉褲，腳上那對雙樑灰布單鞋，輕輕移動着。

快走到村公所那兒，迎面送來喧嘩的人聲，他連忙轉過臉來。他腦瓜子很大，臉上的肉，黑而結實。五官端正，只是嘴唇粗厚，兩片血紅的肉，翻捲在外面，和他眉毛下的一對細小的眼睛，有點不調和。他的外表，給人一種忠厚的感覺，心裏卻充滿了狡詐和陰險。他滿嘴謊話，他說的話轉過臉來就不認帳，而且還會反問你：『這是我說的嗎？我那兒會說這種話？』整日價好吃懶做，在家門口擺個小雜

① 大包就是腰帶。

貨攤子，賣點花生瓜子，閒來無事就趕趕集，或是到敵區發點貨，買賣並不好，光景過的卻不錯，小攤上的收入當然不够糊口，全靠北平遠房兄弟張鵬飛暗中經常送錢給他。他叫張福生，村裏人給他起一個綽號：叫做二混子。他的真姓名漸漸被人忘記，村裏小一輩的，簡直不知道二混子還有一個名兒叫張福生。

張福生繞過村公所，忽然聽到背後有噉噉吵吵的音響，開頭他還不注意，聽到後來這聲音越來越近，就像跟在屁股後頭，他的毛骨悚然了。他凝神一想：一定是有人在跟他；再一想：跟他的人一定是暗中監視他，不然，爲什麼要跟着他走呢？這不會有錯兒。他慌慌張張閃到黑暗的牆角落，側着身子，貼着牆，一個箭步，鑽進路邊一條黑暗的小胡同裏。走到暗處，心才定下來。他閉緊厚嘴唇，圓睜着那對細小的眼睛，偷偷伸出圓腦袋瓜子，瞅着來路：好久好久，一個人影子也沒有。他再仔細一聽：噉噉吵吵的音響仍舊聽見，這聲音從那兒來的呢？他的眼光從地上慢慢望上去，不遠有一棵大榆樹，在微弱的光線中擺動着，他放心了。

他不再從大街上走，乾脆走出小胡同，拐進和大街平行的後街，低着頭走去。

『口令！』

冷不防迎面有人高聲喝道，旋即傳來拉大栓的聲音，一條繳獲來的三八式大蓋槍正對着他：

『什麼人！』

這是九團團部的門崗。九團團部駐在後街東頭，靠着百花山麓下的坡坡口上的張樂山老財家。二混子心頭一楞，差點兒說不出話來，一會兒，才高聲答應：

『本村的，老百姓。』

說完話，他的心還是卜通卜通跳着。走上去好呢？不走上上去好呢？他自己問自己。不走，不是叫人家懷疑，他的腿慢慢向前移去。他覺得哨兵老是瞅着他，彷彿拿他當個小偷似的監視着他。

『幹什麼？』

那邊又拋過來一聲嚴厲的質問。

『村公所的，上張樂山老財家去。』二混子信口冒充村幹部，騙取門崗對他的

信任。

門崗看他的樣子有點面熟，知道確是本村的，何況又是村幹部，就放他過去。一過了團部門口，他的步子可暗暗加快了。過了約莫有六家人家，他轉進了左邊的那條小胡同，這時候，他完全鎮靜下來。他清醒地回想城裏那個鼻下有一撮仁丹鬚子的矮傢伙說的話：

『……團部左邊第一條胡同內，左邊第五家大門的右邊牆上，有條標語，上面寫着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，這裏面有……』

他一家家數過去，數到第五家，果然隱隱看到右邊牆上有一張標語。他的臉上，忽然發燒起來，心急遽地跳動了。他猛的回過頭來，向四週掃了一眼，悄悄的，沒有動靜。他還不放心，輕輕返回小胡同口，貼着牆壁，凝神聽去，只聽見團部門口那個哨兵走來走去，脚步一起一落，沒有別的人聲。他果斷地跑回來，走到標語前面，迅速地把下面扯開，裏面果然有一張小紙條。他連忙把它放進貼身的汗衫口袋裏，屏住呼吸走回去。

這次他不再經過團部，他從張樂山後門繞到前街家裏，一進屋子，反手把門門上，爬到炕上，掏出那條紙條，就到炕桌上的菜油燈下，眯起細小的眼睛，看上面的小字：

速在村中散佈謠言，說八路軍要潰滅。此次掃蕩山地，乃明朗華北本格躍進。凡留村不走者，每家門前，用紛筆畫一圓圈，即保證不殺不燒。如離村他去，燒盡殺絕。要設法使士紳張樂山留下。回心票必須暗中大量發出。八路軍潰退方向，人數，槍支，隨時報告，迅速送達，有重賞。

他一口氣讀完，又仔細看了一遍，就把小紙條放在菜油燈上燒了。紙灰落了一炕桌，他收拾起來，放進炕門裏去。他撲一撲身上的灰塵，打開門，輕鬆地走去。順着剛才回來的村邊小道，這一次真到張樂山老財家去了。

張秀娟不聲不響，用腳撥弄着堆在地面上的浮土。那堆土向治富他媳婦那邊倒下去。治富他媳婦手裏捧着一個小木匣子，裏面裝滿了邊區票子，重甸甸的。她彎着腰，正要把木匣子送到坑裏去，沒注意腳旁的浮土倒過來，她躲避不及，鞋子裏褲管裏，都沾上了濕潤的泥土，她以爲是浮土自己倒過來，憤憤地說：

『該死的，這土。』

猛可地，屋子裏爆烈出一連串笑聲，銀鈴似的。治富他媳婦莫名其妙，她放下小木匣子，伸直了腰，撲去褲管上的土。她發現秀娟不在身旁了，只聽見格格的笑聲。原來秀娟站在門那兒，右手擠着嘴，笑彎了腰。治富他媳婦低下頭來，把自己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：發現不出有啥好笑的地方，她迷惑了，覺得秀娟那笑勁兒，倒是好笑哩。她脫下玄色嗵噴呢的淺尖口鞋，倒掉了土，正經八百地說：

「瘋丫頭，吃了笑婆婆的尿了，看你那個勁兒，有啥好笑？」

「爲啥不好笑，好笑極了。」

秀娟又格格地笑了，露出一排齊整的白牙齒。

治富他媳婦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，她用手在兩肩上探索，又摸摸脊背，懷疑自己身上是不是讓她貼了什麼。小姑子愛和嫂子開玩笑，常弄得嫂子哭笑不得，嫂子總逗不過她，一則小姑子好強心重，啥事兒都要討個便宜；二則小姑子有一肚子聰敏，靈醒的很，鬼計也多。嫂嫂越是在身上摸來摸去，顯出狼狽樣，秀姑越是忍不住笑，看看把嫂子逗得差不多，她才得意地說：

「傻子，知道土怎麼會倒在你腳上的嗎？」

「哦，這個是你？」她還有點狐疑。

嫂子這才恍然大悟，又好氣又好笑，她想過來抓住秀娟，在她背上搗幾拳，消心頭的氣。可是秀娟像是一匹玲瓏的貓，沒等嫂子跑到面前，一閃身子，繞到坑那邊去了。

這個坑是在治富房中新挖的，正在炕前面，坑不大，有三尺見方，兩旁堆着浮土，形成一個圓圈。秀娟在圓圈那邊，用雪白的食指指着嫂子，又指一指自己，歪着脖子說：

『來吧，我等你哩。』

『哼，』嫂子站在門口那兒，正是剛才秀娟站的地方，她忍住笑，故意扳着面孔，裝出像是真生氣的神情，回答道，『瘋丫頭，捉到你，不把你打扁了才怪哩！』

『只要你有本事，來吧……』

秀娟把兩隻手交叉地放在稍為隆起的胸脯前面，一對智慧的眼睛，對着炕桌上的那盞煤油燈，裝出不看嫂子，有意讓她來抓的模樣；實際上，她眼角暗暗監視嫂子的動靜。治富他媳婦以為她真的不望看她，便躡起脚尖走過去，秀娟還是故做不知地站在那兒，嫂子走到她身旁，一把抓到她水紅色大團花的棉襖袖子，她一甩，旋即逃掉了。嫂子追上，一前一後，在坑的四週，跑馬燈似的轉着，牆壁上映着兩個黑影子，兩個影子之間，保持一定的距離。忽然後面那個影子站着不動了，秀娟

在前面也停下來。秀娟微微轉過臉，得意地笑着。她跑了幾圈，有點累，隆起的胸脯急遽地顫動着，治富他媳婦在秀娟喘息未定的時候，她眼明手快，走上去一把抓住姑子的脈門，這一次可掙脫不開了。嫂子舉起左手來，對着她的脊背，說：

「瘋丫頭，這次你還逃過我的手嗎？」

「你敢打！」

「我偏要打……」治富他媳婦鼓起了勇氣說。

「你打，我告訴哥哥，叫哥哥在炕上揍你，看你往那兒逃？」

「抓住你了，你還不認輸，以後還弄土到我身上嗎？」

「弄，弄，偏要弄！」

「你嘴強，看我打給你看……」

嫂子的左手在空中，正想輕輕打一下調皮的姑子，後院裏忽然飄過來一連串的乾咳聲，接着是一口濃痰吐到乾燥的土地上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嫂子的左手立刻鬆了勁兒，不敢打下去。聽到院子裏沉重的脚步聲，她的右手鬆了。秀娟反而要她抓

住自己的脈門，向她撇一撇嘴，示威地說：

『打呀！我告訴爹。』

嫂子一對哀求的眼光，在向她討饒。秀娟裝做沒看見，說：

『爲啥不打呀？』

『咱們鬧着玩兒的，你別生氣，我怎麼捨得打你……』

『以後還要打我嗎？』

『不啦，永遠也不打你啦。不要跟爹說，我求你……』

秀娟撲哧笑了，說：『我也跟你鬧着玩兒的，誰跟爹說……』

沉重的脚步聲落在門外邊，一個老人的手掌輕輕地拍着門，沒有等門打開，敲門的人性急地問：

『怎麼樣，收拾完了吧？』

嫂子嚇得伸出紅膩膩的小舌頭來，她慌忙走過去，縱身下坑，把木匣子放在下面的甕裏，心裏才稍爲定了些。她撇一撇嘴，暗示姑子給公公開門。

三

門開了。站在門外的是張樂山。他穿着一件古銅色萬字團花的綢面皮袍，胸前垂着長長的鬚鬚，已經有點花白，顴骨高聳，兩眼顯得稍爲凹下，卻弈弈有神；雖然年紀快到六十，精神可特別健朗，左手擎着兩個核桃，悠閒地轉動着，不減當年稱霸一方的威風。

燕宿崖這地面，名義上是屬宛平縣管轄，可是每一任縣長都沒到這兒來過，在縣長的腦筋裏這是化外之區。山裏人也不把縣長放在心上，從不向縣政府完糧納稅，要是縣裏不知趣，派個催徵吏來討糧要稅，那總是有來無去，大半死在山裏人手裏。

這一條山溝，自成一個部落，天高皇帝遠，誰也管不着。管理這三二十個莊子的，是三義，爲首的就是張樂山。他是燕宿崖的首富，他是這一帶的無冕之王，他

的一句話就是一條法律。他們自己有武裝，編成一隻小小隊伍，槍支子彈，一律齊全，連輕機關槍也不缺少。大小有個啥事兒，只要張樂山登高一呼，馬上集合個千二八百，毫不稀奇。大夥兒在這個小天地裏，倒也過得平平安安。

到了抗戰年月，山溝溝裏也不平靜了。先是一營中央軍，從南口退到這兒，胡作胡爲，給他們完全活埋了。後來，八路軍有一個連開到百花山下，路過這條山溝，他們以爲也是中央軍，照樣收拾乾淨。三八年那次敵人冬季掃蕩，因爲兵力強大，他們沒敢下手，但也只讓敵人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就襲擊敵人，拂曉以後，敵人拍拍屁股退了。

八路軍的政工人員注意到這樣奇異的一條山溝。他們派了兩個人來，一個是九團偵察參謀伍國英同志，另一個是敵工股長劉志鵬同志，兩人一進山溝，就叫他們扣留了。幸好這次未殺，他們兩人對張樂山談了一通抗日大道理，大夥兒再不起來打退日鬼子，中國便要亡了。談了兩三個時辰，張樂山動了心，卻還猶豫不決；劉志鵬表示有啥事兒，可以推開窗子說亮話，自家人，沒有一個談不攏的。張樂山拏

起掛在大襟上的黃楊木小梳子，梳理了一陣鬚鬚，抱歉地說：『說來慚愧，山民無知，曾經做下對不住貴軍的事兒，想起來，到現在心裏還難過……』伍參謀知道是指那連人的事，便說事已過去，大敵當前，還是團結起來，打日鬼子要緊。張樂山聽他說不計前仇，心中自是高興。當面表示和八路軍合作抗日。

沒好久，山溝溝裏成立了民主政權，羣衆團體和自衛隊也組織起來，原有的槍支，陸續交給八路軍，並且有四百多後生，參加隊伍，成立了一個宛平營。半年以後，九團駐紮在燕宿崖，山溝溝裏更加活躍起來，人們的光景過得有條有理。

今兒個下半晌，張樂山得到村公所的通知，要趕緊堅壁清野，特別是糧食得藏好，準備反掃蕩了。張樂山家裏值錢的東西多，糧食更多，人手不敷，就叫兒媳婦和愛女秀娟搭把手，檢些細軟，挖個坑，先埋在兒子房裏再說。他自己帶着長工在後面堅壁，村公所派來兩個人，幫着把一些糧食運到山裏埋起。張樂山想起她們姑嫂兩個，不知做好了沒有，不便叫旁人來問，他自己來了。

張樂山走進來，看見地上的坑張着黑洞洞的大嘴，治富他媳婦露着上半截身子

在地面上，她在整理着坑裏的衣箱和甕。張樂山不滿意了，他抹一抹胸前的鬍鬚，咳了一聲，望着兒媳婦說：

『怎麼，到這會兒還沒收拾好？』

治富他媳婦一聽這話，脊背骨爬過一陣涼意，嚇得手有點哆嗦了。她慌慌忙忙把甕蓋上，一不小心，帶了一些土到甕裏去，叫張樂山看見了，他哼了一聲，說：『看看你，笨手笨脚的，我說怎麼還沒弄好呢，原來是……婦道之家，總是辦不了事……』

治富他媳婦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怯生生地把木匣子拾出來，拾淨泥土，物件放好，蓋上甕，四面塞了草。秀娟想過去幫手，張樂山示意不要她動，對兒媳婦說：『打掌燈到這會兒，連個坑都沒弄好，儘白祭飯了。』

治富他媳婦跳到地面上來，不敢言聲。秀娟看爹那個勁兒，指桑罵槐，她憤憤不平，便撒嬌地說：

『喲，你們多少人手啊，俺們只兩個人，你不來幫忙，還說咱們哩。』

『小王八旦，頂嘴頂舌的，今年不小啦，過了年就是十七歲了，也不懂點規矩，大人講話，不准回嘴，懂嗎？』

『你冤枉咱們，咱們只兩個人啊，你也不……』

『我，我怎麼樣？』張樂山逼上一步，兩個眼睛楞着她，『我講錯了嗎？哼！』治富他媳婦一個人把浮土往坑裏推下去。秀娟不敢再放肆，改變了口吻，說：

『你幫幫忙啊，爹……』

『我不是來了嗎？』張樂山臉上露出憐惜的意思。秀娟拾起一把鐵鏟來，遞給他。張樂山把核桃放在口袋裏，彎着腰撮土，也往坑裏填，一邊說：

『不是我催你們，是會上逼的緊，說隊伍上得了信，要快點收拾好，日鬼子離咱們這兒不遠了……』

『你爲啥不早吭氣？』秀娟用手把浮土推下坑去，歪過頭來反駁了一句。

『早一會兒我也不知道。我沒千里眼，日鬼子的事兒，誰們摸的清。』

『你摸不清，咱們婦道之家摸的清？』

『又給大人頂嘴了，沒上沒下，成個什麼體統！』張樂山雖然罵她，心裏卻喜歡她口齒伶俐，腦筋靈活，是個好樣兒的，在宛平縣裏來說，屈指可數的才女。他自己立下宏願，要把女兒嫁給一個當官的，最起碼也得是戴紅頂子的七品官。他瞅見秀娟把土往坑裏推，弄得滿頭滿臉都是汗，剛才一點小小不滿，早已煙消雲散，摸着他浮着一層薄薄泥土的頭髮說：

『累成這個樣兒，歇會兒吧，——我兩鏟子就鏟完了。』

治富他媳婦一直沒吭聲，也不敢吭聲，覺得這時候該說話了，不然爹又要罵她不懂得照顧姑子了。她拉着秀娟的手，止住道：

『你揩揩汗，換口氣，』她轉過來，小聲小氣地對公公說，『爹，你也歇會兒，你太累了，這點子土，我一會兒就填平了。』

秀娟的體質不大好，蹲了一會兒，腰有點酸了。她站起來伸伸腰，看爹不但沒停下手來，反而更加快了，爹說：

『咱們得快幹，這個弄好了，還得招呼他們準備土坯，砌窗戶砌門，還得準備乾糧，來，快幹……』

公媳兩個很快把坑填平，治富他媳婦不斷在上面加土，張樂山用腳把土踩平，上面潑了些水，土黏實了。治富他媳婦從炕洞裏掏了一些灰出來，撒在上面，三個人坑上走了一陣，踩平了，竟和沒挖坑的地面一樣了。

『咱們到後面去看看，叫他們快做乾糧，』張樂山一把抓住秀娟的手，走到門口那兒，他掉過頭來，對兒媳婦說，『你把地上多的土，趕緊挑出去，挑完了，把屋子裏的衣服收拾收拾，待會兒治富來，又要急着嚷了。』

『好。』治富他媳婦把土撮在筐子裏。

父女兩個走出去，沒兩步，張樂山折回來，彎下腰去，矚起眼睛，看看地面沒什麼痕跡，還不放心，問秀娟道：

『看不出來吧？』

『看不出來，看不出來。』

張樂山這才安心地走了。

四

張樂山和秀娟來到了後院，一陣山風吹過，冷峭峭的，在空中打着唿哨。天空閃着稀疏的星星，像張樂山的心境一樣的靜穆：他把物件安排堅壁好，只等着上山去了。走到院子當中，張樂山側過臉來，小聲地問秀娟：

『你手頭的手飾都藏好了嗎？』

『藏了，你不是叫我埋在菜園子裏嗎？』

『唔，那是個好地勢，這年月，手頭有點傢什也沒一個安全地方放……』他想起小紅木箱子裏那些財寶：上面一層是八十三張田契房契和一些借據，下面一層是十二個八兩重的金元寶，二十個一斤重的銀元寶，兩付翡翠鐲子，三個翡翠戒指，一塊大琥珀，還有便是秀娟她娘的金銀手飾和張樂山心愛的一串檀香珠子。小紅木箱子裏這些財寶，除秀娟她娘以外，沒一個人知道，連秀娟她娘也知道不完全。他

準備等大夥都睡了覺，墜壁在院子裏的花台那兒。他在院子裏暗暗向右邊花台斜視了一眼，生怕女兒看見，立即轉過臉來，望着前面自己住的那一溜五開間平房，一明四暗，那兒燈光閃閃，有一個人要向院子走來，被一個人攔住，一壁連聲地說：

『……你待一會兒，他一會兒就來了……』

『我有要緊的事找他，要馬上見他……』

那個被攔住的人仍然要沖出來，這時張樂山邁步上了走廊，跨進當中的穿堂屋，一見是二混子，他悠然地抹抹胸前花白了的鬚鬚問：

『做什麼，福生。』

『大叔，我正要找您哩，嘻嘻。』二混子兩手縮在袖子裏，巴結地對張樂山恭
拱手。

『好，房裏坐吧。』

秀娟和爹分了手，找娘去了。

二混子是張樂山的遠房姪子，張樂山忙的時候，他常來插把手幫忙，張樂山大

小有個啥事兒，也樂意遣使他。他一進屋，賊眉賊眼地向四面一掃，眼光在炕桌上長長旱煙袋那兒停留了一忽，旋即收回，微笑地對着張樂山。張樂山讓他坐下來，他問了兩聲有茶沒有，沒人應，他自己出去叫人倒茶了。平常，在這時候，二混子要接過來說不喝茶，或者自己提茶壺去。今兒個卻沒吭聲，張樂山一出去，他連忙從懷裏掏出兩張小紙來，迅速地壓在煙荷包下面，生怕小紙飛了，又用旱煙袋壓緊，張樂山顛巍巍端着一杯茶進來的時候，二混子已安靜地坐在原來的位子上。他謙虛地說：

『您老別費事，我自己來……折死我了。』

『煙茶不分家，喝點茶算什麼，——他們都在忙哩，連茶也沒空來倒，只好我自己來了。』

張樂山惦記着物件還沒堅壁好，他怕二混子這個爛板凳●不要一坐下就不走，先暗示他一下。同時，他把茶放在二混子面前，又顯得並不待慢他。

●爛板凳即一坐很久之意。

二混子站起來，連說了幾聲不敢當不敢當，他懂得張樂山最後那句話的意思，呷了一口茶，便馬上提到了正題：

『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事，就是我聽說，……』說到這兒，二混子走過來，湊着張樂山的耳根子說，『日鬼子離咱們燕宿崖不遠哪……』

起初張樂山還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機密事兒，一聽原來是這個，便鬆了勁兒，漫不經心地說：

『這個，我知道。』

『不，還有哩。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我聽他們說，日鬼子這會兒變啦。』

『怎麼一個變法？』

『說是不殺人不燒房子了……』

『這是謠言，年青人總喜歡聽這些無根的話。——不殺人，不燒房子，上一回

日鬼子在村裏佔，東頭王寡婦家對面不是燒了兩間房子，到今兒個還沒蓋起來，張得財不是叫鬼子殺了嗎？」

『不，不……』二混子連忙插上來，用舌頭舔舔那兩片厚嘴唇，說：『這會兒可不同啦，最近日鬼子到馬頭灣去，村裏人沒走動，房子一間沒燒，人也沒殺，我早兩天到馬頭灣去，親眼看見的，大叔，可不是瞎話。』這兩天二混子壓根兒沒上過馬頭灣，謊撒得這麼圓，他自己都要信以為真了。

『真的？』張樂山嘴上懷疑，心裏卻在想：要是真的就好了，省得再搬來搬去，挨冷受餓的。

『當然是真的，我親眼目睹的事，還會假？我聽人家說，不走的人，在門口用白粉筆繪個圓圈圈，就不燒房子，人蹲在家裏，也不殺。要是人走了，就燒房子殺人。』

『在村裏的，反而不殺？』張樂山閉上眼睛，沉思了一會兒，對自己說，『不走，就不燒殺，一定是日鬼子改變了政策，籠絡人心，自古道：得人心者得天下，

失人心者失天下，一定是這個道理。」

『是的呀，開頭我也不敢相信，可是我聽他們說，日鬼子也跟八路軍學，還給老百姓掃地哩。』

『唔，不對，一個是異族，一個是華夏，怎能相比。沒讀過聖人的書，連這點也不知道。』他高顴骨上一對散光眼睛，瞅着二混子，覺得他今兒個有點異樣，說話便小心了。

二混子看大叔不大相信他，心裏冷了半截。可是他還不甘心，三言兩語，轉彎抹角，又搭上房子的事，『你老這房子，在咱們燕宿崖要算是獨一無二的了，在這打戰年月，要從新蓋起，差實的不容易，想個兩全之計才好哇。』

張樂山沒開腔，思索着。他倒不是擔心這座房子，是因為二混子話裏有話，瞧他那股吞吞吐吐的勁兒，其中一定有苗頭。他不動聲色地追問下去：

『你還聽到什麼確實消息嗎？』

二混子的臉白得像霜，看張樂山那對逼人的眼光，他的心不由自主地跳，彷彿

一己的隱私突然被發現，原先打算說動張樂山，現在說話的門開了，他怕暴露自己，胆怯地打了退堂鼓：

『沒，沒啥確實消息，大叔，咱們這些人哪兒去聽確實消息，不過是村頭上聽過路人這麼說說罷了。』

『唔，我知道，……』張樂山說了這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，垂下發皺的眼皮，在養神，同時也在想二混子剛才說的話。

張樂山沒聽到什麼有把握的消息，他謀慮好了，說：

『走呢，也是麻煩；不走呢……唉，誰知道會不會……穩重一點，還是走的好。』

『是呀，我也想還是走的好。』二混子小眼睛一轉動，看張樂山猶豫不決的勁兒，又想了一個主意，說，『我倒給你想了個好地方……』

『什麼地方？』

『靠咱們村百花山上，有三間石窰洞，這個是好地方，住在裏面保險極了，誰

們也不知道，又安穩，又舒服。你老這麼大歲數了，不能走的太遠……」

這幾句話說到張樂山心裏去了，他問是不是真有這樣保險的石窰洞。二混子想只要張樂山住進石窰洞，即使暫時離村，也不要緊，他拍拍胸脯，很有把握地說：『那當然，那當然……簡直好極了，你老住進去，沒一個錯兒，離村近，有啥事兒招呼也方便，你老去，保你滿意，嗨嗨。』

二混子注意望着張樂山，張樂山兩隻眼睛轉來轉去，說不出話來。二混子知道話已經說到節骨眼兒上，再多說了，要露餡。他瞅了炕桌上一眼，站起身來走了，說：

『大叔，你準備準備，走的時候，我來幫忙，——那地方簡直再好也沒有了。』二混子常來常往，張樂山照例不送他的，對他說的話也未置可否。二混子走到穿堂屋那兒，見沒有人，順便又從懷裏掏出兩張小紙條，放在長兒的盜帽筒旁邊，匆匆由後門走了。

五

張樂山的心情，像一池死水，二混子幾句話如風一般，把死水吹起波浪，動盪着。他自己一邊不相信那些鬼話，一邊又覺得不一定完全不可信，許是日鬼子知道上次在燕宿崖吃了虧，這次來收買人心也沒準兒。他將信將疑，久久不決。這件事苦悶着他，聽到家裏人在搬箱倒篋，益發增加他的煩燥。他站起來，反剪着手，在屋子裏踱着方步，走了一陣子，在炕邊停下來，看見自己的旱煙袋移動了位置，——原先是直放在桌邊，現在斜放在桌當中了。張樂山自己的每一樣物件，有一定位置，不准人挪的，一挪動，他就發脾氣了：

『是那個王八蛋動了我的煙袋？真混帳！以後誰再動我的物件，就敲斷他的腿！』

他擺正了自己的旱煙袋，在煙荷包下面，嚇然出現了兩張白紙，他連忙擎到燈

下來一看，只見上面有三個大字：

回心票

他嚇了一跳，剛才的氣憤無形消了，馬上過去把門門上，返轉身來，仔細看去，這才發現兩旁還有幾行小字，但字還沒看清楚，後屋裏不知道是誰咳了一聲，他以為有人來了，馬上把回心票藏到懷裏，等了一會兒，見沒有動靜，才又慢慢取出來看：

匪區軍民，凡持此票歸來，以往過失，概不追咎。

本人生命財產，各地駐軍，一律保護。

大日本皇軍司令部

— 29 —

這是那兒來的呢？今兒個一天沒有生人來過，二混子，他一直沒離開過他（他忘記了出去倒過茶），他不會。要末，就是墜壁糧食的時候，那些粗手笨脚的短工闖進來放的。他想把它撕掉，被人家看見，說張樂山收藏回心票想投敵，豈不是冤

枉。剛要撕破的時候，他住手了。回心票不過是兩張票票，放在身邊不要吃飯，萬一到緊要關頭，說不定真頂事哩。二混子的話，這時又在張樂山的腦筋裏盤旋着：『真的嗎？』他問自己。他討厭日鬼子的，主要就是殺人放火這一手，要是不，倒也不妨考慮走不走。看現在自己孑然一身，手裏沒有一個兵，不能由自己做主，他懷念起先前的顯赫來了。叱咤一世的張樂山，竟落到逃難的地步，誰想得到。他走到窗前，對着遙遠的單翅嶺的模糊的影子，用手梳理着胸前花白的鬚鬚，在這動亂的反掃蕩前夜，自己要做一個決定。忽然，兩句話閃上他的腦海：

『時勢造英雄……英雄造時勢……』

他反覆吟味着。他想這也許是個時機，給自己未來，建築了一個美麗的遠景，不僅恢復了往日的權威，而且更加飛黃騰達。張樂山的名字在滿山遍野響亮地傳說着，敬畏地頌揚着：張樂山，張樂山，到處叫着張樂山。張樂山的聲名比百花山高，張樂山的財富比拒馬河的水還要多。他得意地低下頭來，一望到前面馮團長的辦公室，腦海裏泛起的這些浪花，消逝得了無蹤跡。他頹然地放下手來，好像要打

退這一切可恥的念頭。

他走到下沿桌子面前，在燈下，回心票又閃上他的眼簾。他想這個也許有用處的，小心把回心票折疊起，放在懷裏，喃喃地說：『這些事，與其信其無，不如信其有。』他想不走也好。但是部隊上和會上都勸咱們走，怎麼應付呢？二混子所說的那個石窰洞，倒不失為一個好去處，在村子附近，有啥變動，臨時好安排。他們會不會同意呢？他坐到炕沿上，對着桌上的煤油燈，左手按着炕桌的邊緣，有着三分來長指甲的手指，輕輕地敲着桌面，在謀慮這件事兒。

正對面的牆上，懸着美最時的掛鐘，的的嗒嗒地走着，垂下來的修長的擺，向左右擺動着。

『爹，你爲啥把門關起來？』這是秀娟的聲音。

張樂山過去把門開了，秀娟向爹的身邊走來，埋怨地說：

『咱們乾糧都快做好了，你還不來，走……』

『幹什麼，』張樂山不慌不忙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，『拖拖扯扯的，像個什麼

樣子……』

『跟我看乾糧去……』

『乾糧有什麼好看，還不是那個樣兒。』

『喲，人家做好了，叫你看看也不肯。』

她一甩手，站在一旁，堵着嘴，不理睬爹了。張樂山走過去，摸着她的頭，笑着說：

『好，好，我跟你去。』

她卻有意撒嬌，搖搖頭：

『我不去。』

『去吧，別鬧了，看你這孩子。』

她閉着嘴笑了，把鑽在手心裏的一小片烙餅送進爹的嘴裏，她歪頭來問：

『你說這餅烙得好嗎？——是我烙的。』

張樂山沒有心思吃餅，但也不得不敷衍女兒一番，他咬了一口，說：

『好，真好，好極了。』

他把其餘的餅還給秀娟，兩個人走了出來，秀娟說：

『你看看乾糧，還有啥事兒，我幫你做，快點兒做完了，好睡覺。』

『不忙，今兒個做不完，趕明兒個再說。』

『早會兒，你不是還催我嗎？怎麼，這會兒又不忙了？咦！』

『凡事不可匆忙，要多多考慮才好……』

『考慮什麼？』

『孩子，少多話，你先睡去吧。』

六

在張樂山院子前面的那兩進房子，是九團團部。這是五開間的大房子，當中三間打通，現在是團部辦公室，正中橫放了一張辦公桌，是兩張八仙桌拼攏來的。桌上放着電話機，四週盤着是有兩丈來長的電話線。這是馮團長爲了方便，電話線長，在院子裏可以把聽筒擎去講話，在屋子裏更不必出來了。

一個十七歲的通訊員，名叫石喜子的，肩上揹着一桿馬槍，在辦公室門口逡巡着。他的眼光對着空寞的大院落。雖然天上星光不弱，但是院裏的事物，一丈開外，就看不清楚了。

辦公室右邊，團長的屋子裏，傳出急促的濃重的湖南口音：

『同志，你要催他們，趕快做……』

說這話的是馮團長，坐在他對面的是團政治處朱主任。馮團長把敵人掃蕩的企

圖說完以後，便問朱主任對敵宣傳工作準備得怎樣，朱主任說正在準備，馮團長急了，一個勁兒催。朱主任看馮團長眼光裏焦慮的神情，頓時改變了口吻，問：

『你看需要什麼時候完成呢？』

『明天上午，能早一點更好。』

『那麼，九點鐘以前完成，怎樣？』

『好，情況是越來越緊急，同志，我們要在敵人到來以前，一切都準備好，慢一點就要吃虧的……』

辦公室的電話響了。石喜子擎着耳機進來，走到馮團長面前，以立正的姿勢，把耳機遞給馮團長，報告道：

『三〇一，二營電話。』

馮團長對耳機說：

『嗯……我就是。怎麼樣……病號的名單為什麼還不送來？……呃……要快……今天晚上一定弄好……唔……要他們連夜趕到……是的……明天早上和供給處

一同出發……要戰士們早點休息，明天準備行動……」

馮團長把耳機交還給石喜子，抬起頭來對朱主任說：

「政治處有沒有病號要送到後方去的？要有，交給供給處，明天一早出發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張樂山呢？」

「他要想一想，明天早上才答覆。」

「這些人，真是的，想來想去，還要想，出了事，他就不想了。你好好勸勸

他。村裏的事也得催一下，再慢，吃了虧就晚了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朱主任走出去，打算先到敵工股，後到村公所，到了院子裏，迎面來了一個青年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敵工股股長劉志鵬。他手裏擎了一疊紙。朱主任劈口便問：

「標語擬好了沒有？」

「好了，你看。」

朱主任接過那疊紙，回到辦公室裏坐下來，在煤油燈下仔細翻閱，看完了，說：

『這些標語口號不够具體，你看這一條：日本兄弟們，起來反對軍部財閥的戰爭！就很空洞，沒有具體的內容，沒有和日本士兵的生活連系起來……』

劉志鵬渾身緊張起來，他的眼光注視着其他的標語，看還有什麼不妥的，一邊聽朱主任說下去：

『一般日本兵士厭戰反戰，是因爲個人生活不滿意，家庭生活不滿意，想回家，應該針對這方面寫，比方說，要求改善士兵生活啦，兵役期滿要求回國啦，帶槍投誠優待俘虜啦……』

『我去修改一下……』劉股長伸過手來，想拏標語草稿回去。

朱主任沒讓他拏走，右手緊按着稿紙，說：

『還有……』

劉股長心頭一楞，以爲又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他低下頭來，避免朱主任注視的

眼光，聽到朱主任只是說最近偽軍很動搖，加兩條瓦解偽軍的標語，要他馬上就改，他才鬆了一口氣。

但等到朱主任說凡是敵人經過地方的牆上，都要寫，而且要明天九點鐘以前寫好，他心裏又急了。天呀，怎麼來得及？他暗中間自己。敵工股一共只有三個人，有一個還在敵區，燕宿崖這麼大，兩個人不睡覺也寫不完啊。他想了想，接過稿紙，沒有走，問：

『只是敵工股兩個人寫嗎？』

『我給宣傳隊說過了，叫他們派兩人幫你們忙。』

『四個人也來不及，晚一點行嗎？』

朱主任記起馮團長的話，情況是這樣緊張，那有多餘的時間來講價錢，他見劉股長站着不走，便改口說：

『情況不容許我們等了，全村標語，明天早上八點鐘以前寫好。』

『怎麼提早了一點鐘？』

『你不趕快去做，還要提早。同志，時間不等我們，敵人也不等我們的啊。』

劉股長飛一般地奔出去了。石喜子站在門外，一直聽他們講話，見到劉股長狼狽走出，他對劉股長的背影，得意地伸伸舌頭。朱主任隨着劉股長身後，也出去了，不過他是往村公所那邊去。

七

村公所門口貼牆一溜放着十多付擔架，遠遠望去，在黑暗中，就好像是十多個巨人靠牆站着。門口人來人往，亂哄哄一片，附近村子的民伕，都到來了，等候應差。

一進大門，院子裏的人聲更是嘈雜，大殿前面站着十多個自衛隊員，張村長在這排人面前直着嗓子叫喚：

『小虎子，二楞子，李二哥，劉大鼻子，拴兒……』他叫一聲，便有人應一聲。張村長心裏計算人都齊了，接着說，『你們跟張主任去，他帶你們去幹一件勾當。』

張主任就是站在排頭的武裝委員會主任張小平，四方臉上一個大酒糟鼻子，紅得發亮，誰見了他一面，就求遠也忘不了。

有人問幹啥勾當，有人問上那兒去，張主任說跟他走沒一個錯兒，這兒人多，等出去再說，高低不會幹壞勾當。他彎下腰去，拾起地上的掘頭、鎬頭、鏟子什麼的，分配給大家，每人得了一把，剛才要問的人，這會兒心裏都有了底。張主任領着大夥，悄悄出了村公所，向村後面百花山上爬去。

張村長送走他們，到門口來，數了數擔架，還短兩付。他問金家台的人和擔架來了沒有？門口伙子回說沒有，他派人去催，說：

「今兒個一定要趕到，明兒個一清早，隊伍上就等着要，誤不得事。」

去催的人唔唔兩聲，走了。

事兒辦得不差甚，張村長肩膀上好像卸下了一付擔子，緩緩地透了一口氣，走到辦公室門口，想起公糧帳還沒結清，步子又快了。

張村長就是這個忙勁兒。從前是窮忙，整日價在地裏受苦，收了糧食，一大半叫地主馱走，一天也混不到兩飽，東借西欠，弄得一屁股債，在村裏走路都要低着頭，見不得人。人們聽到張小貴的名字，都撇一撇嘴。熬到抗戰年月，八路軍來

了，他這才伸直了腰走路。減了租子又減息，高利貸本息停付，地裏打下糧食，這一會兒，一大半歸了自己，雖不怎麼富裕，巴巴本本，光景倒也過得去。他先當了農救會的委員，後來選上農救會的會長。今年春上民選，他得了四百五十八票，當上村長。他接過做爲委任狀的選票，心裏就想：八路軍來了，窮人有了救，連我這窮光蛋也當上村長，事情得往好裏辦，不能在老財面前場台。有了八路，有了政府，窮人才有好光景過。

從此，他就變成村裏的忙人。這人來問一聲村長事情怎麼辦，那人過來催優待糧，一會兒，外面又有人來找村長。這兩天更是忙得放屁的工夫也沒有，睜開眼睛來，兩隻脚就停不住，可從來沒一句怨言，也不嘆一口氣，他知道這是給窮人忙，給自己忙。

朱主任進來的時候，他正在查公糧帳。他一見朱主任，連忙站起來說：

『有啥勾當嗎？』

『地裏的糧食收完了嗎？』

『大概不差甚，這次隊伍上幫的忙真不小：大道上都收拾淨啦，鬼子來了，保他一粒顆顆也看不見，嗨嗨，山上的可還沒動哩。』

『山上慢一步也可以，大道附近的要快收快藏……』

『那還用說，』張村長把朱主任拉到炕上去，向四週望望，附近沒人，他才小聲對朱主任說：『武委會張主任帶了一把子人上山去了，到百花山松樹左邊那條溝裏去挖坑，夜裏我就帶他們把糧食堅壁在那兒，誰也不知道，你說，可好？』

『這當然好，糧食是咱們的命根子，根據地裏只要有人有糧食，就天不怕地不怕，任他鬼子是三頭六臂，也動不了咱們身上一根毫毛。堅壁的地方得小心，不能傳出去，讓鬼子知道了不行。』

『這一着，我早料到了。你說得對，主任，糧食是咱們的命，犧牲人也不能犧牲糧食。我們和張主任商量，盡挑好樣兒的，嘴牢，手穩，沒一個錯兒。』

『你看，一宿能堅壁的完？』

張村長皺起淡淡的眉頭，望着辦公室門口，進進出出的人，心裏默算了一下，

旋即低下來，放小聲音說：

『我叫張主任挖幾個大坑，先堅壁公糧，——部隊上一天也少不了糧食，沒飯吃，怎好打仗？咱們老百姓，就靠部隊保護着哩嗎，沒有部隊，咱們也過不了光景。一宿準備堅壁的完，多動員幾個後生，堅壁完了再睡。』

張村長誤會以爲朱主任只問公糧，朱主任是指全村糧食，這是大宗，如果堅壁乾淨，鬼子沒糧食吃，在根據地就站不住脚。張村長說村裏也通知了，別人的糧食堅壁都沒有問題，就是張樂山的，他家的糧食太多，朱主任說：

『那麼應該派人幫他一手。』

『是的，我已經派了兩個人去……』

張村長的話沒說完，忽然窗外邊有人叫喚：

『張村長在嗎？我來取鐵西瓜……』

張村長聽口音知道是武委會上的人，他想起翌日個黑間武委會有一批地雷存在會裏，他答應道：

『在大殿上，——還是放在那個老地方，你自己取去吧。』
外面的人應聲道：

『哦，甬說，我知道了。』

朱主任想起團部五十二條破槍，要交給他堅壁一下，希望不要大意，張村長立即說：

『你說的，主任，我保險，我人在槍在，咱們就靠這傢俱打日鬼子哩嘛。』
『明天有空，你來拿好了。』

張村長點點頭，問朱主任還有啥勾當，朱主任說沒有了。張村長解開棉襖左大襟，左手伸進去想拏什麼，看到滿屋子是人，他的手就在懷裏停住了。他碰碰朱主任的胳膊，一把拉住對方的手，兩人走出來。這時，來取地雷的後生，挑着一擔重甸甸的雷，氣喘地慢慢走過去。

張村長把朱主任帶到大殿的走廊那兒，在大鼓的架子下面坐着，向院子裏掃了一眼，沒人，只是辦公室里冒出一股熱氣和煙霧。他這才把懷裏的東西掏出來，遞

給朱主任，厚厚的，像一疊鈔票似的，朱主任好奇地想打開來看，張村長對他搖搖手，附着他耳朵說：

『今兒個村裏發現了一大堆回心票，這就是，現在看不見，你回去看吧。』

『回心票，這是敵人搞的名堂，欺騙老百姓的，要老百姓回心轉意，投降他。村裏怎麼會有的？』

『說的是啊，這事可怪着哩。』

『你在什麼地方發現的？』

『村裏人們送到村公所來的，有的說在門背後看見的，有的說在炕蓆下發現的……』

『啊！』朱主任暗自思量，等了一忽兒，肯定地說：

『村裏一定有漢奸。』

『漢奸？』張村長楞了一下，旋即想了想，肯定地說，『唔，一定有。』

『有什麼線索嗎？』

『還看不出來，村裏人的底子我倒摸的清，連那家小子吃幾碗乾飯，我都知道。最近也看不出有啥花樣兒來……』

『那麼，是外村的？』

張村長默默計算，這兩天也沒啥陌生人來。朱主任問村裏常有人到敵區去嗎？

『有，』張村長緊皺着的眉頭慢慢展開，說，『村東頭的張大傻子，後街的張老財他外甥子，前街的二混子……』

『這些人，你都清楚嗎？』

『清楚，』說出這兩個字，張村長又遲豫了，『不清楚嗎？也不能這樣說，大體上是知道的，可是也不敢擔保，幹這個營生的，總是鬼鬼祟祟的，人心隔肚皮，很難說……』

『你這話對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你要配合村裏的鋤奸小組，把這事調查清楚，村裏要是沒有壞人，那一定是外村人混進來搞的，總之，一定有漢奸。』朱主任肯定地說。

『好，查出來，他媽的，給那狗入的漢奸一刀！』

第二天一清早，燕宿崖快剩下一個空殼了。

家家戶戶的物件，都搬了個空，只留下手頭要用的，够三兩天吃的，準備一有情況，揩起舖蓋捲，便可以走了。

張村長忙了半宿，總算把糧食堅壁的不差甚，鷄叫三遍，他才躺到炕上，彷彿剛一閉眼，天就亮了。他跳下炕來，披上棉襖，睡眼朦朧地走到街上，兩面一望：迎街的窗戶和大門，都用土坯堵上了，上面的泥土還是濕漉漉的，顯然是天亮以前才拾妥好的。他很滿意，這樣，日鬼子來了，不容易進屋，也不方便點房。走到後街，看到張樂山那座房子，大門敞開着，街窗也敞開着，準備好的土坯還堆在院子裏沒動。張村長氣沖沖地走到張樂山面前：

『大叔，你家大門窗戶爲啥不堵上？』

張樂山看他出言急躁，心里便有點煩，他在劃根洋漆頭點煙，他把旱煙吸着，向張村長斜視了一眼，帶理不理地說：

『堵上了，叫隊伍上往那兒走？』

『堵上窗戶大門，留個小門走人就得了。』

『我不堵。』

『爲啥？』

張樂山想起二混子的話，但不好說出口，他把旱煙袋的煙鍋往地上一篤，說：

『就是不堵。』

張村長見他沒來由的生氣，摸不着頭腦，怕把事情弄僵，忍下這口氣，問：

『是人手不夠嗎？』

張樂山抹一抹胸前的花白的鬚鬚，不置可否地『唔』了一聲。

『會上派兩個人來幫你堵。』

『用不着。』

『那麼啥時候堵？』

『等我高興，我要啥時候堵，就啥時候堵，你少管這些閒事。』

張樂山悠然地裝上一袋煙，站起來，想要送走張村長的樣子。張村長氣的滿臉雪白，顯得那雙睡眠不足的眼睛更紅，本想掉頭就走，村長的責任又把他留來，他氣得有點口吃，說：

『你……』

石喜子來請張樂山到前面去，張村長就沒說下去，他忍氣吞聲跟着到了團部辦公室前面的院子。

早晨的陽光晒滿了一院子，院子左上角放着一張方桌，四周擺了四張楊木的圓靠背椅，朱主任讓張樂山坐下，他靠張樂山左邊一張椅子上坐，張村長坐在張樂山正對面。張村長胸脯一起一伏，憤憤不平。朱主任首先開口問：

『府上的東西，堅壁得怎樣？』

張樂山怒容未消，但口氣已和剛才不同了：

「翌日個黑間忙了一宿，今兒個早上又忙了一陣子，舍姪二混子過來幫忙，總算忙了個大頭朝下，——快堅壁完了。」

「糧食都運上山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朱主任的眼光轉過來望了張村長一下，張村長躺在靠背椅上，仰天出神，沒出聲，聽見這話，他兀自吃了一驚，他的眼光轉過來，和朱主任的眼光碰一個對頭，他忍不住插上來說：

「咦，你不是說糧食都堅壁完了嗎？」

「完是完了，不是完全運到山裏，有一部分藏在我家附近的暗窖裏。」

「誰給你出這個主意？」

張村長圓睜着兩隻眼睛，瞪着張樂山，那眼光彷彿說：『我對你講的是運到山上堅壁起來，怎麼變了主意，也不給我當村長的言一聲。』

「誰？」張樂山也瞪了張村長一眼，不高興地說，『我。』他沒有說出這是二

混子的主意。他轉過臉來，堆下笑容，對朱主任解釋道，『藏在家門口，方便些，也省掉不少人力。』

『不一定，不一定，』朱主任推上頭上的軍帽，搔着頭說，『倒是完全堅壁在山里要好的多，這一次鬼子不像上回，要在燕宿崖按據點，把一些糧食放在家里，不管是多少，一走漏風聲，就完了，不是白費力氣嗎？我看還是完全搬到山裏好，張村長，能動員一些人幫張老先生的忙嗎？』

『大叔不要。』

『誰說我不要？』

『剛才不是……』

張樂山插上來攔住他說下去：『別胡說！』

張村長從圓靠背椅上跳了起來：

『什麼胡說？你才是胡說，剛才我要派人去幫你堵門，你親口對我說不要的……』

張樂山一向在村里說話沒人敢頂嘴的，說什麼就是什麼，沒想到張村長竟敢當着朱主任的面，這樣對他不尊敬，他氣得鬚鬚直抖索，伸出手來，顫抖地指着張村長：

『你，你，你你……』

他說不出話來了。

朱主任把他們兩個人按了下來，打圓場地講道：

『有話慢慢說，有話慢慢說……張老先生，你看：堅壁在附近的糧食，可以不都可以都運到山里去呢？本來嗎，堅壁在村里也沒什麼不可以，就是敵人現在專門在到處挖掘東西，用一根鐵棍子到處敲地試探虛實。堅壁在村里，確實危險。』

張樂山抬頭望到耀眼的陽光，臨時想了一個主意，說：

『這樣大太陽，白天一搬動，反而走漏了風聲，主任，你說是不是？』

『白天搬動，卻也是不容易保守祕密，』朱主任抹上軍衣袖子，看一看脈門上的日本手錶，快九點了，他改變了主意，說，『這樣好了，要是今天沒情況，天一

黑，張村長還是幫張老先生完全把糧食搬到山里，好嗎？」

張樂山點點頭，臉上沒有表情。接着朱主任又說：『我怕，也許來不及了。』但事情到了這步田地，也無可如何，就按下糧食不談，轉了話題：

『和供給處一塊兒到後方去避一避的事，張老先生，你想好了嗎？』

『唉，我癡長五十七歲，真是「保家衛國媿無份，恨不遲生二十年」，累次偏勞隊伍上，也費主任的心，時常關照我這個落伍的人……』

『要是張老先生同意，現在就要準備走……』

『走？』張樂山低下頭來，右手伸到古銅色萬字團花的綢面皮袍的口袋里，掏出那兩個紅得發亮的核桃來，放在大手心里轉動着，心里在謀慮怎樣回答朱主任。好半晌，他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團部里的人，打院子里穿過，來來往往，一會兒電話鈴響，一會兒傳出搬東西的聲音。站在團部辦公室門口的石喜子，揩着一條馬槍進進出出。

他們三個人坐在那兒，有點兒僵，誰也不吭聲，只聽見張樂山手心里的核桃磨

擦聲。張樂山牢記着二混子的話，想不走，又說不出理由。張村長看張樂山那一股磨菇勁兒，猶猶豫豫，要說不說，他冒火了，說道：

『大叔，你跟供給處走，有咱們隊伍保護，最安全了，爲啥不答應去呢？』說到這兒，他轉過來問朱主任，『供給處啥時候開拔？』

『快了，講好吃過上午飯就出發，張老先生要是同意去，現在就可以收拾了。』朱主任等待張樂山肯定的答覆，張樂山的眼光直苗苗盯着張村長，那一對眼睛好像是兩張嘴，要把張村長吞下去。張村長裝做不知，沒等張樂山開口，他又說：『你要是來不及準備，會上可以派人來幫忙；走不動，帶上個馱口，供給處有的是草料，人馬全不愁吃喝，多好。怎麼樣，大叔，走吧？』

張村長說完站了起來，想陪他去準備。張樂山對他按一下手，氣呼呼地說：『別忙，我張樂山快到六十的人，不能像你這樣後生，做事毛手毛腳，不沾氣。你不必替我着急。』他又轉動一下手里的核桃，放下笑臉，很委婉地對朱主任說：『多謝主任的關照，只是……咳，這個歲數，實實在在懶得動顫了。在家千日好，

出外時時難。不瞞朱主任說，我倒不想動……朱主任，你看，好吧？」

「張老先生，你在這一帶名氣太大了，周圍百把里地，誰不知道張樂山，現在你又是縣里的參議員，敵人來了，知道你沒走，怕對你不好……」

「這一層，我倒是顧慮到了，離咱們村子八九里地，百花山上舍姪二混子有幾個石窰洞，他說可以讓我家小住一些時候。這是個秘密洞，除了他沒人知道，日鬼子來了，也找不到的。」

「離村這麼近，怕不容易守秘密，萬一知道了，那時候，恐怕老先生……」朱主任直搖頭。

「什麼秘密，」張村長忍不住又開口了，「我就知道。這個地勢不保險……」
「你當然知道，」張樂山怕他說下去，攔阻道，「這會兒當了村長，你那樣事情會不知道？」接着他輕蔑地一笑。

張村長不管這些，還是說下去：「早會兒我請你用土坯把大門堵上，怕日鬼子來了不趕趟，你不幹；這會兒，朱主任請你走，你又不肯，我看你就是想留在村里

不走！」

最後一句話，可挑起張樂山的火來了，他忿忿地瞪着張村長，質問道：『你說什麼？我不想走，誰跟你說的？青口白牙講話，不能冤枉人。』他的吐沫，濺了一鬚鬚，指着張村長的鼻子，提高嗓門斥責道，『你管別這些事兒，我自有主張，我快六十的人了，鬚鬚比你的頭髮都長，』他示威地抹一抹鬚鬚，說，『小的時候，爹娘不管我，到老來還要受你這個後生管教？沒有讀過書，一點禮貌也不懂。哼，等縣里開參議會，我倒要問問縣長，爲啥不給咱們村里的民主！』

張樂山把核桃往桌子上放，霍地站了起來。他本來也不必生這麼大的氣，實在因爲難於回絕朱主任熱情的關照，因此借題發揮，暗暗回答朱主任。朱主任也看到這一點，也不好說下去。他一把拉住張樂山，請他坐下來，平平氣，慢慢再談。張樂山還沒坐下，張村長卻站了起來，態度還算和靄，語氣卻叫張樂山吃不消：

『好，好，我不管，我管不着，出了岔子，可別埋怨咱們。』

『你放心，張樂山一人做事一人擔，從來不埋怨誰。憑我這幾根老骨頭，天大

的擔子，還擔的起。」

張樂山本來要坐下，見張村長站起，他也站着不動了，幾句話把張村長頂得啞口無言。朱主任在當中，見話也說到地頭，別再僵下去，他設法支使張村長走：

「昨天晚上給你講的那槍，現在要不要拏去？」

「要。」

「現在拏去方便嗎？」

「方便，用口袋裝上，往山里送，沒人知道。」

朱主任叫石喜子帶張村長去取槍，張樂山這才坐下來，口吻也變得和緩：

「主任看，石窰洞離村有八九里，離村也不近，有啥事兒，村幹部關照一聲，還可以走的。這樣好嗎？」

「張老先生既然打算不走，也不必勉強；不過，不過，最好還是再考慮考慮，要是有什麼困難，我們可以幫助……」

「好的，謝謝主任的關照。」

九

一個二十多歲的後生，穿着一身老百姓的服裝，深藍色的棉褲棉襖，一條白手巾包着腦殼，挺英俊。他一頭鑽進院子來，健步如飛，腰間掖着的那把二號盒子的穗子飄蕩着；那神情，又不像是一個老百姓。他是團部偵察員，大家都叫他老徐。他走到朱主任面前，突然以立正的姿勢站下，右手舉到眉毛那兒，行了個軍禮：

「主任，三〇一呢？」

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有……」老徐看到張樂山坐在那兒，眼睛一轉，就沒說下去。張樂山知道坐在那兒，對他們談話不方便，就起身告辭，到後面家里去了。老徐這才說下去：

「有情況：東南方向，紅煤廠和千軍台，發現兩股敵人……」

「哦，伍參謀呢？」

伍偵察參謀昨天帶他出去，到前面偵察敵情，今天早上探到敵人的蹤跡，就派他先回來報告，伍參謀自己還留在前面，監視敵人的行動，有什麼新的情況，好隨時向團部報告。

遠遠傳來砲聲，轟然的巨響，在山的那邊遠方迴蕩着。前方大概已經接火了。朱主任和老徐走進團長的屋子。馮團長是個放羊出身的軍人，槍法很準，今年不過二十七八，倒有一半時間在戰爭里打滾，身上六處創傷，標誌着他的勇猛和忠誠。初到部隊當紅小鬼，一個大字都不識，現在已經可以記筆記寫總結了。他手里擎着一隻紅藍鉛筆，面前擺着幾張白紙條子，是各方面送來的情報，軍部的電報，和電話紀錄。政治委員和參謀長帶一個營到平原活動去了，他直接領導參謀處的工作。他把互相矛盾的情報翻來覆去的看，有的說敵人到了王莊就停止前進了，有的說離燕宿崖不到三十里地的山頂發現了敵情。他判斷這兩個可能都不會有。軍部的電報說，南綫的敵人有一路業已進了山，叫他注意這邊前面的敵情。根據以往對敵作戰的經驗，他早估計這一路敵人一定進了山，可是昨天派出去偵察的伍參謀和

老徐沒有情報送來，不能證實，他焦慮地等待着。

正在他盼望的時候，看見朱主任帶老徐進來，他興奮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劈口便說：

『正好要找你，你自己來了，好的很，好的很，前面怎麼樣？敵人進到那兒啦？』

老徐把敵情給他報告了一番，馮團長馬上走到門口，對外面叫道：

『石喜子，給我要二營營長聽電話，快！』

石喜子從辦公室桌上把電話聽筒拏進來了，遞給馮團長。電話綫像一條細長的黑蛇似的，從門檻上爬進來。馮團長拏着聽筒問老徐還有什麼情況，老徐說沒有。他從口袋里掏出一枝香煙來抽，在旁邊等馮團長打電話。馮團長對聽筒講：

『……你是劉營長嗎？……是的……我就是三〇一……你馬上帶五連到柏峪東山上去，帶四挺歪把子，……東山南面不是有座小廟嗎？……下面是一條小道，你們注意前面的情況……什麼？你說那個方向沒有敵情？……是的，剛才老徐回來報

告，敵人已進到千軍台了，我估計他可能從紫坊口小路抄過來，要輕裝，馬上跑步去，快，快啊！』

馮團長把聽筒還給石喜子，他叫朱主任擬一個電報稿子，報告蕭司令員新的情況。朱主任從胸袋里抽出民生牌電筆，伏在桌上寫。老徐給馮團長送過來一隻香煙，馮團長說：

『到外邊去不要胡搞，一回來又是滿身香煙，同志，要注意影響啊。』

『誰胡搞的？這是我十月份的津貼，沒化，買了兩包煙，』他又拏出一隻來抽，吡着嘴，笑道，『我就是有這麼一個小缺點，沒事兒愛抽顆煙……』

『一點津貼都叫你抽煙抽掉了，也不知道買條手巾牙刷，講個衛生。』老徐把頭上那條手巾扯下來，抹了一下臉上的汗，指給馮團長說：

『這不是嗎？』

『看髒成這個樣子，省點錢換條新的，沒煙抽，在我這兒拏點煙葉子去……』朱主任的電稿擬好，馮團長在上面簽了字，叫石喜子送到電台上去。情況大體

搞清楚，馮團長渾身輕鬆了。他叫廚房多做一個人的飯，留老徐吃，順便要他等軍部的電報來，看有什麼任務，再到前面去。

十

石喜子像一個小猴子似的跳進來，向三〇一報告：『禿子找你。』
『誰？』

馮團長不知道誰叫禿子，朱主任從旁解釋：

『就是本村的武委會主任，張小平，外號叫做禿子。』

『看你這個小鬼，不好好叫人家名字，要叫人綽號，調皮搗蛋的傢伙。叫他等一等，我馬上就來。』

石喜子伸一伸舌頭，一溜煙似的出去了。張小平昨天晚上，帶着自衛隊員把公糧等物件堅壁好，每個自衛隊員回家把自己的物件也堅壁好，張小平便和大夥看地勢，設計着埋地雷，他自己抽空來找馮團長商量反掃蕩的事兒。馮團長走到院子裡，讓他坐在早會兒張樂山坐的那張圓靠背椅里，問他道：

『要反掃蕩了，你們搞的怎麼樣？』

『不差甚哪，團長，你看……』張小平站起來，把馮團長拉到前面屋子，指着迎街的窗戶給團長看：『嚯，街上的人，像是大熱天挑西瓜趕集似的，一擔接着一擔，後面的人緊跟着前面的脚印走，沉重的步子，吃力地移去。他們肩膀上壓着百把十斤的重擔子，壓得肩膀都凹下去似的，唉呀喲地喘着氣。擔子里裝着西瓜模樣的物件兒，圓圓的，黑烏烏的，恰像西瓜。小的，一個筐子里裝四個五個；大的，一個筐子里只裝一個，挑起來還是重甸甸的。這是地雷。民兵挑着雷，一路走來，噦噦哇哇，大夥你一言我一語地搭訕着。他們陸陸續續地走過去。張小平轉過身來，對馮團長說：

『地勢都看好了，那個地方真埋，那個地方假埋，我都給他們做了記號，村里的也準備好，只聽隊伍的命令，誤不了事兒……』張小平隨着馮團長走到院子里，站在桌子旁邊，張小平接着說下去，團長，咱們聽說日鬼子這趟可要佔燕宿崖，你說，真有這門子事兒？』

「從敵人行動的徵候上看，有很大的可能，怕要在燕宿崖按據點。」

「哦，怪不得外邊都鬧翻了天哩。團長，日鬼子佔了咱們村子，咱們游擊小組怎樣搞呢？請你給俺們指示指示，嘻嘻。」

「主要的是困擾敵人，破壞敵人的交通，汽路啊，電線啊，別讓他通。白天敵人出來，你們就躲在山上打冷槍；晚上敵人不出來，就派少數人去襲擊他，放幾槍，扔一陣手榴彈，你們就走，讓敵人不得安生睡覺。這樣，敵人消息不靈通，行動不得，又沒救兵，把敵人困死在村子里……」

「對，就是這個辦法……」

「我留一個精幹的連，在百花山一帶，幫助你們活動。你們在山上可要注意偵察警戒，小心敵人搜山。打仗最要緊的，是了解敵情，偵察警戒，不能疎忽，別叫敵人吃了你們去，張主任。」馮團長幽默地笑了笑。

「那不會，不是吹牛的話，咱們村里的游擊，着實的精靈哩！」

「你是中心村的武委會主任，還有別的村呢？別放大炮，打仗不是玩兒的，得

小心。」

「那當然，那當然，沒一個錯兒，包在我張小平身上，」張小平拍一拍胸脯，臉正對馮團長，眼光里閃爍着祈求的神情，嘴動了動，想說又不敢說的樣子。馮團長笑着先問他了：

「是不是又想要……」

「對的，你一猜就對……」

「要多少？」

張小平吞吞吐吐不肯說，只是向馮團長一個勁兒的笑。

「說吧，沒關係……」

張小平伸出一隻手來，不一會又縮回去，好像怕碰壁。

「又要五十顆？」馮團長這口氣彷彿不肯，張小平想改口，自動減少點，但看到馮團長抽出胸袋里的「電筆」，坐到圓靠背椅里去，低頭在寫，他便不說了。一會兒，馮團長給了他一張條子，說，「你到供給處去取五十顆手榴彈，——你們一

共欠供給處多少廢鐵①了？」

「沒多少，才幾十斤……」

「這次反掃蕩中，你們民兵誰打死了多少敵人，要記下來，反掃蕩結束之後，殺敵最多的，繳槍最多的，軍部要發獎品哩。」

「那能成，團長，我可以得獎嗎？」

「這要看你的成績了。」

「殺幾個日鬼子就可以得獎？」

「這不一定，要看大家的成績來比較，——你快到供給處取去，他們東西都上了馱子，遲了，你就領不到了。」

「那我馬上就去……」張小平拏着條子，拔腿就跑，還沒到大門那兒，迎面奔來一匹白馬，他躲不及，差點給馬踏倒了；幸好騎在馬上的通訊員很熟練地勒緊了

① 解放區民兵以廢鐵換取手榴彈，所以團長問他欠多少。

韁繩，張小平的臉上已嚇得霜一樣的蒼白了。那個騎兵通訊員跳下馬來，急急跑進去。張小平定了定神，瞅見條子還在手里就快步跑出去了。

那個騎兵通訊員把馬拴在院子裏的馬樁子上，手里擎着馬鞭，額上的汗珠像鍋蓋上的氣水，一粒粒往下滴。他跑到馮團長面前，敬了一個禮，氣咻咻地說：

『三〇一，營長報告：柏峪後山，發現敵人輕裝快速部隊三百人，輕機五挺，擲彈筒四個，重機兩挺……』

騎兵通訊員的話像是機槍似的，一連串的打出來，但中途叫團長截斷了：

『有重機兩挺？』馮團長懷疑地搖搖頭，『不會的，輕裝快速部隊不會帶重機的，你說錯了。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那一定是情報錯了，』馮團長肯定地說，『你報告下去。』

『……敵人有企圖偷襲燕宿崖模樣，完畢！』

晴朗的天空，靜靜的。一片一片的雲彩，稀薄得如一陣陣煙霧，在藍湛湛的天宇上，遲緩地移動着。遠遠的砲聲，在萬山環抱的燕宿崖的村落里蕩漾着，如浮雲一樣。馮團長凝神聽這砲聲，他估計離這兒至少有四十里，想着怎樣把進入根據地的敵人消滅掉。他很有把握地對通訊員說：

『告訴你們營長，剛才我已經命令二營營長帶五連守住那個口子了，叫你們營長注意那個方向的情況。』

馮團長回到自己屋子里，蕭司令員的覆電已經來了。他從譯電員手里接過小方形的電稿紙，急速地看下去，像是口渴的人得到一杯滾茶，要一飲而盡的神情。朱主任看他對電報的面孔，慢慢展開了笑容，看完了，好像還不過癮，又看了一遍，用手指在幾個重要地方劃着，把內容都記住了，這才放心。他把電稿遞給朱主任，還沒等朱主任看，他就忍不住說開了：

『喂，同志，新的任務來了……』

朱主任乾脆放下電稿紙不看，問：『什麼新的任務？』

『根據軍部的情報和估計，這次敵人動員了一萬多兵力，九路合擊燕宿崖，企圖在燕宿崖建立據點，分割平西抗日根據地，把我們主力消滅在這裡。現在各路兵力都向燕宿崖前進，蕭司令員命令我們把隊伍帶到齊家莊設伏，打敵人一路……二團牽制紅煤廠千軍台的兩股敵人，配合我們。』

『對，十個手指，砍他一個，』朱主任想起蕭司令員常常愛說的這句話，不禁大聲叫了出來，『粉碎他九路圍攻。』

『打完以後，叫我們到楊家坪去，跟政委他們會合，堅持燕宿崖一帶工作，圍困敵人，疲擾敵人，監視敵人的行動……』馮團長想起電報上的內容，又補充了這幾句。

燕宿崖是這次敵人掃蕩的中心，因為它是平西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地帶，是整個根據地的樞紐，如果這個地區在敵人控制之下，那根據地馬上被分割為二；要是從這個中心據點再伸出敵人的觸鬚，建立起支點，那根據地立刻就四分五裂了。燕宿崖是反掃蕩中一切中心問題中的中心問題。

「石喜子！」

那個青年通訊員攆着馬槍進來了，他傾聽馮團長口頭命令：

「告訴一營營長，二營教導員，參加戰鬪的部隊，黃昏前轉移到齊家莊後山，沿途封鎖消息，到達指定地點，要隱蔽好，不要暴露目標。不參加戰鬪的，帶到村東頭操場集合，告訴他們有新的任務，詳細情形，待一會我親自告訴他們。你騎馬去，快去快回來，別在街上玩，有情況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石喜子轉身出去，朱主任對馮團長說：

「我到村公所去一趟，叫村里老百姓天黑以前轉移，別讓敵人包圍在村里。」

「好，還有張樂山老先生，你再勸他一下……」

朱主任出去沒一會，靜靜的山村，傳來嘹亮的集合號聲，一聲聲在召喚着散處村里的戰鬪員，接着街上便響起匆忙的跑步聲，呼喚聲，有的已揹上槍呀背包，水壺和飯袋……到集合場上去了。

團部辦公室的電話，彷彿趕着這時候湊熱鬧，它也叮鈴鈴的尖着嗓子叫了。馮團長抓起聽筒，說：

「噫……我就是，什麼？……七百敵人，用橡皮船搶渡永定河……打沉他幾隻？……五隻……好，噫，殺傷敵人多少？三四十個……什麼？……敵人過了兩次河啦，喂，敵人要強渡嗎？……瞄準敵人橡皮船發動機打……阻止敵人前進……以後嗎？……轉移到楊家坪那個方向找我們……」

放下耳機，馮團長整理一下鋪蓋，把文件放到圖囊里去，他燃起一根煙來抽。石喜子回來的時候，他派石喜子叫偵察員老徐來，叫作戰參謀收拾地圖，叫電台隊長準備行動。石喜子抹一抹額角上的汗珠，又出去了。

集合號聲低沉下去的時候，噹噹的鑼聲響了。這是村公所值日篩鑼，邊打邊叫喚：

「上山囉，上山囉，老頭婦女，大人娃娃，上山囉，上山囉，準備上山囉，……游擊小組到武委會集合，帶上武器乾糧……上山囉，上山囉……」

悠長的叫喊，從村東頭叫到村西頭，慢慢低落下去，鑼聲卻仍然縈繞在村的上空，催促人們快點動身。

作戰參謀在團部辦公室里下着五萬分之一的平西地圖，一張張順着次序折疊好，把圖釘收到小紙盒子里去。老徐隨着朱主任一同進來，馮團長叫老徐馬上回去，找到伍偵察參謀，把那一帶情況搞清楚，然後到齊家莊一帶去找團部。馮團長的眼光轉移到朱主任臉上，朱主任知道這眼光的意思，是問張樂山走不走的事。他搖搖頭，說：

『他決定不隨供給處走，住到村子附近的石窰洞里去，他說那地方祕密安全……』

『那里安全，同志，這樣會出事的……』

『他說和村幹部取得聯系，不會有什麼……』

『滾……不肯隨供給處走有什麼辦法，』馮團長無可奈何地嘆了一聲，『只有這樣了。朱主任，你負責直屬隊的轉移，我到操場上去給他們講一講話……』

馮團長走到院子里，石喜子追上去，跟他到操場上去。

兩個電話員走進團部辦公室，一個把耳機拏起，說：

『總機，告訴各營，團部摘線啦。』

他把機子摘下，蹭到身上，另一個電話員就把線拆下，繞到電線把子上去。

嗡嗡……嗡嗡嗡嗡……嗡嗡……

一架飛機在燕宿崖上空出現，飛得很低，敵人知道這邊沒有高射砲的，滿不在乎，驕傲地在低空盤旋着。一眨眼的工夫，飛機上扔下一個炸彈：訃……嘩喇喇

不知在什麼地方爆炸開了。

第二天拂曉。

一陣山砲轟聲過後，機槍又向燕宿崖村里掃射，村里毫無反響，鈴木大隊的勇士們胆量大了。他們沿着進村大道，搜索前進，眼光只注視大道兩邊，看有沒有埋伏八路，對脚下平坦的路，卻一點也不留神。

訕的一聲，前面一個尖兵踩中一個雷，藍煙起處，那尖兵連人帶槍都昇到高空，等人落到地上時候，身體已分成四段，一條三八大蓋和一隻胳膊掛在村邊一棵榆樹上，血往下滴着。頭上雖然還戴着鋼盔，可是上身和下身已分了家，都躺到丈把遠近的地方。和死者在一塊兒的另外兩個尖兵，雖沒中雷，但也倒在地上，身上受了輕傷，一時爬不起來。

一長串戴鋼盔穿黃呢大氅的隊伍，像一條蠕動着的深黃色的巨蟒，他的觸鬚受

了傷，身子馬上停止不動，消息很快傳到鈴木大隊長的耳朵里。

鈴木大隊長有四十開外歲數，瘦瘦的，細長個，在一對山峯似的高顴骨上，閃着兩隻殘暴的冷峻眼光，誰看到這一對眼光，毛骨都要悚然。那眼光有着透視一切物體的力量似的，里面包藏着無盡的陰謀，見了他的人都得提高驚惕，一不小心，就會上了他的當。這時候，他騎在日本種的深紅色的高大洋馬上，橘黃色的新皮鞍子，閃閃發着亮光。他聽到這消息，像是沒聽到似的，他輕蔑地冷笑兩聲，看不起地雷這種小玩意兒，也沒對誰說什麼，他抖一抖橘黃色的皮韁繩，那匹深紅色的大洋馬從隊伍的側面過去，到了地雷爆炸的附近地方，順着屍體望去，直望到村邊。他懷疑地下都有雷，一個工兵小隊委派出去了。

工兵小隊部的人們，像是走在薄冰上似的小心，一步步試探走去，稍爲有點可疑的地面，都用粉筆畫了大圓圈，同時用鋼筆在紙上寫了四個字：

小心地雷

這張紙用石頭壓在圓圈里。鈴木大隊長望着圓圈一個一個多起來，橫在大道上都是圓圈，其間的空隙，竟然連一個人也走不過去，當然，馬更不必說了。工兵劃完圈，在起雷。如果等地雷完全起出來，再進村，時間太晚了；現在卻又過不去。鈴木想派一羣牛探路，可是附近村子的牛都上了山。抓個村里老百姓指點嗎？村里靜寂無人。他想起出發前，城里特務機關長對他說的那個張福生特務，現在爲什麼不出來呢？他的臉上有了慍色。看到大道兩邊的莊稼地，莊稼已經割盡，殘留下棒子楂和枯黃葉子，沒有一點兒挖掘過的痕跡，他臉上開朗了。他指揮隊伍向莊稼地里走去，留下五個士兵收拾受傷的尖兵和屍體。隊伍在莊稼地里走了沒幾步，突然又響起震動神經的轟聲，這一次不止一個，有六七個躺到地上，永遠站不起來了。隊伍像潮水似的，急退到大道上來，亂紛紛地站在原先的道上，張皇失措，不敢動。

鈴木從深紅色的洋馬上站了起來，向四面探視：他看到百花山的山坡坡那兒，有一條下地的抄道，可以通到燕宿崖後街。這條道只容得單身人走，重武器固然過

不去，鈴木跨下的洋馬也沒法通過，所以張小平他們沒在那兒埋雷。鈴木大隊長跳下馬來，隨隊伍走去。

他們繞到燕宿崖後街側面的時候，太陽當頭照了。一個斥候部隊派出去，端着槍，槍上閃着亮堂堂的刺刀，突進村里，威力搜索。斥候部隊已經有了剛才的經驗，不走街中心，貼牆根走，很快便佔領了全村。村西村東都按上了崗，支上了機槍。鈴木在山坡坡上已端詳了一陣村里的房屋，知道好房子大半在後街；在軍事要求上，後街也是好地方，是全村的制高點，背靠百花山。進村一看：後街房子果然不錯，張樂山的房子是：青磚牆，高台階，高門大廈，是一溜好房子當中的好房子。他確定大隊司令部設在這裡。可是大門門上了，敲門沒人應，推也推不開。三個士兵用刺刀把黑漆大門劈開，門上的獅子頭銅環震得丁丁的響。門門劈斷，三個士兵衝進去，門頭上忽然掉下一個手榴彈，在他們當中爆炸開來，兩個倒在門里，一個橫躺在門檻上，頭倒掛在外面，眼睛望着停在門外的隊伍，轉了兩轉，眼光便定住了。

鈴木看到屍體直冒火，依他的脾氣，要命令把房子澆上煤油，點掉。點掉容易，可是大隊司令部沒有房子住了。他只好忍耐，叫河邊伍長派人收拾屍體，好讓大隊部的人員開進去。

河邊伍長派片野上等兵他們去收拾。片野一臉不高興，懶洋洋的從隊伍里走了出來。片野是歸還兵，今年秋上他就該退伍了，可是大隊長沒答應他，因為要進山里掃蕩，更需要像片野這樣的老兵。他出發時，就有一肚子牢騷，現在更加不滿了。河邊的命令，不好不服從。他走過去，抬頭一看：九團敵工股長劉志鵬正好在牆上寫着一條日文標語：「兵役期滿要求回國」。他望着這條標語，步子躊躇了。他奇怪誰寫了這條標語，就好像他自己寫的似的。東京家里妻子的面影，又在他腦海里浮沉了。噫，什麼時候可以回國呢？他正在想時，忽然聽到一聲嚴厲的叫喚：「片野！」這是河邊的催促，他連忙走上前去，他看別的士兵都走出了行列，自己掉在後面，想起進門不保險，他便搶上一步，先走上石台階，動手抬門檻上那個，讓別人進去抬另外兩個。他和一個士兵抬着屍體的時候，他的心卜東卜東地跳着。

死者是他們小隊上的，也是兵役滿期等待回國的，這次真的可以回國了，可是他再也不能說話了。早一會兒的談笑的聲音，彷彿還殘在片野的耳際，他心驚肉跳了。

他們把屍體搬出來，還沒顧上掃地，鈴木就急着叫大隊部的人員進去，快佈置司令部。他們一跨進門檻，望着空闊的院子，脚步就慢下來，不敢走。鈴木見他們走得那樣慢，氣呼呼地走過來，催道：

『大日本皇軍的勇氣那兒去了？大和民族的威名都要叫你們丟光了，——連路也不敢走，快！』

跨進門檻的人只有快了，他們望着地上：平平坦坦，很放心走過去了。前面兩個走過去，沒事；後面的人走過去，稍爲偏了一點，踩響了一個雷，在人叢中爆炸開，把人打得屋頂那麼高，後面的人連忙往後逃，你推我擠，那兒逃的及，跨進了門檻的六個人，都倒在門裡頭了：兩個重傷，三個輕傷。鈴木遠遠逃在門外，片野不滿意地瞅着他，心中暗暗地罵道：『你也是個怕死鬼啊，武士道和皇軍的精神那兒去了？』

鈴木鎮定下來，想了想，把赤松值日兵叫到面前，又恢復剛才的威嚴，命令道：

「告訴各中隊長官，所有部隊不准從正門出入，一律在牆根挖洞進去，嚴防「共產黨」的手榴彈和地雷，不可大意。」

赤松傳達命令去，大隊部人員退到一旁，讓工兵在牆根那兒挖洞，不消半個時辰，一個三尺長兩尺闊的小洞挖開了。「皇軍」像一條條狗似的，低着頭，彎着腰，鑽了進去。鈴木看大隊部的人差不多進去了，平平安安，連一點響聲也沒有，他放心了，很得意自己的妙法。他走到洞口，彎下腰去，要鑽，一看那洞，他像是遭受了侮辱，臉立時紅了，退後一步，在洞前猶豫着。望到大門那兒的血跡，他皺起眉頭，無可奈何地又彎下腰去，只好低頭鑽了進去，掛在腰間的指揮刀，碰着洞口齒似的牆，發出輕輕的金屬的音響。

走進院子，看到四面屋子的房門都洞開着，他更放心了。一天的行軍，他感到疲勞，特別是進來時的幾度緊張，他需要一張舒適的床，或者一條燒熱的炕。可是

久保田大隊副帶着兩個中隊，他們從齊家莊那一線配合進襲燕宿崖，到現在還沒有到達，叫他放心不下。他坐在原來原是九團辦公室門口的圓靠背椅上，用鵝黃色圖囊做桌子，抽出一張米色道林紙的軍用箋來，在上面寫了一個簡短的電報，交給赤松值日兵：

「你馬上送到電台那兒去，要馬上發出。」

一一二

原來的九團團部，現在是桑木旅團鈴木大隊司令部了。一切是一模一樣：團部辦公室，現在是大隊部辦公室；團長臥室，現在是大隊長臥室。大隊長臥室已收拾乾淨，進屋正面有一口衣櫥，侍候大隊長的士兵看見，正好給大隊長掛衣服，說不定裡面還有什麼物件可得哩。他打開衣櫥，一個手榴彈丟下來，炸倒了自己。

鈴木坐在辦公室門外邊，心頭一震，很自然地把頭低下去，彷彿怕有什麼子彈手榴彈要飛過似的。

另外一個士兵慌忙進去，屋子里籠罩着煙霧和灰塵，一股火藥味直向他撲來。倒在衣櫥前面的士兵，汪着一灘血，啊啾啊啾地叫喚了兩聲。大隊長的漂亮軍服和用品，翻倒在地，浸濡着血。他連忙把衣服用品移到炕上，最後把箱子也搬上炕，起初放在炕沿上，倒沒什麼，他覺得不牢靠，怕碰下來，往里一推，啊啾，一

聲巨響，箱子和自己都炸倒在地上了。

原來張小平他們，等張樂山和二混子他們離了村，武委會人們分頭在幾家大宅子里佈置了地雷陣，算定了日鬼子要住進來，連炕里也埋了地雷。

鈴木在外面簡直跳了起來，他焦灼地向四面張望：屋里沒主人，村里沒百姓，滿腔憤怒，沒處發洩。他用兩隻手握著指揮刀的鵝黃色的柄，無可奈何地向地上敲着，嘴里急着說：『你們，你們這些……這些……』

赤松值日兵擎着兩份電報進來，向他敬了禮，正想雙手把電報奉上給大隊長，大隊長開口罵了：

『八格，上那兒去了，這半天看不見人！』

『報告大隊長，送電報去了。』

『誰叫你送電報的？呃！』

『大隊長，是你。』

『什麼？』鈴木想起早一會寫電報的事，改口道，『爲什麼不早回來？』

『有事……』

『你總是有事，你知道「共產黨」四處埋了地雷和手榴彈，爲什麼不叫工兵來檢查一下，就把東西都搬進來了……』

『大隊長沒有命令……』

『沒有命令，你自己就不會叫嗎？』大隊長的指揮刀篤篤地敲着地，那刀也好像很憤怒，罵道，『馬鹿！』

赤松不敢再說話，他走下一步，把電報捧到鈴木面前，微微垂着頭，恭恭敬敬地站着。鈴木拿過電報，也走下一步，在赤松面前站下來，突然伸手過去，嘖啪打了他兩下耳光。赤松像一段木頭似的立着，一動也不敢動，忍受着腮巴子上熱辣辣的痛楚。鈴木兩道陰陰的眼光，像兩道青色的劍光，射在赤松的臉上，說：

『告訴各部隊，一律不准睡炕，炕里「共產軍」埋了地雷；也不准睡地上，地上也有地雷。用繩子吊在樑上，做吊鋪睡。』

『是。』

「除了執行勤務的士兵以外，不准外出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限工兵小隊在明天天亮以前，把村里村外的地雷統統起出來……」

「是。」

赤松值日兵聽大隊長說完了話，拿起手裏的電報在看，以爲沒有什麼事了，他敬了禮，轉過身去，剛走了一步，鈴木開口了：

「站住！」

「是。」

「等一等！」

「是。」

赤松值日兵胆怯地暗中窺視大隊長：大隊長望着手里的電報，瘦削的面孔，由白而青，滿面怒容，好像暴風雨要來似的陰沉着臉，他感到一種威脅，怕大隊長又要對他發洩。電報帶來了壞消息：久保田大隊附率領進襲燕宿崖的那路兵力，在半

道上齊家莊遭受「共產軍」的伏擊，他指揮下的飯島部隊，傷亡了百分之六十，要求趕快派援兵。但第二個電報卻使鈴木大隊長的面孔開朗了些，這是桑木旅團長打來的，旅團部已經知道久保田遭受伏擊，桑木旅團長下決心消滅伏擊久保田的「共產軍」，要鈴木佔領燕宿崖以後，立即派一個中隊，補充久保田那一線，在齊家莊以南包圍九團，另外有三路部隊在三小時以內趕到齊家莊，形成第二個包圍圈（第一個包圍圈是燕宿崖，九團在包圍圈形成以前跳出去了。）捕捉九團的主力，完成明朗山地的本格躍進。鈴木大隊長心上稍為得到一點安慰，他立即執行旅團長的命令，派一個中隊去增援，同時給雙方發了覆電。

赤松拿着覆電出去，身上才感到輕鬆，可是腮巴子上還有餘痛。

大隊長屋子裡的屍體和血跡都收拾乾淨，但大隊長餘悸猶在，不敢住進去，他換了辦公室左面那間房（原來是九團政治委員住的）。按照他的意思，屋子當中掛了一個吊鋪。

鈴木疲倦的很，解開皮帶指揮刀和手槍什麼的，跳進吊鋪躺下來了。吊鋪頓時

在空中晃盪着，搖來擺去，像是波濤汹涌海洋上的一葉扁舟。他在這扁舟里，幻想着旅團長消滅九團的計劃，眼見着勝利的消息就要到來，「共產軍」要永遠離開這片土地，……他臉上浮着得意的微笑。吊鋪波動幅度小了，鈴木大隊長慢慢沉入了甜蜜的夢境。

一四

砲聲停了，零零碎碎的槍聲也停了。不過戰場上還瀰漫着砲火的煙霧。煙霧慢慢消散，戰場就清晰地露在人們的面前了。

這是齊家莊村外三里遠近的地方，在兩山當中的一片開闊河灘。河灘的水乾了，河床露在外面，上面盡是些鵝卵石，大大小小的石子兒，你壓着我，我擠着你，有人走在上面，石子兒就發出喳喳的叫聲，好像怕痛似的。

石子上凌亂地散佈着：沒有主人的步槍，帶血的刺刀，閃光的長指揮刀，歪着身子的輕機槍，缺了腿的重機槍筒，太陽旗，信號旗，草黃色飯盒，深綠色的小壺，毛茸茸的黃牛皮背包，電棒，銅盔……在這些雜七雜八的物件當中，東一個西一個躺着飯島部隊的士兵，他們都閉着眼睛，不再喊叫「呀」了。散亂的彈夾子，子彈殼，照片，到處都是，好像是誰從山上撒下來似的，很均勻。子彈殼和手榴彈

的木把子這些小玩意兒，擠在渾身血跡斑斑的石子堆裏湊熱鬧，人走在上面，發出唧唧的金屬的叫聲。

彷彿汗着一層血跡的戰場還不够紅似的，夕陽更吐出萬丈紅光，把這一條山溝映照得紅裏發紫了，河灘上閃映着深紫的光輝。

河灘上往來着幢幢的人影，把槍支子彈理在一邊，屍首放在一邊……二班戰士胡德生蹲着整理出一批整夾的子彈，他高高興興站起來，走到班長王福保面前，大聲說：

「班長，又是兩千多發，鬼子不是來掃蕩，是給咱們送子彈來的哩。」

王福保說：

「他怕咱們子彈不够用，給咱們補充點。」

胡德生馬上感到身上子彈帶的份量，重甸甸的。開火之前，斜揹在身上的子彈帶，癢癢的，統共還不到二十發，接上火，心就有點虛，不敢多打，怕不够，只有靠刺刀了。還剩下七發的時候，他就沖下山來給敵人拼刺刀了。現在子彈帶滿是凸

凸的了。他撫摸着子彈帶，嘻着嘴說：

『好嚶，越多越好。』

『槍也够裝備一個連了，三〇一知道了，一定笑得嘴都合不攏來。』班長王福保證着戰場上殘留的槍支說，『胡德生，咱們班上那些漢陽造中正式都換了沒有？』

『換了，換了，你看咱們班上的人都換了一隻三八大蓋。』胡德生摸着揩在肩上的三八大蓋，讚嘆的說，『這比我那漢陽造好使喚多了，我想了好久，今兒個總算換上了。』

『你等着吧，好的還在後面呢。只要咱們打戰賣點力氣，什麼傢伙使用不上？』

『班長、你說，還有比三八大蓋好的傢伙嗎？』

『好像什多哩，你看我這歪把子不比三八式好嗎？』

『真的，』胡德生過來看班長新繳獲的歪把子，羨慕地說，『我什麼時候也繳獲一挺。』

『好哇。』班長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情，說：『這次敵人九路圍攻，像一條瘋

狗，撲到燕宿崖去，營長說，連鷄巴毛也沒圍到，倒給三〇一在這兒消滅他一路，九路只剩下八路了。」

「八路，和咱們一樣，蠻有趣哩。」

「八路他也當不上，說不定剩下七路六路啊。」王福保見胡德生站在那兒不動，便催他，「胡德生，快去打掃戰場，別待在這兒扯談，營長說，天黑之前要搞完，小心敵人來咧。」

這時候，夕陽已不那麼血紅，黯淡下來，變成橘黃色，山溝溝里閃映着金光。胡德生提起腳來剛要走，政治戰士吳小三從人堆里跳了出來，晃着手里的卡片呀紙的什麼物件，一路喊來：

「班長，像片像片，一個日本娘兒們，長的模樣兒可不賴得。」他走到班長面前，把照片一晃，想給他們看，又怕給他們看清楚，神祕地說，「看見了沒有？」

「看見了，」王福保不動聲色，說，「你要，就給你吧。」

「我，我不要，」吳小三把像片往班長手里一放，說，「你交給供給處吧，這

個像片，政治處也許用得着。」

胡德生從側面瞅了一眼像片，倒真是一張日本娘兒們的，帶着兩個娃娃，在櫻花下面拍的。別的戰士聽說日本娘兒們，都擠過來，伸着脖子看。王福保看天色不早，急了，說：『快打掃戰場，晚了，敵人會來的。』

『等敵人來了，保險他連一個屁也找不到。』胡德生說。

大夥哄的一聲散去，王福保把子彈槍支什麼的，用日本綁帶紮好，交給民兵，送到齊家莊，轉運到供給處去。他自己握起歪把子，把這個勝利品親自送給馮團長去。

馮團長從山坡上團指揮所下來，正在指揮打掃戰場的朱主任趙營長迎了上去，三個人肩并肩地走着。馮團長關心地問：

『戰場紀律還好嗎？』

『沒有一個犯紀律的，』趙營長搶着說，『戰士們連一張票票，一張照片都繳上來了。』

『這種精神很好，就是太機械一點了，不是左就是右，供給處要這些日本照片做什麼用啊？戰士們留下好了。』

『三連二班長說，怕政治處有用……』

『政治處要照片幹什麼？』朱主任說，『以後有照片，他們自己留下好了。』

『是的，哦，三〇一，』趙營長忽然想起一件事，『剛才打掃到一包地圖，還

有點文件，我去拿去……』

趙營長三步併做兩步，跑過去了。馮團長走上一步，踩得腳下的鵝卵石喳喳叫了兩聲；他問朱主任石參謀回來了沒有，朱主任搖搖頭，馮團長按捺不住性子，焦急地說：

『到了指定時候還不來，誤了行動，他要受到處罰的。』

馮團長等石參謀回來報告情況，好決定行動。朱主任墊起脚尖來，向四周探望，雖然沒望見石參謀的影子，但是他仍然很有信心：

『他不會誤事的，石參謀很負責任的……』

『爲什麼現在不來呢？』

『也許有什麼事耽擱了……』

趙營長抱着一包地圖什麼的，飛一般的跑過來，上氣不接下氣，說：

『你看，三〇一，這地圖多詳細，比咱們的都好。』

馮團長打開地圖仔細地看去。

站在馮團長後面的石喜子，看戰場上那麼多雜七雜八的物件，心里早就癢癢的，想去找把日本軍號，——石喜子生平沒什麼嗜好，只是愛吹個號，一有空就溜到司號班去吹，天不亮，常和司號員一塊到村外去拔號音，打完了戰，就惦記着要找把號，可是分不開身。這會兒馮團長看地圖，他乘着這空子，一溜煙似的跑了。

馮團長看着日本軍用地圖，上面連那兒有橋，那兒的河有多深，都注明了，他看了又看，愛不忍釋，慢慢地折疊起，放到身邊的圖囊里。轉臉一看，發現石喜子不見了。他正要高聲叫喚，迎面來了一個人，肩上揹着一挺歪把子，軍帽蓋在後腦勺那兒，四方臉上全是汗，像雨一樣往下流。那人一口氣跑到團長面前，敬了一個禮：

『報告！』

馮團長抬頭仔細一看：是三連二班長王福保，他在今年春季反掃蕩中，成了全團的戰鬥英雄，得了一條手巾一把牙刷和兩塊洋胰子。他張開嘴，就像是他肩上揹的那挺機槍，格格地響個不停：

『三〇一，我繳到一挺歪把子，一挺有瞭望鏡的歪把子，着實的好使喚，有九成新呢。三〇一，你看看，這是我繳獲的。』

王福保雙手把歪把子捧到馮團長面前，馮團長接過來看看螺旋形槍筒里的來福線，着實的新，還給他，說：

『就放在你們班上用吧。』

『敢情好！』王福保心里感到無限的舒暢，他終究把親手繳獲來的槍叫團長看過了，而且又交給他們班上。一班有一挺帶瞭望鏡的歪把子，多少敵人也逃不了呀！他掙上歪把子就走，想馬上把這消息告訴吳小三胡德生他們，二班有這挺新機槍了。他還沒走動，馮團長的聲音留住了他：

『王福保，你的左手怎樣啦？』

王福保一看自己左手，食指有點腫，不靈活，他滿不在乎地說：

『就是因爲這挺歪把子嘛。敵人端着它想逃跑，我一個跑步奔過去，嗨，這王八羔子用槍托打我，正打在我食指上，我趁機會就抓住這挺歪把子，槍筒熱呼呼

的，我死也不放。一抓住機槍，右手一刺刀，就把那狗肉送回老家去啦。」

他講得眉飛色舞，好像一點也不痛。馮團長說：

『快到衛生隊上點藥去。』

『用不着。』他掉頭走了。

馮團長囑咐趙營長快打掃戰場，他自己到山上去看看附近的地形。石喜子還沒回來，他叫了兩聲，沒人應，便逕自走了。

石喜子在吳小三他們那兒東找西找，在一個敵人屍體下面，果然給他找到一把亮晶晶的銅號，號嘴上拴了一塊綠綢子，上面染了一大塊血跡，有點發紫了。他高興得跳了起來，在鵝卵石上沒站穩，差一點滑倒啦。他用綠綢子把號嘴上的泥土擦掉，正想吹吹試一試，遠遠聽見有人叫喚，知道是馮團長聲音，嚇得不敢停留，一口氣追上來，隨着馮團長上了山。過了一會兒，他才敢把號拿到面前來，吞吞吐吐對馮團長說：

『三〇一，我打掃了一把日本軍號，你看……』

馮團長看了亮晶晶銅號一眼，有點好氣，又有點好笑，石喜子就是這股玩皮勁兒，像個孩子。馮團長邊爬山，邊說：

『你又搞什麼鬼名堂？誰命令你去打掃戰場的？卵彈琴！』

石喜子看見馮團長半笑不笑的面孔，他暗自伸了一下舌頭，鼓起勇氣說：

『三〇一，我提一個意見……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把這軍號送給……』

『你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我知道你的鬼心思，不好好工作，就想吹號。』

『我以後安心工作，不亂跑了。』

馮團長『唔』了一聲，便向山頭爬去。

『朱主任！朱主任！』

靜靜的山谷里，四面響着迴音：『朱主任，朱主任。』朱主任墊起脚尖，向前面一看：三四個戰士簇擁着偵察參謀走來，四面八方伸出手來招呼他：『伍參謀，你可回來了。』朱主任在人叢中走上來，開門見山，劈口就說：

『三〇一等你好久了，剛才上山看地形去了。』

『我在山上碰見他了，』伍參謀解開頭上的雪白手巾，像打開蒸籠似的昇騰起煙似的熱氣，抹去額角頭上的汗珠子喘了口氣說，『剛給他報告完情況。』

『情況怎麼樣？』站在伍參謀背後的趙營長，走上一大步，反轉臉來連忙問道，『怎麼樣？』

『很緊，敵人一共有三千多，都是快速部隊，分開四路，向我們迫近了。』

趙營長焦灼地望着伍參謀，聽到四面受包圍，他的眉頭皺起，兩道眉毛並在一起了。他兩隻手交叉地放在胸前，彷彿馬上就要和敵人拼似的。朱主任不動聲色，向四面八方探望，好像從空寞的山野，想看出敵情的虛實。趙營長忍耐不住，放下手來，追問一句：

『咱們被包圍了？』

『是呀！』

『打吧！』趙營長不加思索，憤憤的說。

站在旁邊的人，無言地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傾斜着身子，歪着腦袋，皺起眉頭，在思索。靜寂，只是前面不時傳來吆喝馱口的聲音，和嗨嗨啞啞的呼喚聲，民伏在運勝利品到後方去。

『四面八方都是敵人？』朱主任不信任地又問了一句。

伍參謀轉過身來，指着西南方面的山溝大道，有把握地說：

『這方面沒有發生情況，還贖下一個空子。』

趙營長緊繃着的臉，立刻鬆弛下來，粗大的嘴角上閃着微笑，得意地說：

『咱們就從這個空子鑽出去！』他向站在旁邊的戰士揮一揮手，斥責道，『呆在這兒做什麼？快去打掃戰場，準備走！』

朱主任看趙營長那神情，像對戰士下命令，彷彿馬上就要從這個空子鑽出去，他把伍參謀拉到一邊，低低問他：

『三〇一的意見怎麼樣？』

『我報告完了，他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是嗯呀嗯的，慢騰騰的，好像沒這回事，可把我急壞了。』

『他心裏有數，天大的事，他也不會急的。』

趙營長看他們兩人在談，他過來搭話：

『那還有什麼問題，把隊伍往西南方一拉，就跳出敵人的包圍圈，簡單極了。』

朱主任不同意：『沒那麼簡單吧……』

『那還不簡單，情況就是這樣。』

『萬一碰到敵人呢？』

『打就是了，很簡單。』

『這就不簡單了。』

『當兵還怕打仗？』趙營長有點不平。

『問題不是怕打仗，而是怎樣打仗，如果伍參謀的情報完全確實，情況顯然對我們不利的，不能隨便……』

『伍參謀，你看呢？』

趙營長找救兵，希望伍參謀支持他的意見。伍參謀站在一旁，像個啞吧，一言不發。因為伍參謀沒聽到三〇一的意見，朱主任又這麼說，他就沒開口，看看風向再說。趙營長雖然沒請到救兵，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，他想等三〇一來，那時候你們就會知道趙營長的意見對了。三個人站在那兒，有點僵，全不吭氣。幸好不到一袋煙的工夫，馮團長帶着石喜子下山來了。他們迎上去，朱主任首先問：

『怎麼樣？伍參謀說只是西南方面還沒有發生情況。』

趙營長如同被圍困的一支孤軍，見了馮團長，不啻見了增援部隊，他不等馮團長回答朱主任的話，便提高嗓子說：

『要是遲了，就連這個空子也鑽不出去，三〇一，要快點從這兒跳出包圍圈才好。』

伍參謀仍然沒吭氣，可是他心裏完全同意趙營長的意見，他暗中點點頭。

『這個空子鑽不得，』馮團長很冷靜地說，『一鑽，就上當。』

趙營長吃了一驚：內戰時期，在江西的時候，趙營長是馮團長手下的一名排長，馮團長那時候是連長。馮團長是他的老上級，馮團長胆大心細，每次指揮作戰，趙營長沒話說，都是佩服他的。這一次明明是這樣情況，馮團長卻那麼說，趙營長不以爲然了。想不到盼望的救兵，好容易到了，卻是增援對方的。馮團長這樣說一定的道理，他忍耐着，咬起下嘴唇，皺着兩道濃眉，出神地聽馮團長說下去，只要馮團長說的不妥當，趙營長就準備打反攻了。

馮團長仔細分析道：

『敵人不是娃娃，有他一套。他們企圖包圍我們，那有這麼便宜的事，留點空子給我們鑽？同志。』

馮團長一對魚眼睛，詢問地掃了大家一下：朱主任直點頭，早一會他就看出這裏面有問題，可是他卻不知道是什麼問題，這一說，正說到他心裏，他連忙應道：『是呀，是呀，我也這麼想。』伍參謀對自己的意見有點動搖，可是趙營長還是化不開，他以為馮團長把敵人估計太高，敵人有本事，怎會在平型關吃了林彪師長的敗仗？這一次，不作興是敵人的疎忽嗎？伍參謀明明說西南方向沒有情況嘛。但等到馮團長說：『敵人在這個方向，我估計，一定設伏。因為根據各方面的情報，剛才民兵方面也送來情報，各處都有強大的敵人兵力，要形成一個包圍圈，消滅我們，那會留一個空子讓我們溜出去？』趙營長聽了這些話，身上出了一陣冷汗。他感到朱主任望着他的眼光裏有刺，他渾身不舒服。他臉紅紅的說：

『咱們打他媽一路，衝出去。』

馮團長微微一笑：

「這樣衝一下，有什麼用呢？你忘記了情況：敵人此我們多五倍兵力呢。」
伍參謀忍耐不住，怕時間不早，他公開附和趙營長的意見：

「三〇一，不突出去，就沒路可走哪。」

有點頹唐的趙營長，一聽伍參謀支持他意見又活躍了：

「是呀，不管有沒有空子，反正要衝出去，不能等敵人包圍消滅哇。」
朱主任開朗的眉頭，慢慢拼攏來。

馮團長轉過身來，指着齊家莊西後面的一座高山，山頂已讓逐漸濃起來的暮色籠罩着了，山峯的輪廓模糊，但大體可以窺見：這是一座很陡的高山，叫做筆架山。幾座山峯，好像是從平地突起，直薄雲霄。通過山麓奇形怪狀的岩石爬上去，是一座座筆直尖削的高峯，如一個一個筆架，矗立在浮雲中間。高峯與高峯之間，遠看沒有路，其實有一條羊腸小道貫穿着。大家的眼光，隨着馮團長的手指，轉到山這邊來了，馮團長說：

「我剛才帶老鄉去看地形探路，老鄉說，筆架山有條小路，可以到黑水坪去，

那兒再往前面走，就是游擊區了。』

伍偵察參謀是本地人，他也知道這條路，聽馮團長口氣要從這兒走，他圓睜着兩隻眼睛，伸出一條紅膩膩的舌頭來，不禁大聲叫道：

『天喲，那條路能走嗎？只有這麼一點點狹，』他把兩隻手合攏來一比劃，說，『連羊也走不過去呀！盡是些亂石頭，懸崖絕壁啊！』

馮團長用手往前一指，果斷地說：

『羊走不過去，我們要走過去。』

『怕不容易，有危險，』伍參謀囁嚅地說。

『有危險也要過去，我們從這條道跳出敵人的包圍圈，繞到他的屁股後頭去。』好久沒有說話的趙營長，聽馮團長說打這條道跳出去，心裏按捺不住歡喜，吡開嘴，放聲大笑了：

『妙啊，妙啊！敵人還以為咱們生了翅膀飛出去的呢。有危險，一營先走！』趙營長勇敢堅決，喜歡做別人不敢做的事。

馮團長卻沒有派他當前衛，這一次落在二營營長身上。他的任務是十分鐘之內把戰場打掃完畢，擔任後衛，掩護主力轉移。

沒有吹集合號，只是吹哨子，隊伍很快集合起來了。山溝裏到處響起喳喳的鵝卵石的碰擊聲。暮色包圍了山谷，五尺開外，人的面目就看不清楚了。

馮團長等二營帶着響導過去，給朱主任談了這次行軍的政治工作，然後轉過來對伍參謀說：

『你到燕宿崖去一趟，搞一搞那邊的情況：偵察一下敵人在燕宿崖的兵力兵種配備，調查一下燕宿崖周圍的工事碉堡的位置，火力配備……我在百花山留了一個連，到了那邊，先和他們聯系一下，他們是地頭蛇，情況會比你清楚的。』

『我一個人去？』伍參謀希望帶兩個偵察員去，但他不直接說，只這麼問，探聽馮團長的口氣。

『帶兩個偵察員去，把望遠鏡帶去，也帶一個電話機子去，好偷聽敵人的情報……』

『幾天回來呢？』

『一個禮拜吧，——到游擊區黑水坪一帶來找我們。』

說完話，馮團長帶着簡單團部人員！隨着兩營，向筆架山進發了。

馮團長站在筆架山高峯的岩石上，伸頭向下面一看：山下是黑茫茫一片，迷迷濛濛，什麼也瞅不真，連岩石下面伸長出來的小山樹，也看不清楚，只是一團黑。乾燥的夜風把樹枝刮得沙沙的響，才使人感到他的存在。山下的村落裏，時不時浮起一兩聲狗吠，此呼彼應，遠遠近近村落的狗吠聲，慢慢連成一片，聲浪沖激着筆架山。馮團長縮回頭來，轉過身子，他的面前是兩個班的戰士們。戰士們身後是一株筆直的白楊樹，聳入雲霄。天空閃爍着稀疏的星星。

班長王福保手裏執着那挺歪把子，筆直地站在兩個班的排頭。喬連長站在馮團長側面。爲了動員戰士的情緒，馮團長接受喬連長的意見，臨走之前，給戰士們講一次話。

『同志們，』馮團長注視了大夥一眼，頓了頓，沒說下去。

他的聲音，震驚了白楊樹上的鳥巢，幾隻貓頭鷹，張開翅膀，哇哇地飛去。

喬連長和戰士們，自然而然地向馮團長立正。馮團長的右手舉到土黃色軍帽的帽沿那兒，還了一個禮，然後放下手來，說了一聲『稍息』，就講道：

『同志們，聽山下的狗叫，可以斷定敵人已經到了附近村子。敵人第二次包圍撲空，一定不甘心的。敵人很可能找到我們這條路，你們都聽見剛才老鄉說的話，這山上有的地方根本沒有路，要從岩石上爬過去，一個鐘頭走不了三四里路，敵人要是在三個鐘頭以內上山，追擊我們，那時候我們也許在下山，敵人如果在山上用火力封鎖我們去路，全團都要受威脅。』

王福保聽馮團長報告情況，心裏起初漾起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，一絲涼意爬過他的脊骨；接着感到一種沉重的責任，他緊緊握着手裏的歪把子，心裏開朗了，很有把握地聽馮團長的命令：

『現在，我命令喬連長帶你們兩個班守住這個口子，』他指着剛才向下面看的方向，說，『三小時以內，你們一定要守住，打贖下最後一個人，也要守住，全團

的生命都交給你們了，喬連長！」

正在出神諦聽的喬連長，聽馮團長叫他，彷彿一付千斤重擔，馬上壓到他肩上來。他感到沉重，但也感到光榮。他向馮團長立正，愉快地應了一聲：

『是。』

馮團長點了點頭，沒吭聲，他在攷慮這兩個班能不能完成任務。他知道二班班長王福保是個貧農出身的老戰士，家裏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，檢塊石頭打狗，也得檢別人家的。他十三歲上就織布，十七歲上當了長工，二十三歲上參加平西子弟兵，第二年便當上班長。他家裏人受着抗日軍人家屬的優待，媳婦在婦救會當一名委員，夫婦倆都翻身做人。王福保成份好，作戰能力強，班裏威信高，抵得上一個排長，是無人不知的。只是有一個缺點：怕學習。叫他打仗，可勇敢，搶在別人頭裏；要他上文化課，就頭痛，老是記不住字。二班裏別的人，像胡德生，像吳小三，全是好樣兒的。一班也不弱，喬連長帶這兩班是可以完成任務的。

喬連長乘馮團長站在那兒，他閃身站了出來，鼓勵地問大夥：

『團長的命令，你們聽清楚了沒有？』

『聽清楚了。』

『有把握沒有？』

『有！』

剛才飛走的貓頭鷹在夜空中打了幾個迴旋，疲倦地正往回飛，聽到人聲，又飛入茫茫的夜空去了。

馮團長看兩個班的戰士情緒都很飽滿，沉着，堅定，他更有信心了。他說：

『喬連長，快點把地雷埋好，頂了三個鐘頭以後，你們隨着我們走的這條路，來找我們，找不到，就到黑水坪一帶打聽。』

說完話，他不捨地望了大家一眼，然後和石喜子一同追趕前面的隊伍去了。

茫茫的夜霧漸漸淡薄，東方露出一片魚肚色。大自然好像有意給人家一個出其不意似的，突然之間，整個東邊半個天都亮了。一片山的海，起起伏伏，高高低低，像是大海裏汹涌的巨浪，筆架山是浪頭的頂尖，在清晨的涼風中，雄視着他身下的大大小小的浪頭。

在東邊山海的底層，泛濫出玫瑰色的光芒，如一層紅霧似的在昇騰。紅霧簇擁出一輪血紅的太陽，放射出萬道金光，大小山丘野獸似的，伏在太陽下面，受金光的撫弄。

筆架山上兩個班的戰士們，在陽光的照耀下，精神抖擻起來。

喬連長帶着戰士們走下山來，王福保他們扛着手榴彈箱，吃力地跟隨在喬連長後面。喬連長提着一把頭號盒子，食指扣着板機，躍躍的先跑下去，到半山大路那

兒，他向山下掃了一眼：沒有什麼動靜，就站了下來。過了兩袋煙的工夫，王福保他們氣咻咻地到了。

王福保放下手榴彈箱子，把軍帽向後腦勺一推，額頭上發出一股熱氣。他喘了一口氣，打開箱子，取出手榴彈，放在地上，摘下手榴彈的蓋，抽出發火線來，一個個豎放在地上，像酒瓶。喬連長在一旁指指點點，要大夥動手埋。沿着上山必經的大路，東挖一個坑，西挖一個坑。王福保把三顆手榴彈紮在一塊兒，改裝成地雷，輕輕埋在坑裏，蓋上土，又復是平坦的路了。三箱子手榴彈都留在地裏，喬連長帶隊伍退到上面，約莫走了一二千米達遠近，在一排矮樹後面，埋伏下來。

喬連長把陣地佈置好，他從樹根下面鑽出頭來，曲着背，低着頭，暗暗爬上了樹枝，伏在冰冷的樹桿上，把頭稍爲伸出去一點，向下面一看：他的情緒如同拉滿的弓一樣緊張了。

五百多個輕裝敵人已向山上來了。敵人顯然發覺馮團長從這條路走了，正追蹤而來。

喬連長東張西望，看了個詳詳細細，連忙退到樹後端，縱身跳下來，伏在地上，對大夥兒小聲小氣地說：

『鬼子上山啦，注意。』

王福保伏在樹根那兒，紋風不動。他惦念着埋在大路上的手榴彈，心裏在計算敵人上山的時間，該過了村落了，該到村上那棵大柿子樹了，該快到最先埋地雷的地方了……他期待那快意的訇然的巨響。

但山下卻冷靜靜的。

胡德生也同樣等待地雷的爆炸，許久沒有響聲，他竟然伸出頭去，向下面窺視。王福保拍拍他的腿，低聲說：『別暴露目標！』

胡德生剛掉回頭來，接着，巨大的爆炸聲終於響了。

敵人接連踏響了四五個雷，四十多個敵人翻了個，流得一地血，躺在那兒呼嚕呼嚕地叫喚。指揮官並不為這幾個雷嚇住，還是下命令衝，越過腦漿迸流血糊一片的屍體，前進了。走了不過三數十米達，訇的一聲，地雷又炸了，那地方留下十多

具屍體。地雷接二連三爆炸，敵人遭受到一百多傷亡。不但敵人大兵徘徊，連敵指揮官也猶豫了，究竟山上有沒有「共產軍」呢？也許「共產軍」撤退完了，路上埋了地雷，追擊下去，徒徒傷亡。指揮官站在那兒百般思攷，躊躇不決。

喬連長伏在樹旁，瞅見還有一組地雷沒爆炸，他向王福保一擺手，叫他開火。王福保的歪把子格格的叫了，聲音嘹亮而又清脆。

槍聲吸引了敵人的注意，指揮官下了決心，要衝上來消滅「共產軍」。走了沒有幾十米遠，最後那組地雷炸了，路上又留下十多具屍體。這一來，指揮官更不甘心，瘋狂了一般的直向上衝。

喬連長知道此後路上再也沒有地雷了，面對絕對優勢的敵人，死拚是不行的，他指揮兩班且戰且走，互相掩護，退到山腰那兒，正好是一條S形的曲折道兒，上面是一排岩石，天生好工事，兩班人都伏在岩石下面，和附近的地上。

山下一片寧靜。

一九

敵人的搜索前進，慢慢進入喬連長他們的火力射程以內。

王福保的機槍和他四近的步槍，突然叫了，閃光的火舌，向敵人隊伍中舔去。進行中的敵人，陷入猛烈的火網裏，你推我擠，隊伍混亂了。不少敵人懷裏抱着槍，骨嚙嚙滾下去，仰面朝天，打山腰凌空跌下去。十多丈遠的地方，正好有一株從岩石下面突生出來的野樹，有兩個倒在枝幹上，可是分量太重，枝幹吃不住，跌落到山底下去了。其餘大部分敵人，就原地伏着，抬不起頭來，暗暗的往後退。

喬連長看敵人全退下去，叫王福保他們停止射擊。槍聲沉寂了。一股火藥味，很濃烈，刺激鼻子。山半腰那兒，給槍子兒打得煙沉沉的，像是晨霧未散，隨着山邊昇騰。一陣清涼山風吹來，煙霧飄飄蕩蕩，隨風而去。山腰那兒露出三四十具屍體，東倒西歪。

強烈的陽光照射着山頭上的戰士們。喬連長剛才出了一身大汗，這時更熱了，他解開棉軍裝的風紀扣，還解了一個紐子，屈着背，向陣地掃了一眼：沒有一個掛彩的。他知道敵人這次衝鋒受了相當大的傷亡，絕不甘心的，他提高嗓子對大夥說：

『敵人叫咱們打垮了，他還會來的，大家要注意。』

政治戰士吳小三接上去說：

『咱們要響應連長的號召，提高注意力！』

『對！』

『對，對！』

劉貴生和一班的戰士們異口同聲說。

『來吧，老子喂他的子彈，』這是胡德生的聲音，他伏在山邊，漫不經心地說，『準不叫他狗彘的餓着肚子回去。』

『光說沒用，大家要真的留意，』王福保的眼光對着歪把子上的瞭望鏡，注視

山下的情況，他知道有些人回過頭去，便警告大家，『別亂說話，忘記了注意敵人。』

『對啊，』喬連長給王福保提醒，他看見有幾個戰士對着他，特別是胡德生，簡直是轉過身來了。他急着說，『你們掉過臉來幹什麼？』

胡德生他們的臉剛轉過去，轟的一聲，一顆砲彈離王班長機槍陣地五百米遠的地方爆炸開來，喬連長指揮大夥伏在山上，各自找好掩蔽不動，他自己鑽到岩石下面去。

轟，轟轟，轟轟轟……砲彈像驟雨一樣落下來，震得耳朵都聾了，四週撞回數不清的迴聲，嗡嗡的。

砲彈把兩班戰士打得抬不起頭來，王福保面前的歪把子，因為受了砲彈的震動，在地上跳了起來。王福保伏在野草上，緊緊抓住機槍柄。砲彈落處，灰塵昇起，連帶捲起一些枯枝蔓藤，在迷迷濛濛的空中飛舞着。王福保也在迷濛的煙霧裏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是噙鼻子，噙嗓子。他捂着鼻子和嘴，仍然監視山下敵人的

行動。

敵人在砲兵掩護下，分成三個梯隊，以急行軍的速度，向山上躍進了。前衛部隊又分成三路，借着不遠便有一兩處岩石的掩護，分頭前進，向山上捲來。爲首的是指揮官，一個中隊長模樣的人物，手裏持着一面太陽旗，他領着前進。他把太陽旗插到什麼地方，後面部隊便跟着上去，在那兒佈置好簡單工事，留一小部分人站穩了。指揮官擎着太陽旗，又向上面躍進了。這一面太陽旗，成爲前衛部隊的靈魂。

太陽旗幾次躍進，接近喬連長指揮的陣地了。就直徑來說，只有一千多米達，從彎曲的大道上來，也不過三幾里地光景。王班長在煙霧中發覺敵人迫近了，他忍不住大吼一聲：

「殺呀，殺呀！」

王福保的叫聲通知了大家。機槍叫了，步槍也叫了。但敵人來勢太猛，而且人數衆多，竟不顧猛烈的火力，蜂擁上來，太陽旗在人叢中搖幌着，並且借岩石的掩

護，佈置上重機槍陣地，掩護士兵衝鋒，向山頭射來。

王福保望着敵人的一對眼睛，紅了，而且紅得發綠。他想起馮團長他們走的還不久，要是不把敵人壓下去，敵人衝到陣地上來，他們完了，馮團長也完了。他渾身頓時增起百倍的勇氣，不顧密集的砲火，跪在地上，抱着歪把子，向敵人拚命掃射，擠彈機裏的那一索二百五十發子彈，一霎眼的工夫就打完了。彈藥手又給他壓上一索子。

敵人的攻勢稍爲鬆了些。王福保的勁頭更猛了，他覺得跪着不得勁，乾脆站了起來，依靠着岩石，端着歪把子，左右掃來掃去。他這樣使用，一挺歪把子發揮了幾挺的效力，加上西邊步槍配合，敵人衝不過來，退回去二三百米達。

雙方相持着。

二十

太陽已昇到天中。

喬連長計算馮團長他們已走出了危險地帶，掩護團主力轉移的任務是完成了。現在該輪到兩個班轉移了。他把這意見提出，王福保站起來，首先說：

『我打掩護！』

『連長，』吳小三伏在地上，歪過頭來，說，『算我一個。』

『我，我……』胡德生好像怕報不上名，咕咕吧吧搶着說，竟然說不清了。

幾乎兩班人全報了名，喬連長笑了，問：

『大家都打掩護，誰轉移呢？』

大夥暗暗好笑，沒吭氣。喬連長望了大家一眼，他的眼光停在王福保身上：派他帶吳小三，胡德生，劉貴生和彈藥手四個人打掩護，喬連長自己帶其餘的戰士轉

移。

王班長奉命帶着四個戰士，閃到山腰上橫嶺那兒，伏在小山巒上，用機槍向敵人掃射。敵人以為山上「共產軍」主力轉移，轉眼之間，敵人的擲彈筒機槍……像趕集似的，都向橫嶺掃來，火藥的濃煙和塵土，把王班長蓋得嚴嚴實實，都看不見了。

喬連長在岩石那邊，帶上隊伍，悄悄溜到後溝走了。

敵人向橫嶺接二連三地衝鋒了三次，都沒得手，看正面上山的路太狹，又摸不清山上究竟有多少隊伍，強攻不下來，就改變主意，抓到一個當地百姓，派一部分主力，從別地方走了。爲了吸引正面「共產軍」的兵力，開始做牽制性的進攻了。戰術也變了，這趟是分散進攻，三四人一組，分別躍進。敵人的攻擊小組，快躍進輕機射程以內了。

胡德生看着敵人蛙似的躍進，急了，他慌忙告訴王福保，王福保不慌不忙，沉着地扣着歪把子的扳機。待敵人又前進了三數十米達，王福保的歪把子突然叫了。

敵人攻擊小組停留在路上，其中一組有三個掛了彩，滾到二丈開外，在一排矮樹後面才站穩了。但接着另幾組又躍進了。

步槍配合機槍，封鎖了來路。王福保更把歪把子移過來，兩邊掃射。他不小心，手指碰上機筒，給燙了一個泡。他連忙縮回手指，心中暗自吃了一驚：歪把子打了一早晨，沒怎麼停過，機筒已隱隱發紅了。他馬上想到子彈，轉過臉去看彈藥箱：都空了。他問彈藥手：

『還有沒有？』

『完哪。』

『唔，』王福保沒再問下去，眼光審視擠彈機裏最後一索子子彈，留下不過一百多發。他不敢讓戰士知道，怕影響戰鬥情緒，但機槍啞了嗓子，只是點發，吳小三有點曉得，胡德生還懺懺惜惜不清楚，見敵人又衝鋒，他催王福保：

『班長，快打機槍，快！』

王福保聽了聽，爲了節省彈藥，和抵擋鋒擁上來的攻擊小組，他端着歪把子東

西掃射。

王福保暴露了自己，左胳膊上像是突然被人打了一拳，彈藥手湊上來對他說：『班長，你，你……』

他左胳膊上的袖子裂開了，子彈穿臂而過，裏面在流血。他遞了一條手巾給彈藥手，要他給自己紮好。王福保像是沒有這回事，專心掌握着機槍。

胡德生身上的子彈帶也癩了，滿滿二百發，打得還有十多發了。他指着在齊家莊繳獲來的三八大蓋，向王班長伸手要子彈。王班長起先對他搖頭，後來想起自己身上還有幾十發，叫彈藥手解下子彈帶，分給胡德生吳小三他們用。

王福保歪把子點發，機槍的作用降低到和步槍差不多，敵人見山上的火力弱下來，進攻的精神銳猛了。一組接着一組，邊喊「呀」邊跑，黑壓壓一片，如洪水一般湧上來。

山上的機槍啞了，步槍啞了，人聲也啞了，出奇地靜肅。敵人以為山上的「共產軍」都陣亡，或者逃走了，密集隊形追上來，要活捉「共產軍」，「呀呀」的喊

叫，震天動地，快到王福保他們橫嶺陣地的邊緣了。敵人心想：這一次「共產軍」可完了。

正在敵人興高采烈的時候，猛可地，橫嶺上壓下來一陣暴雨似的手榴彈，到處是訶訶聲，在人叢中爆炸開。接近橫嶺陣地四十多敵人，一古腦兒滾下去了。

胡德生身上的六顆手榴彈，全喂了敵人。王福保集中所有的手榴彈，放在大家身邊。

胡德生數一數手榴彈，心裏又有了底，他對山下的敵人吐了一口吐沫，罵道：『狗彘的，你來吧，看老子拿手榴彈喂你，讓你去見閻王。』

這時候，日頭隱藏在一片破棉絮似的灰色雲裏，陽光從雲的罅隙裏漏下來，射在胡德生臉上。他看到灰色的雲是打西邊漫過來的，西北邊天陰的像黑鍋底，他心中暗自歡喜：

『這塊雲彩真凶，一定會帶來雨的。一下雨，敵人向山上進攻更困難了。』
『別靠天，』王福保聽到他的話，連忙制止，說，『看住敵人。』

『我不過這麼說說……』

胡德生馬上改了口，他拏起一顆手榴彈，把發火線往食指上一繞，旋即又拏了兩個放在手跟前；吳小三跟他說：

『同志，省點用……』

『對準密集的敵人撇，這樣可以發揮更大的效力……』

『唔，』胡德生的眼光向下望着，一顆手榴彈扔下去了。

敵人又迫近了。這時，吳小三他們也顧不上節省，向蜂擁上來的敵人撇。敵人還是沒衝上來，忽然不動了，暗中在準備另一次的攻擊。

二一

槍聲和手榴彈聲消逝了，只聽見從西北括來的山風，在山野呼嘯着。西邊半個天有一大片烏雲漫過來，日頭隱入烏雲後面，橫嶺上昏暗下來。一股窒息的空氣，壓得王福保透不過氣來。最後一索子的機槍子彈打到尾巴了，他面前的手榴彈都撒完了。胡德生吳小三他們那邊，只有一顆了。他暗暗長嘆一聲，沒有彈藥，怎麼能抵住敵人再一次的衝鋒呢？

他轉過頭去，看見胡德生手裏握着最後一顆手榴彈，伏在山邊，沒有一點退縮恐慌的表情，他心裏得到安慰，可是又叫他憂慮，這一顆手榴彈頂事兒嗎？就算頂事兒，撒完了，又怎麼辦呢？

王福保擔心地伸出頭去，觀察山下的敵人。山下是一片寂靜，寂靜，多可怕的寂靜啊。他希望聽到敵人一些聲音，探出敵人一些企圖，他好帶着四個弟兄找一條

路，轉移出去。可是敵人一點兒聲音也沒有，死一樣的寂靜。

他回過頭來，看到橫嶺四周凌空，剛才爲了吸引敵人的火力，掩護連長他們轉移，竟沒想到這兒的退路，他想要在戰鬥的間隙，偷空站起來看一看地形和退路，好帶着弟兄們轉移。他還沒站起來，一陣噁噁啞啞的聲音飄浮上來。他以為山下正面敵人偷襲了，一看，沒有動靜。但噁噁啞啞的脚步聲更響了，也更清楚了。他料想敵情一定有了變化，連忙爬起來，屈着背，跑到後面一看：嚯，二百多敵人正向上面爬，攀着岩石，抓着樹枝，已經過了半山腰啦。要是有彈藥，這二百多敵人多好消滅啊。可是，子彈呢？子彈呢？

他退回一步，向四周一看：正面是敵人，右側是懸崖，左側是絕壁，後面唯一的退路，敵人包圍上來了。他們五個人，陷入重圍，退路斷絕，又無彈藥，到了最後決定生死的關頭了。他想：不死，就要當俘虜。他走到後面懸崖那兒，彎下腰去，深得看不見底，他要聳身下去，想到胡德生他們，他退了回來。

胡德生他們四個人，都站在王福保的面前。王班長檢查一下彈藥，他們還有四

條空步槍，一挺空機槍，和胡德生手裏的最後一顆手榴彈。王班長嚴肅地低聲報告完敵情，激動地問：

『情況是這樣，敵人從咱們背後迂迴上來，退路沒有了，子彈也完了，敵人一上來，我們就要當俘虜，你們準備怎麼樣？』

王班長冷靜地望着大家，他左胳膊的傷口，淌下一滴一滴的血。

胡德生拔出腰間的刺刀，插在槍口上，搶先說：

『給他拼啦……』

劉貴生接着上來說：

『對，拼哪！』他也插上刺刀。

『拏什麼東西拚？』王班長掃了胡德生一眼。

『拼刺刀！』胡德生端起槍來說。

『人家那麼多，咱們五個人，不頂事兒。』

政治戰士吳小三堅定地接上去說：

『誓死不屈服，不當俘虜！』

王班長見他們三個人的情緒都很好，只是彈藥手不開口，他注視着他。彈藥手低着頭，正在想如何逃走，他不相信真的沒路可走，但他暗暗的四面窺視，又瞅不見一條路，心裏可急了。他沒注意王班長在望他。王班長想，他是一個弱點，時間太急迫了，不容他細細地談，簡單地說道：

『平常我們在小組會上講的，爲了革命，不惜犧牲最後一滴血，誓死不當俘虜，現在到了攷驗的時候了……』

彈藥手聽到這兒，心頭一楞，他的腮巴子有點發熱了。

『咱們人少，鬼子人多，一上來包圍咱們，就要捉活的了。』王班長說到這兒，向大夥巡視了一下：彈藥手已抬起頭來，臉上微紅，表情不自然；胡德生圓睜着兩隻眼睛，就像要給人打架似的；吳小三和劉貴生默默無言，寧靜而又沉着，好像一切都想好了，只等王班長說完，便勇敢做去；王班長對大夥說，眼光卻注視彈藥手：『要想不做俘虜，只有一條路：跳崖！』

說到這兒，王班長指着橫嶺左側的方向：那兒有一棵白楊，筆直地矗入高空，山風吹着枯黃了的枝葉，發出哭泣一般的蕭蕭聲。白楊後面是萬丈深的山谷，深邃不可見底。王班長把歪把子拿過來，撫摸着冰冷了的螺旋形的機筒，他輕輕嘆了一口氣，迅速地把機槍卸開，他要扔掉，又捨不得，向拆散了的機件留戀地望了一眼，然後才狠心地向小溝裏扔去。他對大夥巡視了一下，沒有再說一句話，慢慢走到崖邊，閉上眼睛，一狠心，聳身向山谷裏跳去，……

他的勇敢的行動告訴了大家更多的話，千言萬語所不能表達的內容，在他這一聳中都說得精闢透澈了。

烏雲在天空聚合，西邊撒開雨腳了，小手指大的雨點，像一粒粒淚珠似的，巴達巴達地落在橫嶺上，落在彈藥手的臉上。彈藥手看王班長那樣不猶豫地跳下崖去，他心頭一怔，王班長最後一瞥的眼光，在他面前有力地閃動着。

吳小三走到崖邊，轉過頭來，對大夥說：

『王班長完成革命任務了，我們也要完成，不能當俘虜，……』說到這兒，他

身子向後一仰，也跳下崖去了。

劉貴生走到彈藥手面前，拉他的手說：

『爲了邊區，死也是光榮的。』

彈藥手想起王班長的眼光，他黯然地點點頭。

胡德生眼裏直冒火，可是他沒吭氣，本來也想走到吳小三那兒去，想起手上還有一顆手榴彈，便走到後面，向快要接近橫嶺的敵人撇去，訇的一聲，他也不顧看敵人的傷亡，就轉過身來，發覺劉貴生和彈藥手也跳了崖，他把劉貴生遺留下的步槍和自己的，向山溝扔去，自己飛也似的跑到崖邊，往前一聳，身子像樹葉一樣飄落下去，昏昏沉沉，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背後的敵人已攻到橫嶺邊緣，露出頭來，恰好看見胡德生跳崖，鬼子嚇呆了，嘴裏不禁說出：

『神兵的，神兵的！』

大雨傾盆而來，白楊樹上殘留的枯葉，給打得紛紛落下來了。

一一一

張樂山一家在石洞裏，已經待了七天。別說秀娟不耐煩，就連張樂山也心焦了。他每天夜晚總要向山下村裏探望探望，瞧日鬼子走了沒有。每次都失望，心裏有點忍受不住，嘀咕着：『這怎麼熬？滾，倒不如……』昨兒個黑間，二混子偷偷告訴他：日鬼子在村邊修堡壘，要久佔下去啦。他的心像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更糟糕的是二混子和他堅壁的糧食窖，叫日鬼子挖了，而帶到山上的糧食也不多，常此下去，怎個了法？他是一家之主，表面上又不得不裝做鎮靜。他把修堡壘的事瞞住家里人，自己一個人暗暗着急。他坐在石洞左上方角落的一張小凳子上，摘下嘴上那根長旱煙袋，長吁短嘆，真個是度日如年。

治富躺在炕上，睡得酣熟。一翻身，他揉揉眼睛，睜開一看：瞅見上面小洞裏那盞火油燈，知道天黑了。他迷迷糊糊地問：

『吃飯了沒有？』

『早吃過了，』秀娟接着說，『等明兒個早上再吃吧，睡的多舒坦，你還要吃飯嗎？』

『真的？』治富惺忪的眼睛轉向他媳婦。

『你等着吧。』娘蹲在炕上搭了一句。

治富他媳婦聽了娘這麼一句富有暗示性的話，她走到石洞側面的鍋台那兒，動手做飯了。石洞裏靜下來，誰也不吭聲，彷彿所有的話，早一會都一古腦說完了，現在誰也不開口。張樂山裝了一鍋煙，走到鍋台那兒，對着鍋膛裏的火，點着了，悠閒地抽着，發出絲絲的吸煙聲。陪伴着這聲音的，是鍋膛裏有點潮濕的柴火燒得發出吱吱聲。

一片靜穆中，石洞外邊遠遠傳來脚步聲，由遠而近，張樂山凝神一聽，好像正對石洞走來似的。他連忙放下手裏的長旱煙袋，走到石洞門口，耳朵緊貼着草簾子，向外邊諦聽。他聽得脚步聲很真切，立刻對治富他媳婦搖手：

『快熄火，快！』

整天在驚慌中過日子的人，有個風吹草動，馬上就慌做一團了。治富他媳婦聽公公說要熄火，旋即意識到日鬼子來了，她在水甕裏盛了一瓢水，往鍋膛裏一側，火熄了，裏面冒出一股白煙，燻得她眼睛睜不開。她剛站起來，秀娟沒等爹招呼，她看情形不對，過去把火油燈吹熄了。石洞裏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。秀娟一把抓住治富他媳婦的手，兩個人貼着牆，摸到石洞上端角落裏站着。秀娟想起關於日鬼子糟踏婦女的傳聞，她心裏慌了，手直哆嗦，牙齒打仗，口吃地說：

『這，這怎麼，……是……好……好……好……』

嫂嫂也慌亂了，心裏沒主，不知怎樣才好：『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』

秀娟緊緊抓住嫂子的手，好似漂落大海的人，抓到一片木頭，這片木頭不一定能救命，心裏卻得到安慰。嫂嫂抓着姑子的手，心理上也得到一種支持。靜了一會兒，她安慰秀娟說：

『別怕，妹妹，有爹他們在呢……』

『我，我不……』秀娟想安定下來，可是口齒還是不清，『不怕……你說，……日鬼子……會……來嗎？』

『不，……不會的……』嫂嫂信口安慰她。

她們兩個人緊張萬分，石洞裏別人的事，一點也不知道，連娘在唸經，秀娟也聽不見。娘蹲在炕上，雙手合十，口裏禱告：

『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，保佑咱們一家老小安全，等日鬼子走了，弟子在村裏放一台焰口，唸一千遍經文……阿彌陀佛。』

她把自己的心願許了，覺得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就在面前似的。她虔誠地向空中一拜，怕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忘了，高聲地又囑咐一句：

『保佑咱們一家老小安全，等日鬼子走了，我一定還願……』

張樂山聽她聲音越來越高，走上去，暗中推她一把，憤憤地小聲說：

『你知道這是什麼時候，還高聲大叫？你怕日鬼子聽不見嗎？哼，閉上你的嘴吧！』他轉過來，招呼治富，『治富，你來！』

治富跳下炕來，順着牆，摸到門口，問：

『幹啥勾當？』

『你耳朵尖些，聽聽外邊的聲音，到了什麼地方了？』

治富的耳朵貼着草簾子，凝神一聽：脚步聲越來越近，在夜晚的山裏，聽得格外真切，他不禁低聲叫道：

『來啦，來啦？』

『咱們兩個人把門頂上……』

張樂山把草簾子後面的門關緊，兩個人頂着，彷彿這樣頂着，日鬼子就進不來似的。

『真來了？』娘歪過頭來，問他們。

治富『唔』了一聲。

『阿彌陀佛，做做好事吧。』娘的嘴停不下來，一連串地唸着『阿彌陀佛』，心裏才感到安定了些。

張樂山聽這聲音很不耐煩：他希望一個奇蹟出現：『咱們的部隊這時候趕到，把日鬼子打退了，那多好！』旋即又給自己回答，『這不是做夢嗎？怎麼會。』他後悔不聽朱主任的話，要是跟供給處走，那裏要自己早晚提心吊膽……』

『拍』的一聲，外邊有人打門了。

張樂山碰碰治富的胳膊，治富懂得是叫他把門頂緊的意思。石洞裏一絲兒的聲音也沒有，只聽見張樂山急迫的呼吸聲。秀娟和嫂嫂的手緊緊握着，好像鬆一點，自己的命馬上就要丟掉似的。

拍門的聲音更高了，也更緊了。

治富和張樂山更用力頂着門，治富見外邊的人進不來，很有把握，於是頂得更緊。

張樂山忽然聽見外面的人講話：

『別是睡了，』外邊的人又回答自己，『不會吧。』

這聲音好熟，張樂山一時想不起是誰們來。

『再打打門。』

接着，有人對着門縫叫喚了：

『大叔，睡了嗎？勞駕開開門。』

『咦，』張樂山聽清楚了口音，對治富說，『是……是村長？』

治富昏頭昏腦，劈口向門外問道：

『誰們？』

『我啊，張小貴。』

真的，是村長。張樂山的緊張勁兒，馬上鬆了。治富把門開了，村長在外邊說：

『這是怎麼回事兒啊？屋子裏黑古洞洞的，你們可沒睡，滾。』

『快點燈，點燈！』這是張樂山的聲音。

治富他媳婦鬆了秀娟的手，在荷包裏掏出一盒洋漆頭，走出來，把火油燈點
了。石洞裏亮堂堂的，照出每一個人驚慌未定的臉色。張樂山向門外招呼，半驚半

喜地說：

『進來坐吧，可把咱們嚇壞了。』

村長一脚跨進來，張樂山上前恭恭手，抱歉地說：

『對不住，村長，勞你在外邊等了一會兒。』

『沒什麼，』村長看秀娟貼牆站着，面孔怯生生的對着裏面，她娘還是雙手合十沒放下來，知道剛才石洞裏緊張情形，他也抱歉地說，『驚擾你們了。』

娘聽到村長的聲音，她才放下手，跳下炕沿，接着說：

『沒，沒什麼。我知道菩薩會保佑咱們的，不會出什麼岔子的，你說，是吧？』娘說完了，望着張樂山。她想起剛才許下的願，暗中默念道，『願我還是要還的。』

張樂山把村長讓到炕上，說：

『累了吧？坐坐。』

村長向石洞掃了一眼：像找什麼人，沒找到，問張樂山：

『二混子呢？』

二混子天沒亮就出去，一個人偷偷地下山，鑽進村裏見了鈴木大隊長，報告了山上的情形，和張樂山住的地方。鈴木大隊長要捕捉張樂山和村長。張樂山好辦，一到石洞就捉到；張村長難弄，他在山上，居住又不定，急切不好下手。鈴木要二混子把張村長騙到張樂山石洞裏，然後一網打盡。二混子起初有點爲難，經不住鈴木一逼，只好硬着頭皮應承了。鈴木馬上賞了他三百元聯銀票。他放在貼身的汗衫裏，滿意地溜了出來。這時候，日頭已當頭照了。他打小道繞上山，上上下下，找了一陣，才找到村長。他裝出很焦急的神情，故意說張樂山請他去一趟。張村長手頭正有事忙着，分不開身，要改一天才能去。二混子聽了這話心頭一楞，剛才鈴木大隊長約好今天夜裏，不去怎行？他眉頭一皺，厚嘴唇動了動，很發愁的樣子，對張村長說，這兩天張樂山呆在石洞裏罵街，說沒人管他了，糧食也沒有，將來出了事，他要報告馮團長和朱主任，不管怎麼的，今兒個高低要去一趟。張村長經不住二混子三說兩說，他先辯解這兩天因爲怕敵人搜山，佈置全村裏的人，就沒顧上到張樂山那邊去，並不是不管他，糧食可以叫人先送點去。二混子聽他口氣還不想

去，就又加了點壓力：這兩天不照面，不好，糧食倒是小事，二混子自己可以幫忙，主要是人去一趟，安慰安慰張樂山，要是實在忙不過來，晚一點倒不要緊。張村長一想這擔子也不輕，實必要去看一下，就答應晚上去。二混子計算時間，不差甚，就同意了。二混子自己借故到自衛隊去，混着不下山。

張村長這時一問，提醒了張樂山：

『噢，真的，二混子出去了一天，還沒回來，你在山上看見他嗎？』

『看見的，』村長把在山上遇見二混子的情形說了說，『臨走時，聽說他到自衛隊找武委會吳主任去啦，以為他比我早到，原來還沒來。』

『那麼，一會也該回來了。是嗎？』

村長點點頭，想起二混子說張樂山不滿意他的事，便抱歉地說：

『這兩天實在太忙了，本來早就要過來看你的，分不開身，——這兩天住的還好嗎？』

『還好，還好，我知道你很忙，我住在石洞裏倒平安，你忙着，不必常來……』

村長奇怪張樂山並沒有埋怨的意思，爲啥二混子那樣說呢？

『近來好嗎？日鬼子到附近來過嗎？』

『來到沒來過……』

『聽說日鬼子要在咱們村子佔下去啦，』治富插上來說。

『你聽誰講的？』

村長望着治富。治富抓抓頭皮，皺着眉頭，想了一陣，說：

『噢，是誰們講的？我記得有人這麼說的，刮進我耳朵裏，誰們呢？』治富問

自己，『大概是二混子說的吧，對啦，是他說的，村長。』

『唔，二混子也對我這麼說。』張樂山接着說。

『他那兒聽來的？信口胡言亂語……』

張樂山聽張村長這麼說，心裏老不高興，他沒再搭下去。村長在想二混子從什麼地方聽來的。

治富他媳婦把鍋膛裏的潮濕的灰掏出，放了許多柴火進去，又動手做飯了。鍋

膛裏冒出熊熊的火苗，一跳一跳的。秀娟在一旁，不聲不響地幫嫂嫂切鹹肉和鹹菜。她一壁凝神地聽他們講日鬼子的事兒。

村長想了一會，開口說了：

『不管誰們說的，這個話靠不住，沒有根，這是日鬼子一廂情願，你說，咱們部隊會讓他佔下去嗎？』

他望着張樂山，希望從他那兒得到回答。張樂山見張村長口氣緩和了些，他就搭訕着說：

『村長的話也有道理。』

『你要不要搬搬家？我覺得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不好，會暴露。』村長總感到二混子的消息來源不清楚，石洞的安全沒有把握。『到山裏住兩天，好嗎？』

『不必了，不必了，我倒喜歡這地方安靜。』

『到山裏走兩天，再回來，怎麼樣？』

『走走？』張樂山凝神思索，看張村長那麼誠懇熱情，不好拒絕，但也不想走

動，便說，『過兩天再說吧。』

張村長看他很堅決，不便再說，便問他糧食窖給日鬼子掏了一個，現在糧食還够吃嗎？張樂山一聽到糧食，馬上慌起來，二混子到這會兒還不回來，眼見着糧食要鬧恐慌了，他說：

『就等二混子弄糧食回來呢！』張樂山的眉頭皺了起來。

『二混子到這會兒還不回來，他做事不牢靠，我幫你先弄點來……』

『也好。有了糧食就什麼也不怕了。』張樂山知道張村長能幫忙，心寬了，眉頭也鬆開來，『國家也是這樣，足食足兵，就太平了。國家國家，國和家一樣，糧食第一。』張樂山眼光轉到姑嫂身上，想起村長一定還沒吃飯，對治富他媳婦說：

『多弄點菜，村長在這兒吃便飯。』

她在那邊應了一聲，村長跳下炕來要走，一把給治富抓住：

『不是外人，鄉裏鄉親，吃頓飯，還客氣什麼！』

『不，我還有事呢。』

村長跳下炕來，向石洞門口走去。張樂山上去一把攔住他：

『沒好的吃，粗茶淡飯，不必客氣了。』她對治富他媳婦說，『快點做，村長吃了飯，有事哩。』

『好。』

碰的一聲，石洞的門被踢開了，一頭衝進來五個日鬼子，手裏端着槍，槍上閃着明晃晃的刺刀，刺刀對着張樂山張村長他們。接着外邊又進來五個日鬼子，其中一個嘴上有撮小鬚鬚的隊長說：

『走，統統的走！』

在刺刀下面，張樂山一家人和村長，都反剪着手，叫日鬼子綑上了。他們一個個無聲地走出了石洞，外邊是漆黑一團。

一一三

馮團長和石喜子他們從筆架山下來，趕上部隊的時候，部隊像一羣癱瘓了的人，靠在山坡上。在黑暗中看不清他們，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東一堆西一堆的人，全在等待什麼似的。四處，一些戰士在抽着煙鍋，有的用手按着火光，閃閃礫礫，像夏夜的螢火蟲，忽明忽暗。馱騾不耐煩地打着呼嚕，馬馴服地站着，曲着右前腿在休息，眼睛微微閉着。

『怎麼不走啊？』馮團長漫無目標地問。

『誰也摸不清這是什麼鬼道，往那兒走啊。』

說話的戰士不知道問話的是團長，嘴裏流露出不滿。但有一個戰士聽出來是馮團長的口音，他連忙站起來，問：

『是團長嗎？』

『唔，你們是那一連的？』

靠在山坡上的戰士都站起來了，隱隱辨別出脚下亂草叢中踩出一條不像路的路，狹小，鋪滿着死葉，濕漉漉的。

『九連的。』戰士們異口同聲地說。

『連長政指呢？』

『營長叫到前面開會去了。』

『不走路，開什麼會？』馮團長想到前面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可是路塞住了，一條羊腸小道，現在擠滿了人，就是他靠緊一邊，也不大容易插腳。他只好對戰士說：

『向前傳：馬上行動，快點走！』

戰士一個個把頭伸向前面去，低低的耳語着，一個傳一個，傳到二營趙營長耳朵的時候，他和各連首長在開會，對着滿山的荆棘和雜樹野草毫無辦法，糟糕的是沒有一條道，何況又看不見，想倒轉回去另外找路，但這是馮團長確定的路線；往

前走嗎？又沒有路子。正在焦急的當兒，趙營長聽到催走，他可火了：

『誰亂傳命令？要急，叫他來走，這鬼路。』

戰士們低下頭去，沒有人再吭聲了。

二營教導員說：

『後面的戰士不知沒有路，所以他們催了。』

趙營長火氣沒消：

『不知道，不知道就該催！』

『告訴他們一聲好了。』

趙營長點點頭，急躁地用一種不滿的聲調對他旁邊的通訊員說：

『向後傳：原地休息，聽候命令。』

這個口頭命令傳到後面，馮團長料想前面一定遇到什麼困難，他叫部隊原地等一等，他帶石喜子向前面走去。

馮團長分開倒在道上的蔓草和枯枝，跨過去，他一鬆手，枯枝和蔓草又攔在道

上，石喜子跟上去攔住它，一嗤一滑地在人叢中擠過去。

『怎麼樣？』馮團長走到趙營長他們那兒，劈口就問：『爲什麼不走？有困難嗎？』

趙營長立即想起剛才的命令一定是馮團長發出的，他不加思索要通訊員傳達他那個命令，感到有點不安，臉上熱刺刺的了。他眼光裏流露出歉意，憂慮地說：

『唔，有困難，前面沒路了。』

『老鄉呢？』

趙營長這時候才想起那個帶道的，剛才他們連級以上首長開會已經把他忘了。

趙營長用手電向遠遠一個人身上照去，說：

『笨傢伙在那兒呢，真氣死人，上山說知道路，到了山上他知道了，什麼帶道的！』

『別罵人！』

馮團長瞅了趙營長一眼，趙營長熄了手電，憤憤不平地忍受着，聽馮團長說下

去：

『老鄉給我們帶道是人情，天黑看不清道是常事，你們不是本地人，不要老鄉，單開會，就開出道來嗎？』

『是呀，』朱主任接上去說，『趙營長說不能讓老鄉挨時光，要開會討論是往前走，還是退回去，另外找道，怕待在這兒發生情況。』

趙營長感激的眼光望着朱主任：

『就是這個意思，就是這個意思……』

『你們忘記後面是敵人，沒有退路的，只有前進。』

『前進沒有路啊！前進！』趙營長忍不住頂了一句。

『沒有路？走出路來！』馮團長堅定不移地說。他說完話，過去問老鄉。老鄉早一會叫趙營長申斥了一通，弄得昏頭昏腦，現在竟搭不上話來。馮團長安慰他道：

『剛才那位同志性子急，你別生他的氣。不忙，你慢慢想想，這條道對嗎？』

老鄉被趙營長申斥，而挑起的激動，經馮團長幾句話的撫摩，他平靜下來，首先爲自己辯白：

『好同志，部隊爲咱們老百姓打仗，難道叫咱們拉個道還不行嗎？咱不是知道不說，着實地看不清啊。』

『那你帶什麼道？』那邊趙營長又叫了。

『你別忙！』馮團長制止趙營長，說：『你在那兒等一等！』

『等出敵情來怎辦？』

『不要緊，筆架山有喬連長他們掩護，不會發生敵情，現在急是沒有用的。』馮團長轉過來問老鄉，『你仔細想想，我們走的這股道錯了沒有？』

『讓咱拉呼拉呼（想想）……』他走過來，墊起脚尖，在星光下，向前望望，向後望望，又向山上望望，想了想，肯定地說，『這條道沒有錯兒。』

『那好辦了。你再想想前面的路。』

老鄉茫然地朝前面望着：

『可沒啦。』

『是不是好久沒人走，長了草呀樹的，看不見了呢？』

這一句話提醒了老鄉，他順口應道：

『準是的，我來看看。』

馮團長叫石喜子給他打手電筒，他向面前一片荆棘走去，脚下是細碎的石子。石喜子一脚下去，便陷在成排的酸棗刺裏，給酸棗刺裹住了腿。他站在那兒，要老鄉等他一下。老鄉很熟練地先踩倒了酸棗刺的根，然後跨進去，已踩出一條小路，不過他脚面上也給刺兒劃破了一塊，但他忍痛沒吭聲。聽見石喜子叫喚，他便叫石喜子隨着他踩出的山路走過來。石喜子走過去，沒兩步，一樣堅硬的刺兒穿過草鞋，刺了他的脚心。他哎喲一聲，又站住了。石喜子把脚心的刺拔出來，說：

『這麼走，咱可吃不消，你要走到那兒去呀？老鄉。』

『你打個亮兒給我看看，小同志。』

石喜子的手電筒照着前面：一片沒有盡頭似的酸棗小樹和雜亂的枯萎了的蔓

草。老鄉依然看不出道路的痕跡，給石喜子一催，他沒了底，就往回走來了。馮團長問老鄉：

『你記得到這兒該往那邊走呢？』

老鄉想了想，沒有把握地說：

『大概是左手吧……』

『是左手就是左手，是右手就是右手，什麼大概不大概呢？』趙營長走上來，指着老鄉的鼻子問。

老鄉一見趙營長，怯生生地退後一步：

『咱實在記不清了。』

『記不清，你就別拉道，你看：把部隊吊在這兒，出了事，怎辦？』趙營長向老鄉撇一撇嘴。

『出了事同他有什麼相干？是我們請他來拉道的。』馮團長問老鄉：『大概是左手？』

老鄉點點頭。

馮團長抬頭看看天上的北斗星，正在右邊的高空上，左手是南方，他們要去黑水坪，正是這個方向。他估計老鄉的記憶不錯，果斷地說：

『從左邊走出去。』

石喜子擔心地說：

『三〇一，咱們剛才走的，全是刺兒，那邊沒有路啊！』

『走出路來！』馮團長下了決心。

『三〇一，你看我的腳上。』石喜子用手電筒照着自己的草鞋和綁腿，那上面沾滿了酸棗刺兒。

『我知道了。』馮團長不為所動，他命令趙營長，『派三個騾子和四個偵察員和老鄉在前面開路，讓騾子先走，踩出一條路來，部隊跟着走。』

各連首長回到自己的隊列裏去，趙營長擔任後衛，組織了一個收容隊，準備收容掉隊的戰士。馮團長自己在前衛連裏，掌握部隊的去向。三個騾子從後衛調到前

衛來，在老鄉的領導下，昂首闊步，踩倒酸棗樹和荊棘，慢騰騰地走去，牠們身後留下一條新路。

二四

天上的繁星不知道什麼時候稀疏下去，現在閃耀在上空的是三星，一條狹小的新路越發看不清楚了。石喜子一宿沒閤眼睛，可倦啦，眼皮直往下搭拉，他恨不得有根小棒棒把眼皮撐住才好。他睜一眼閉一眼，跟在馮團長後面走。馮團長畢竟是長征過來的人，走道的經驗豐富，他的腿邁得很高，輕輕地，慢慢地，放下去，地上任你有什麼物件也攔不倒他。石喜子卻冒裏冒失，高一脚低一脚，一個不小心，他的右腳踩在嶙峋的石子上，刺透他的草鞋。他的頭往前一衝，在迷糊的狀態中驚醒過來，睜開眼睛凝神一看：馮團長的背影已遠去了，他怯痛地提起右脚，金鷄獨立似的站在那兒。他身後的人催促道：『走哇！』

『走就走！』他忍着痛，又邁開步子。沒有追上幾步，馮團長的背影和掛在他右肩的水壺已隱約瞅見了。走了一段，石喜子的眼皮又逐漸垂下來，腿的前進變成

下意識的動作了。他的腦袋隨着腳的動作，在向前幌着。他的綁腿帶上的棗刺越來越多了。

隊伍前進着，大夥悄悄地，小心地邁着步子，走走，停停，等待老鄉指點去路，等待騾子走出路來。

三星落了。天空是一片灰暗，脚下是一片漆黑，只有隊伍的前衛閃着一道道的光亮，那是偵察員用手電筒幫那老鄉在探路。等了約莫兩袋煙的工夫，馮團長見老是不動，以爲前面又發生了什麼阻礙，正想走到前面去看，前面的行列蠕動着了。

隊伍在山邊一條新路上走去。那兒堆集了許多死葉，從上面山巖裏流出的泉水，汪在這兒，弄得葉子溼漉漉的。馮團長踏在上面，站穩了，再往前走。他回過頭去，招呼後面的人：

『慢慢走，小心脚下！』

一個個跟着傳下去。石喜子迷迷糊糊地沒聽清，只是唔呀唔地跟着走。他既不小心，又走在山邊的邊緣，踩在死葉上，滑嗤滑嗤沒站穩，啪的一聲，摔倒在地上

啦。幸好斜倒在道上，沒滾下山去。走在他前後的人都驚叫起來，問：

『誰？誰？』

旁邊樹上的巢裏的白鵝和家雀，給亂哄哄的人聲驚醒了，惶恐地拍着翅膀，飛入深沉的夜空，膽怯地啾啾着。

馮團長停下來，用手電筒一照：嚇，石喜子躺在那兒，草鞋飛了邊，上面的血直流，棉褲劃破了一大塊，露出雪白的棉花來。馮團長和另一個戰士把他拉了起來，可是他有一隻草鞋不知到那兒去了，用一隻腳站着，走不動了。那個戰士給他把草鞋找到，可是草鞋繩斷了，腳掌那還弄了一個窟窿。馮團長過去解石喜子揹包上的一雙新草鞋，他抓住馮團長的手：

『三〇一，這是你的草鞋，我不要，待會兒你的破了，沒有換。』

『不要緊，我沒有換的時候再說……』

『不，三〇一，我有……』

『你有什麼？』

石喜子解下腳上的綁腿來包腳，幾繞就真像是一雙草鞋了。他翹起來給馮團長看：

『這不是嗎？』

『同志，不要這樣，——那會把腳走壞的，快穿上，別耽擱行軍……』

石喜子只好穿上馮團長的草鞋。他剛才跌的不輕，渾身骨節痛，右腿特別不靈活。他勉強跟着隊伍走了幾步，便跟不上了。馮團長發現他又拉距離，一拐一拐地追不上，要石喜子騎他的馬。石喜子不肯，他忍痛邁出步子，說等一會兒就好了。馮團長要馬伕把馬拉過來，要他騎，他還是站在那兒沒動，他想首長的馬怎麼好騎呢！馮團長急了，說：

『我命令你騎！』

馮團長逕自走了。馬伕扶着石喜子說：

『首長要你騎，你就騎了吧，裝什麼客氣哇！』

兩句話說得石喜子哭笑不得，他的腳踏上了蹬。

地上草木的輪廓慢慢顯現出來，東方露出了魚肚色的曙光。一陣陣晨風吹來，好像風可以把疲勞吹去似的，每一個人都精神抖擻起來。馮團長對着逐漸變得深藍的晨空，深深喚了一口氣，肚子有點餓了，可是他們都沒有帶乾糧，他想起戰士們一定也餓了，就低下頭來，加速步子走去，跳出危險地帶，趕到一個村落，好休息吃飯。在鋪了一層霜的山道上，有着點點粉紅色桃花似的血跡，他感到奇怪。追蹤這血跡，他走到前衛的前列。血跡越來越新，血跡越來越多，是從騾子毛茸茸的腿上流下來的。現在還在滴着。牠們毫無怨言地用血開闢出一條新路來。

馮團長見老鄉脚上扎滿了刺，褲腿上劃破了許多地方，感激地拍拍老鄉的肩膀，慰問道：

『辛苦了，老鄉。』

『沒啥，沒啥。同志，你們走道兒，還要打仗，才辛苦嘞。咱們拉一個道兒算什麼，馬尾吊豆腐，——提不起。』

『咱們走了多遠哪？』馮團長問。

老鄉瞅了瞅四周的山，說：

『八幾里子地。』

『走了一宿連十里也沒到？』

『可不是嘛。』

『轟……遠方傳來了砲聲。』

馮團長一看地形：他們才走到半山，矗立在四圍的都是聳立雲霄的高山，要是這時候敵人從來路追上，或是佔領四周任何一座高山，只消一挺重機，這團人休想逃走一個。

『向後傳：快走！』

大家聽到馮團長的命令，脚步都快了。隨着騾子後面的偵察員小劉，高聲對騾子吆喝：

『啾，啾……噤……啾啾……』

騾子勉強走快了一點，何消兩袋煙的工夫，又慢下來了。小劉拿起鞭子來向騾

子屁股上抽去，這次可真的跑開了，噤噤的蹄子聲打在凍結的山地上。一轉眼的工夫，頭騾嘩的一聲，掉下山去了。第二匹騾子沒注意也跟着掉下去了。老鄉看樣子不對勁，上去一把抓住第三匹騾子的尾巴，才算救了牠的命。原來前面是個懸崖，馮團長過去一看：下面是陡削的石壁，筆直地矗立在空中，上面望下去瞅不見底。山下傳來一聲騾子的嘶叫，旋即又歸於沉寂。

趙營長走上來看見這是一條絕路，他的不滿的眼光落在老鄉的身上：

『路呢？』

老鄉看看沒有，他也問自己：『路呢？』

重機槍聲，爆豆似的，嗶嗶剝剝，打筆架山那邊傳來。

後面的隊伍全湧上來，擠在那兒等路走。老鄉在找路。趙營長也在找路，他急得滿頭是黃豆大的汗珠子，跑來跑去，嘴裏不斷嘀咕：『真倒霉，碰到這樣的路。』馮團長沒有吭氣，他和老鄉一塊在找。老鄉在斷崖邊緣審視了一下，旋即上了旁邊一棵榆樹，然後歡天喜地跳了下來，說：

『路在上面，原先這兒是用梯子上的，現在梯子不知道上那兒去，差點連我也忘了……』

老鄉想找梯子，馮團長怕時間來不及，叫了六個戰士來，一個戰士蹲着，一個戰士屈背，扶在前面一個筆直站着的戰士肩上，那一邊同樣搭起三層的肉梯子。戰士們陸陸續續爬過這段斷崖，上了正路。到了上面的人，解開綁帶，繞成繩子，幫助下面戰士單獨往上爬，這一來，更快了，全團的人不到半個時辰，都上來了。只有馮團長還在下面，他指揮馬佚班帶牲口去山裏打游擊，等進攻的敵人退了再找團部。

走完上面約莫里吧路的斜坡，橫在眼前的是一架高山。老鄉說下了這架山，便是去黑水坪的大道了。趙營長聽到這話，眉飛色舞，忘記剛才的緊張勁兒，他想休息了。

日頭已到天中，熱刺刺的陽光照在棉衣上，戰士們感到身上武器揹包的重量，走起路來腿有點擺了，好像步子邁不出去。馮團長的臉上火刺刺的，乾燥，口渴，

飢餓，疲勞，全身都沒勁。他未始不贊同趙營長的意見，休息一下也好，但他回過頭去瞅到背後來路的高山，精神又抖擻起來，他對朱主任說：

『你給他們講一講，這地方地形不好，上了這架高山再休息……。』

趙營長不再吭氣，他把隊伍稍爲集結一下，讓朱主任去講話：

『……同志，我們打了一天仗，又走了這麼長的夜路，辛苦了。我們跳是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了，可是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，這兒地形不好，上了這架山就不怕了，我們就勝利了。你們有沒有勇氣爬山？』

『有!!!』

下面是春雷似的應聲，四面山谷裏撞回無數的迴聲，有，有，有！在空中蕩漾的聲音，興奮了每一個戰士，他們都站了起來，馮團長第一個上了山，他挑戰地號召：

『有勇氣的來比賽，看誰爬的快！』

走在前面的偵察員小劉，像是永遠不知道疲倦似的，他把頭上的白手巾緊了

緊，手裏擎着一根枯柳條兒，首先追趕上去，他一邊愉快地唱出高亢的歌聲：

我們都是神槍手，

每一粒子彈消滅一個仇敵；

我們都是飛行軍，

那怕山高水又深，……

歌聲響遍了山野，好像每一架山都張開嘴來唱歌似的。沒有兩袋煙的工夫，馮團長已到了山頭，他用兩隻手做個圓筒照在嘴上，大聲叫道：

『加油呀，加油，到了山頂啦！』

他的右手高高舉着，不斷地向下召喚。朱主任在隊伍裏向戰士們號召：

『我們要向馮團長看齊，加油啊！』

朱主任和戰士們蜂擁上去，到了剛才的山頂，馮團長趙營長和前衛連不見了，他們轉灣過去，向另一個山峯前進。

不到一個時辰，前面又發出狂歡的叫喊：

『到了最後的山峯了，同志們加油呀，快來休息，這兒可風涼呢！』

最後的山峯上出現馮團長趙營長他們幾十個人，棉絮似的白雲在他們身邊漂浮過去。透過雲的罅隙，馮團長向山那邊望去，是一抹平川地，棕紅色的土地上，疎落落的散佈着大小村莊，白練也似的永定河，把山地和平原分開，靜靜地流着。馮團長要小劉先下去偵察，找個宿營地，讓隊伍好好休息，做飯吃。

大隊到了山頂，這一次可真休息了。馮團長看着戰士坐在山坡上抽煙撩天，沒有一個傷亡，他心裏感到輕鬆和安慰。只是惦記着筆架山上的喬連長王班長他們，槍砲聲已經聽不見了，卻還不見他們的影子。

約莫休息了二十來分鐘，馮團長留了一個排監視來路的敵人，大隊下山來了。山下是牛頭崖村，有三十來戶人家。村裏的人聽說八路軍來了，騰好了房子，連忙就燒三大鍋開水，男男女女都擠到村頭上來了。隊伍一進村，村裏的孩子更是歡喜的不行，一路跟着，叫着，唱着。

馮團長他們住在村尾的一間草房裏，老鄉馬上送過開水來，又量了一升紅棗，要馮團長朱主任他們吃。馮團長沒空吃，他下命令要全隊休息，他自己則和營級以上幹部在等候小劉的報告。戰士們睡熟的時候，小劉氣喘喘地跑回來了，忙得連禮也忘記敬，劈口便對馮團長說：

『三〇一，高家店發生敵情……。』

『有多少？』

『八百多。』

『消息可靠嗎？聽誰說的？』

『聽本村趕集人回來說的，敵人來了，集都炸啦。』

『別方面有無情況？』

『他們還沒回來，不知道。』小劉加了一句，『老鄉說，敵人正向咱們方向前進！』

趙營長一聽這消息，急了，向馮團長提意見：

『三〇一，我們趕快佈置陣地，打吧！』

馮團長坐在炕上，不慌不忙，鎮靜地說：

『用不着。』

『那我們馬上轉移？』

『也用不着。』

趙營長看馮團長還是那樣安靜，莫名其妙地盯着他。馮團長知道這眼光的含意，他解釋道：

『戰士們太疲勞了，讓他們休息一下，吃飽了肚子再說……』

『要是敵人來了，山上的敵人再壓下來，又是這地勢，那……』

趙營長說到這兒不再講了，那下面的意思馮團長是比他還清楚的。小劉完全同意趙營長的分析，他不便說話，暗中卻不斷點頭。馮團長胸有成竹，冷靜地分析道：

『高家店離牛頭崖有三十里路了，就算敵人急行軍，再快兩個鐘頭以後才會到，山上我已經叫三營留了一個排，那邊有情況也沒事。主要是高家店，』他對小

劉說，『你帶兩個戰士去，向高家店方面封鎖消息，只准人進來，不准人出去。』
小劉走了，馮團長說下去：

『同志，不讓戰士們休息一下，吃飽肚子，別說打仗，連路也走不動啊。』
趙營長的眼光裏閃耀着欽佩的意思，他點了點頭。

二五

在燕宿崖鈴木步兵大隊司令部裏。

現在辦公室和原先馮團長的差不多，只是牆上的軍用地圖，換上日文五萬分之一的一的。原先馮團長住的屋子門外邊左側，掛了一大溜物件：黃牛皮圖囊，毛茸茸的牛皮揹包，水壺，陰晴兩用望遠鏡，二點八的蘭卡照相機，簇嶄新的蛋黃色皮套的戰刀……這些物件像是給主人站班似的，直苗苗地掛在牆上。鈴木的辦公桌雖然也放在屋子當中，但卻是用文件箱堆疊起來的，既不美觀，也不穩固。鈴木大隊長坐在辦公桌上端。桌上一隻僧帽牌蠟燭，照着他發青的面孔。大隊長接連幾宿沒有睡好，眼珠上網着一層紅絲，時不時想打瞌睡。本來鈴木大隊長的脾氣就不小，這一來，更暴躁了。早一會電臺送來一疊旅團部和下面的電報，都是撲空的消息，捕捉不到「匪」軍。他把電報望臺上一放，打了一個哈欠，想到屋子裏去睡一會，站起

來，又坐下去了。手頭還有事要處理啊，不如先打會兒盹。

鈴木大隊長用右手支着腮巴子，頭慢慢低下來，正在迷迷糊糊要睡覺的當兒，外邊的皮靴聲把他驚醒了。走進來的是武內副官，說：

『報告大隊長：我剛才去看，碉堡的蓋還沒有蓋上，……』

鈴木猛可地站了起來，那對失眠的紅眼睛，楞楞地盯着對方，在一叢黑須須的鬚鬚下面，發出陰險的格格的笑聲。這笑聲似一把鋒利刺刀，刺着武內的心。他站在那兒不寒而慄，腿有點兒軟了。這笑聲在他耳際盪漾了許久，才聽到鈴木講話的聲音：

『你真會辦事，你真能幹，你真是大和民族的子孫，我的武內副官。碉堡修了多久了？你知道嗎？到現在連頂都沒蓋上，虧你還有臉來見我，你一點也不感到羞恥！你對得起天皇——』說到這兒鈴木突然站起來，立正，很恭敬地說下去，『陛下嗎？』

武內副官也很恭敬地立正。

佔領燕宿崖當天下午，鈴木帶了一小隊人上百花山，看了周圍的地形，指定了堡壘的位置，限武內在一個星期之內完成。需要的青磚木料灰泥就地取用，鋼板早就從「和平區」運來了。今天到了限期，又碰到鈴木肝火旺，武內不是自找釘子碰嗎？但武內也有他的苦衷，等鈴木發完脾氣，他才敢小聲小氣地說：

『匪區老百姓都逃光了，沒有苦力，什麼事兒也做不成，現在建築碉堡的勤務，都靠士兵動手。』武內看鈴木嘴唇一動，他心頭一楞，打了個頓，猜想一定要問他民佚呢？於是連忙提出說：『是的，還有民佚，從和平區還帶來二百多，一進山，就跑了一半。現在只賸下三十多個，——要是匪區老百姓回來，別說這點碉堡，再多一點，也早修好了。』

『你的嘴比你的手能幹，只會說，不會做。又是老百姓，老百姓，天天都是老百姓，沒有老百姓，皇軍就不辦事了嗎？——你知道平西匪區，對皇軍的危害嗎？』

『知道，知道。平西匪區威脅平綏平漢兩條鐵路，是竄犯滿洲國的兵站基地，

匪軍的前哨離北平只有二三十公里。同時，平綏路山洞九十九年的保險期已經過
了，「滿鐵」●計劃從平西另外建築一條鐵路，直通綏遠……」武內副官把他所知
道的，不管對不對，一古腦兒搬出來。

鈴木還不满意，又問：

「這次旅團長參謀部的掃蕩計劃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這，不全知道，——只知道一點點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：旅團參謀部的計劃，要佔領燕宿崖水峪這一線，分割平西匪區，
撲滅匪軍主力，消滅對皇軍的危害，明朗平西，建設王道樂土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這我全懂得。」

「你懂得？」鈴木輕視地望了他一眼，說，「那很好，我問你，這一線，那個
據點最重要？」

「燕宿崖。」

「要確保燕宿崖佔領區，什麼地方最重要呢？」

武內聽鈴木的口氣變得溫和，他心頭輕鬆了一些，很安然地說：

『村後百花山坡上那個碉堡。』

鈴木突然沉下臉來，像是響晴天飛來一片烏雲，嚴峻地說：

『你既然知道，爲什麼不趕緊修，爲什麼不趕緊修？』聲音越說越高，『限你兩天之內，一定要完工。』

『大隊長，人力不夠，怕不能，……』

『不能，不能就殺你的頭！』

『是，是，是。一定能，當然能，這完全沒有問題。』武內一步步往後退。

鈴木想起了明天的給養，看看手上的錶，六點半，天短，已黑盡了。他說：

『六輛汽車的給養，怎麼還沒有送到？不要在補給線上又碰到匪軍的地雷，武內，你打個電話去問一聲，問他們到現在爲什麼還不送到？他們不知道我們在匪區沒有飯吃嗎？再送不到，就槍斃他！』

● 滿鐵是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簡稱。

『是。不送到，一定槍斃他！』彷彿這槍斃的命令就是武內發出似的，他顯得很威武的樣子，走到電話機旁邊去，對聽筒說，『嚶嚶嚶，——你是東營嗎？……渡邊大尉，唔……怎麼給養還不送來？補給線……補給線斷了……什麼？……嚶嚶嚶……嚶嚶嚶……』那邊再也沒有回聲，他頹然放下聽筒，說，『報告大隊長，電話線又斷哪……』

『昨天才修好，怎麼又斷了？』鈴木大隊長的眼光停留在電話機上，好像從電話機的電線上，可以望到外邊割電話線的人，他憤憤地說，『這些萬惡的游擊隊，趕快派人去修……』

武內走到辦公桌那兒按鈴，叮叮的鈴聲剛停，赤松值日兵走進來了。武內擺出一副上司的面孔，嚴厲地說：

『電話線又斷了，叫通訊兵趕快出去查線，什麼地方壞了，限他馬上修好。』赤松敬了一個禮，要走出去，鈴木補充了幾句話：

『叫三宅中隊長派一個分隊跟着去，不要讓通訊兵又給游擊隊捉去，路上要注

意，尤其是晚上，——游擊隊這個時候最活動了。』

『是。』赤松應聲出去了。

武內早一會在鈴木面前受的氣，他剛才在赤松面前擺了一陣威風，好像得到了一些補償。他想在鈴木面前討個好，獻計道：

『我覺得大隊長對匪區軍民太寬了，太仁慈了。累次的受到匪軍的騷擾，都沒有嚴懲，……』

說到這兒，他偷偷瞞了鈴木一眼：鈴木冷冷地坐在那兒，沒言語，好像在靜靜聽他說。他便放大了膽，加重地說：

『我覺得需要派部隊埋伏在補給線上，捉住一兩個游擊隊，砍掉他的頭，掛在電線桿上，顯顯皇軍的威力，以後就沒人再敢割電線了。』

『你以為這樣就沒人再敢割電線了嗎？』

『唔，非砍人頭不行。』

『沒有別的辦法了嗎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鈴木冷笑了一聲。武內渾身一怔。鈴木說：

『我何常不知道這個辦法，你忘記了我們是在匪區。匪軍把老百姓都組織起來，加上麻醉的宣傳，頑強的很。威力鎮壓的辦法，對確保佔領區來說，是不適合的。目前的重點，不是鎮壓，是招撫，招撫老百姓回家。何況，沒有老百姓，你向誰鎮壓？』

一句話把武內問得目瞪口呆。他馬上改變了口吻：

『是呀，我也想鎮壓是不大妥當，我們應該招撫。皇軍是以王道來感化匪軍老百姓的，老百姓在大隊長精神感召之下，一定會很快回來的。』

武內卑諂地噙着嘴，笑了笑。

二六

院子外邊突然有兩個人鑽進辦公室來，爲首的是張鵬飛，他身後是二混子。

張鵬飛是張樂山的遠房姪子，一個破落的純袴子弟，流浪在北平前門一帶。憑看會說幾句日本話，在賭場裏結識了幾個日本浪人和高麗棒子。日本佔領北平，他當上特務，又在新民會裏掛個幹事的名，不到半年，派他到平漢線上來組織分會。這次「皇軍」進山掃蕩，鈴木知道他是張樂山的姪子，就把他帶在身邊，好派用場。

一路上子彈地雷把他嚇得半死。進了燕宿崖，掃清地雷，他才放了心。他現在是華北新民總會宛平縣分會會長，大日本皇軍宣撫班班長，因爲人手不夠，還兼任了新民會的婦女部部長。他坐在堂皇的會長辦公室裏，等外邊人來拜訪他，在家鄉顯顯威風。一連待了七天，竟然沒一個鄉親來，真够煞風景。到第八天早上才算碰

到一個，這就是二混子。如果用算盤來算，他們也可以說是遠房兄弟。

一年以前，二混子到北平，在前門遇到他，兩人談的蠻投機。這事叫特務機關知道了，要他當特務。二混子起先不肯，但經不住張鵬飛甜言蜜語，更加上一把花花綠綠的聯銀券，二混子迷惑了。他想張鵬飛的話也有道理，生逢這個亂世，還不趁機會撈一把，在和平區那個不給日鬼子做事，何況是暗中幹，明裏還是『抗日份子』，回到鄉下，尤其要積極幹抗日工作，他就答應了。

這次在山裏第一次碰頭，張鵬飛拉二混子幫新民會的忙，招撫老百姓回來。二混子不加思索，當時拍胸脯：

『沒問題，包在我身上。』

張鵬飛見二混子說得那樣有把握，高興地說：

『咱們還是三個月前在北平見的面，你現在真沾，在村裏有這麼多的勢力。』

『可不是，』二混子有點飄飄然，但瞅到坐在旁邊的鈴木大隊長沒吭聲，好像有點不相信他的話，他辯解地說，『我的話，可沒一句含糊，有半句假話，我把頭

掛在前門門樓上給你們看！」

鈴木當時就給了他的任務，要張村長當天夜裏去張樂山石洞裏，好同時下手。真不含糊，靠二混子的佈置，張樂山張村長這一把子人，全網進了村。他自己留在山上，還是個積極的抗日份子。張樂山張村長他們不肯投降，二混子給叫下山來，張鵬飛帶他一同見鈴木大隊長，商量怎樣對付張村長他們。

鈴木大隊長見他們兩個站在辦公室裏不言語，他暗示地望了武內副官一下，吩咐道：

『你去催一催他們，連夜做，兩天之內，一定要完工，記住了沒有？』

『記住了。』

武內走出去，鈴木便急着問二混子：

『怎麼樣，你有什麼辦法？』

一提到這件事兒，二混子楞住啦。他先前誇過海口，只要把人捉到，給皇軍辦事是沒有問題的。誰料到張村長他們竟頑固到這步田地，現在到鈴木面前，怎生交

得了差？他凝神一想：把這泡屎抹在張鵬飛身上：

『太君，張樂山他們歸順皇軍，是辦的到，只要張鵬飛去一趟，給他們懇懇切切說一說，就成了功啦，嘻嘻。』

鈴木的眼光轉到張鵬飛臉上。張鵬飛臉上一副尷尬相，覺得二混子太不够朋友，怎麼把棘手的事往他身上推？你既無情，我也無義，一句話又把屎甩在二混子身上：

『我想，還得靠二混子的大力。二混子和張樂山是叔姪關係，無話不談，一句話能說到張樂山心裏，比我說十句話還強。』

二混子料想不到張鵬飛迎頭一捧，「將」了他一「軍」。話如同潑出去的水，是收不回來的。招撫老百姓既然包在二混子身上，難道張樂山張村長這幾個人說服不了嗎？他楞着。

村後碉堡那兒，傳來搬運磚木的哼呀哼的呼喚聲，一起一落地飄在村的上空。這些聲音像是被壓抑在沉重的岩石下面，從罅隙中擠出來似的，淒涼而又幽怨。二

混子聽着，心裏很難過，也很得意。燕宿崖只有他一個本村人，不但沒吃苦頭，錢也多了起來。張樂山歸順皇軍，鄉親們回來，早先鈴木和張鵬飛答應他的新民會區分會會長不就可以當上了嗎？他自己也着實想說服張樂山他們，可是他們那樣頑固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正在二混子沒法的時候，鈴木搭救了他。鈴木說二混子不能去說，這樣會暴露面目。大家先商量一個辦法，並不一定要他們自己去出面。二混子一聽這話，心裏有了把握，眉頭一揚，改了口：

『只我去一說，本來很容易的，他們一定可以歸順皇軍，不過，就怕暴露了，以後不好給太君辦事。』

說到這兒，張鵬飛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，彷彿說你這小子倒調皮，不要你去，你反而說大話了。張鵬飛故意逼他一句：

『那麼，還是你去吧，省事點。』

二混子吃了一驚。

『不必，他還要回到山裏給我辦別的事……』

二混子聽鈴木這話，心裏更有把握，他迎上去說：

『要我去也可以。』

『別說這個，我問你張樂山這個人怎麼樣？』

『張樂山這個人，表面強硬，骨子裏軟弱，怕死的很。太君對他耍軟硬都來，先餓他幾天，再威脅一下，要不歸順，就砸了他。這樣雙管齊下，沒有不歸順的。』

這幾句話給鈴木不少啓示。他望着桌上僧帽牌洋蠟燭一想：從張鵬飛那兒又知道他們有兩天一宿沒吃飯，他霍地站起來，得意地說：

『好，我可以叫他們歸順皇軍。張會長，你去把他們網來，綁緊一點，重一點。』

張鵬飛去後，鈴木遞了一包宛平縣縣知事張樂山招撫百姓回村的佈告給二混子，要他到山上去撒一撒，同時跟他說：

『……有什麼情報，趕快送，遇有重要的軍事情報，要不顧一切，親自送下來，別耽誤了軍情。』

二混子夾着佈告，連夜回到山裏去。

一股刺鼻的酒味，給一陣夜風吹送進來。

片野上等兵圓睜着兩隻猩紅的眼睛，披着頭髮，像一個鬼怪似的，搖幌着身子，可怕地走進來。一切的物件都在他面前搖幌，鈴木的身子也在他面前擺來擺去，一個兩個，變成好幾個鈴木。片野望着這幾個鈴木，發出怒吼一樣的聲音：

『我……我什麼時候……回國……呢……什麼時候……回國……回國……』

片野是歸還兵，隨着進山掃蕩，就滿肚子不高興；進燕宿崖那天，河邊伍長叫他收拾被地雷炸死的屍體，他更加不滿；從此，他什麼事兒也懶得動手，偷個空子，就喝兩杯。今兒個晚上，乘着酒後，就把肚裏的冤氣一古腦兒吐出來。他講完了話，身子支持不住，向左一偏，靠在門上，對鈴木茫然地望着。片野身後又出現了一個人，鈴木以為又來了一個酒鬼，定睛一看：是武內副官。他惡聲惡氣地說：

「武內副官，你看看……」

武內看到那副神情，片野嘴裏不斷吐出難聞的酒味，他明白了，說：

「片野上等兵，看你喝的醉成這個樣子，——你知道，你跑到什麼地方來了？」

「什麼地方？」片野凸出兩個大眼睛來了，驚詫地對着武內，「這……這不是大隊部嗎？」

「你知道了，就應該趕快走。」

「我……我要求……要求大隊長讓我回國……我是到期的歸還兵啊……我的妻
在東京……我要……我要回國……」

鈴木站在旁邊忍耐不住了，他蹬着腳上的馬靴，氣呼呼地說：

「幹什麼？快回去，有話和你們小隊長講，他會報告上來的，回去！」

「我要同你……同你講……」

武內接上去說，聲調比鈴木還要高亢和威嚴：

「回去！快回去！」

武內一邊說着，一邊把他連扶帶推的送出辦公室門外。他東倒西歪，迷糊地說：

『好，我回去，我回去……我回國去……』

走到院子裏，他頭上飛舞着萬顆金光，像是天上的繁星一般，側面一陣風吹來，一股酸味從胃裏倒泛上來，哇的一聲，張開嘴，雜七雜八沒有消化的食物，一股急流似的，嘔吐出來，瀉得一地，濃烈的酸味和酒味，隨着夜風四散開去。他實在支持不住了，眼前一陣發黑，像一灘泥一樣的倒在院子裏。

武內副官派人把片野拾回隊上去，那酸味還瀰漫在辦公室裏。他用手帕捂着鼻子。鈴木餘怒未消，氣沖沖地對武內說：

『你看，把士兵訓練成什麼樣子了？』

『是的呀，我剛才去看碉堡，有幾個調皮士兵，就裝肚子痛，不肯修。』

『這些士兵一進山討伐就變壞了，簡直不是天皇的臣民，不懂得什麼叫奉仕報國，整天要求回國，就記得東京和他的妻子，把大東亞聖戰偉大意義都忘了。明天

把所有的士兵，集合到練兵場，我給他們精神講話。」

鈴木反剪着手，邊講，邊在屋子裏踱着，走到原先馮團長住的門外，看到蹲在戰刀下面的一雙皮靴，楞頭楞腦站在那兒，靴統上殘留着泥巴。他憤憤地指着皮靴，對武內說：

『你看這皮靴！』

武內知道是怪自己爲什麼不管赤松值日兵的勤務。他沒有話說，伸頭向外面院子一看，恰巧赤松值日兵從三宅中隊部回來了，他一進門就報告鈴木：三宅中隊長已經派人查線去了。

『誰叫你把片野上等兵放進來的？』

赤松見鈴木臉色陰沉，就小聲小氣說他不在，料想是片野跑進來的。鈴木沒答他，他怕鈴木再罵他，過去倒了一杯茶，討好地送到鈴木面前。鈴木發了一陣脾氣，嗓門又高，正渴的很。他滿意端起來喝，一口水沒到肚，他連杯帶水扔在地上，啪的一聲，地上是一灘水和無數塊的碎瓦片。他乾脆連口裏的水也吐了出來，

罵道：

『又是臭水，臭水，臭水怎麼能喝？』

赤松像是受了冤屈的孩子，哭兮兮的，眼眶裏汪着眼淚說：

『村裏的水井，都叫支那老百姓填上了。只有村子外邊那條小河，河裏水也不乾淨，裏面有死貓死狗——，別的地方沒有水了……』

『沒有水，沒有水，你只會說沒有水。沒有水，不會到山溝裏去找嗎？』

『山溝裏？』一提到山溝裏，赤松馬上把脖子一縮，立刻想到游擊隊，但他不敢提出來，只是說，『是……是……』

他想借此出去，站在外邊避避鈴木的風頭，可是武內叫住了他：

『值日兵，大隊長皮靴擦過了沒有？』

赤松在門口停了下來！

『擦過了。』

武內把皮靴擎過來，指給他看：

「擦過了，這上面是什麼？」

赤松看着黧亮黑皮靴上的一小點泥，不敢吭聲，他偷望了鈴木一眼。鈴木有意把臉轉過去，值日兵不必他親自管的，這有武內，屋上的瓦，一層壓一層。武內把皮靴的底朝赤松面前一放：

「你用舌頭舔舔看，看乾淨不乾淨！」

赤松站在那兒不動。

武內走下一步，指着他面孔：

「我命令你舔！」

一股威力壓在赤松的身上，他不得不伸出紅膩膩的舌頭，無可奈何地朝泥巴上舔去，然後拾着皮靴，垂着頭走了。武內對着他的脊背，惡狠狠地罵了一句：

「這些沒有教養的士兵……滾……」

在赤松挨罵的時候，張鵬飛在臨時拘留所里也在挨罵，那是張樂山罵他。

張樂山和村長他們一夥人，關在原先張樂山用做堆山貨的空屋裏。除了他們以外，又關進來一個犯人，這人有三十多歲，是鈴木暗中派他進來，偵察和動搖張樂山他們的，表面則說是不肯當苦力修碉堡，就抓進來。男男女女都關在一個屋子裏，開頭大夥不習慣，幸好屋子裏原來就有不少穀草，坐在上面，擠做一團，倒也溫暖，人少了，反而覺得寒冷。三兩天後，慢慢習慣了。

張樂山和村長過了一堂，鈴木勸他們歸順「皇軍」，村長領頭罵了個狗血噴頭，痛快淋漓，張樂山跟在一旁冷一句熱一句幫腔。回來以後，直到日頭落山，也看不見一粒米星子，連水也喝不上。這因為軍糧不夠，那兒顧得上囚犯？但那個假犯人卻有藉口：

哪！』

『要給日鬼子頂哩，頂吧，人家不給飯吃，這一着可兇啊！看你們還頂不頂哪！』

『不給日鬼子頂，爹，有飯吃嗎？』秀娟仰起頭來問。

這一問，倒把張樂山問胡塗了。他想起剛關進來卻有飯吃，真是那次過堂以後，才沒有飯吃，別是……張樂山一時答不上來。

蹲在左角落上抱着膝蓋打盹的張村長，早就發覺那個假犯人有點古里古怪，現在講話又不對頭，別中了他的計，他連忙抬起頭來，盯了那老漢一眼。張村長想起區裏的同志常說：『這會兒咱們光景過的好，都是民主政府給咱們的好處，不能忘記。鬧革命要鬧到底，大夥兒才能翻身。對付敵人要堅決，不屈服，不投降，不當漢奸，不怕天大困難，日鬼子對咱們就沒折。』他想自己是親身受政府好處的人，有八路，才有今日；要是這地面給鬼子佔啦，那日子誰熬的下？剛才那老漢說話，明明沒骨氣，他想頂他兩句，順便給大夥說說這道理，還沒等他開口，張樂山先說了：

『別聽他的鬼話，娟兒。古人說的好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咱們是中國人，日鬼子欺壓咱們，咱們就該給他頂，就是餓死，也是應該的。』但張樂山心裏卻說，『唉，這樣餓下去，也不是個辦法，鐵打的漢子，也頂不住啊。』

門外響起皮鞋聲，一會兒，揩着三八大蓋的日本看守兵走到窗口，戴着鋼盔的滾圓的腦袋，從窗口伸進來：

『吵什麼？誰叫你們講話？八格！』

他的眼光向房子裏一掃：過了過數，一個不少，他縮回頭去，吧嗒吧嗒地走了。皮鞋聲消逝的時候，張村長接着張樂山剛才的話，小聲說：

『這些話可是上得台面；餓死事小……』張村長不知道下面一句怎麼話，就問張樂山，『什麼事大？』

『失節事大，——一個人要有節氣，中國人不給日鬼子辦事，就是節氣。』

『對啊，這話可說到咱們心眼兒上去啦。你們說，是不是？咱們死也不投降日鬼子。』張村長對每一個人望了一眼。大夥對他的眼光都暗暗點了點頭，只是那老

漢遲疑了一會兒，才勉強附和道：

『這話不差甚，我也贊個成。就是八路不掙氣，單靠咱們幾個大人，也不頂事兒。』

『什麼？』張樂山急着問，『八路怎樣？』

『聽說八路完蛋哪，馮團長活捉過來，平西的八路都投降了日鬼子，蕭克上了延安，差一點沒丟下老命。』

『啊，竟有這等事？』張樂山又驚又喜：驚的是八路那麼多部隊，垮得這麼快；喜的是八路終於垮了台。自從八路進了燕宿崖，所做所為，他壓根兒不滿意。減租減息就够瞧，和長工平起平坐更不像話，而他昔日在這條山溝的勢力和威風一天天削小，簡直叫他傷心。八路垮了，他私心有着按抑不住的高興。往日的光輝和權力，又暗暗在心裏抬了頭。他抹了抹鬍鬚，說：『天下的事，真料想不到……』

張村長聽那老漢的話越說越離奇，他想，這準是誰造的謠言。但他自己也摸不清，可是他也有一個想法：八路對老鄉那麼好，處處為窮人打算盤，這樣的軍隊不

會垮。何況隊伍上的人說過，八路到處都是，打華北走到華南，說不清有多少遠，都有八路，老根在延安，紮的穩穩的，不會垮。就算這地面八路敗了，別地方的八路也會來的。他想透了這個理，嚴正地說：

『吳老頭，你這話打那兒聽來的？』

『我，我打……』吳老頭急得有點口吃，楞了一會兒，才說，『我聽他們說的呀！』

『他們是誰？』張村長逼緊一步。

『白箍●日鬼子都這麼說。』

『日鬼子的話不牢靠，吹牛皮。八路軍不止咱們這兒一把子，到處是，日鬼子他打的完？別見鬼！』

張樂山從驚喜中清醒過來，暗笑自己有了這一把年紀，給別人三言兩語說得信以為真，傳出去，不是天大的笑話。他老練地說：

『我早覺得這話沒根。』

「是呀！」張村長點點頭。

吳老頭怕露了餡，連忙改了口：

「他們這麼說，誰們知道是真是假，高低這些人的話信不得……」

「那你爲啥要說得這麼真切……」張樂山講到這兒，心裏一陣難過，眼睛一花，他緊緊靠着牆，胸膛裏好像有無數隻手，在抓自己的心肝五臟，餓得直叫痛，可是有氣無力，聲音像游絲。

大夥都靜寂下來，張村長開頭還想過來看張樂山，他一動，腳竟然站不起來，自己心裏也餓的慌，軟溜溜地沒勁兒。治富躺在那兒，半睡半醒，根本聽不到爹的低沉叫喚。治富他娘倒知道，她想照應他，可是她自己眼前飛舞着數不清的金星，還沒動，就無力地倒下去了。秀娟看爹靠在牆上不動顫，她連忙移過去，想扶他。她到爹面前一看，大吃了一驚：爹用手抓了一把帶着泥土的穀草，塞進嘴裏吃，嚼了半響，也吃不下去，弄得滿鬚鬚的泥土和吐沫星子。她想把爹嘴裏的穀草

抽出來，爹咬得很緊，抽不動。她有點着急，對他叫道：

『爹，這是穀草，吃不得的……』

爹還是含着滿嘴的穀草，口齒有點不清，哩哩啦啦地答道：

『草……我知道……』

『你不要吃……』秀娟的白皙的臉龐，因為餓了兩天一宿，眼眶有點陷下去，腮巴子也有點癟了，顴骨顯得高了些，晶瑩的眼淚從眼眶裏流出來，落在她那件水紅色大團花的棉襖大襟上，終於忍不住嚶嚶哭了。她用顫抖的聲音，向爹懇求：

『你……你不要吃草……爹……』

『你，你不要管我……我咬着這草，心裏舒坦些……』張樂山還是一個勁地嚼着，他想吞下去，可是草太枯乾了，像是一根根鋼針似的，刺嗓子，咽不下去。但他還是用力嚼着。

『我不要吃吃……爹……』秀娟從腋下摘下一條白綢手帕，給他揩鬚鬚，一邊說，『你看，鬚鬚上盡是泥……你還吃哩……』

張樂山緊緊握住秀娟的手，輕輕地撫摩着，這樣他心上好像得到某種安慰。他眼睛注視着秀娟，百感交集，嘆息地說：

『娟兒……娟兒……想不到咱們有今天……連口水也喝不上……想不到啊……娟兒……』

他想起早不久他還是這個宅子的主人，而現在那邊院子裏的花台下，仍然堅壁着金元寶銀元寶翡翠和琥珀……可是他已落到這步田地……想到這兒，一股熱淚從他的眼眶裏湧出，滾落在鬚鬚上，像是清晨草上的一粒粒的露水。他握着她的手更緊了。她感到兩個人的手都在出汗。

屋子裏昏暗下來，當天黑盡了的時候，外邊日鬼子看守兵把一盞菜油燈放到窗台上來，微弱的燈光在晚風裏搖晃着，屋子裏暗暗幽幽的。

嘩唧唧——門外有開鎖的聲音。

張鵬飛昂然走進來，用手電向屋子裏的犯人一掃，電光落在張樂山的臉上，他向張樂山很恭敬地鞠了一個躬，說：

『太君請你老人家去談一談……』

『什麼事？』張樂山冷冷地問。

『還不是那件事兒，』張鵬飛陪了一個笑臉，把嗓子壓小，走過來，低低對張樂山說：『馬上就有飯吃，還可以當一個不小的官哩。』

『什麼！什麼！』張樂山氣生生地說，『你，你想來，……你還有臉給我說話？』

『同皇軍合作，建設大東亞共榮圈，這是時代的潮流。您上了年紀，對這些新思想不了解，不過，您慢慢自會了解的。現在就請您去談談……』

『我，我不去……』

『站起來！』跟着張鵬飛進來的日鬼子，用槍對着張樂山。

張樂山無可奈何，憤憤地站起來。

張鵬飛轉過臉去，傲慢地吼道：

『燕宿崖的村長呢？站起來，快！』

張村長冷冷地站起來。

日鬼子把他們兩個人反剪着手，用蔴繩五花大綁起來。張鵬飛卑諂地走到張樂山旁邊，打招呼：『大叔，委屈你一下，因為有村長，沒有法兒。』

『綁好了，在我自己家裏當囚犯，還會逃嗎？哼！』

張村長隨着張樂山走出了臨時拘留所，兩個人餓得一點勁兒也沒有，腿彷彿不屬於自己的了，走起來不大聽話，只好慢慢移動。張鵬飛推了張村長一把，惡聲惡氣地說：

『快點，滾！』

『推什麼？』張村長回過頭來，瞪了張鵬飛一眼，『狗腿子，——讓老子慢慢走！』

『你說什麼？』張鵬飛上來要揍他似的。

他不睬張鵬飛，慢慢走着。

二九

張鵬飛領他們兩個人走進辦公室。鈴木大隊長連忙過來，親自給張樂山鬆了綁，微微欠着身子說：

『對不起您，使您受罪了，我心裏非常地不安，我深願得到您的原諒。』鈴木把張樂山讓在辦公桌左邊的一張椅子上，說：『請坐，請坐。』

張樂山心想：人家都說日鬼子怎麼厲害可惡，他覺得鈴木現在也不壞啊，對白己多麼有禮貌。

張村長站在辦公桌前面五尺遠近的地方，身子還是綁着，他昂然向四面掃了一眼，眼光直苗苗地停留在鈴木的身上。鈴木退回去，坐在辦公桌上的椅子上，他的半身影子，給燭光照着，映在背後牆上的五萬分之一的宛平縣一帶的軍用地圖上。他的半個身子，正好把地圖遮得黑烏烏的，河山變了色。武內站在他側後面，

鈴木吩咐赤松值日兵去準備一頓豐盛的夜餐以後，他轉過來，好像全身的精神都集中，在兩隻眼睛上，對張村長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。那眼光有着一股威力，落在人身上，不寒而慄。屋子裏冷靜得可怕，空氣彷彿都凝固了似的。只有掠過院子裏樹梢的夜風，是唯一的聲音。辦公桌上僧帽牌的洋臘燭，已點了三分之二，燭光跳躍着。鈴木盯着張村長望了足足有兩分鐘的光景，然後突然開腔問道：

『怎麼樣？我讓你想兩天一宿，腦筋該變過來嗎？』

『老子就是這號腦筋，死也不會變的！』

武內副官在鈴木身後，格格地笑着，說：

『不等你死，大隊長就會要你變的。你落在大日本皇軍手裏，不怕你不變！』

張樂山坐在那兒，心裏有點不安，武內最後兩句話好像對他說。他暗中對自己說：『我要和張村長一樣，死也不變。』一會兒，他聽見鈴木問張村長：『你給八路軍當一個窮村長，有什麼好處呢？你看看，給大日本皇軍做事的人，』鈴木指着張鵬飛說，『吃的好，穿的漂亮，多神氣！只要你歸順了皇軍，也可以和他一

樣：有吃有喝，穿的漂亮。不要穿你這身破棉襖了，這麼薄，有點冷吧？」

張村長有意把頭偏過去，不看張鵬飛，他同時說：『我冷不冷，不管你的事。』

『昨天我已經給你說過了，只要你答應歸順皇軍，馬上就要你當區長，——比村長要大多了，這一條山溝裏的村長多歸你管，比當八路軍的村長權力大，又威风。』

『我不當。』張村長堅決地回掉。

張鵬飛看到現在是一個說話的機會，連忙插上來說：

『何必呢！何必呢，村長。給你當區長是因為你有才幹，有威望，太君提拔你，大家攜起手來，共同建設東亞和平，多好呀！你看，我們現在生活都比你們好，要啥有啥。』張鵬飛笑嘻嘻地指着自已國防色的協和服給張村長看。

張村長輕蔑地對張鵬飛『呸』了一聲，說：

『不要臉的東西，祖宗八代的人都叫你們丟盡了，你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還有臉給我說話，勸我當區長，哼，你別做夢。』

『皇軍要你當區長，』武內在上面急了，忍不住地說，『你敢不當，你敢！』張村長挺着胸脯，毫無恐懼，冲着武內副官走前一步，他想伸出手來，指着罵他，一動手，才想起兩隻手給反剪着，動顫不得，他便破口罵道：

『老子就是不當漢奸，不替鬼子做事，看你能把我怎的！』

張樂山聽張村長的話，斬釘截鐵，利利索索，這股正氣引起張樂山對張村長的尊敬，他料想不到張村長一個長工，居然也有這樣的氣節，過去輕視他的態度慢慢改變過來，暗暗稱贊他是硬骨頭。

武內急得沒法兒，他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說，他就把所有的憤怒集中在四個字上，罵出來：

『支那蠢豬！』

他罵完走出去，立即帶了兩個士兵和一副刑具來。這刑具是一塊很厚的木板，上面釘滿了尖頭鐵釘，蜂窩似的，大小正如一張雙人床的面積，叫做『睡釘床』。兩個士兵把釘床往張村長面前一放，就過來鬆開張村長的繩子，剝掉他的衣服，渾

身一絲不掛，赤條條的。他們又用繩子把張村長綑緊兩臂，放在釘床上。武內遞了一個皮馬鞭子給其中一個士兵，冷冷地說：

『打！』

張村長睡在釘床上，無數的鐵釘刺着他的皮膚，他讓無處讓，躲無處躲，痛得難受。他想凌空起來可是怎麼能夠呢？正在沒法的時候，噼的一聲，一馬鞭子從右邊向他胸膛抽來。他無處躲閃，一種本能叫他滾到左邊去，釘尖刺破了脊背部份的皮膚，淌出血來。他剛滾到左邊，又一皮鞭子從左邊向他脊背抽去，他哎喲一聲，連忙躲到右邊去，胸口上已經給釘子劃破了。武內看士兵打得很慢，並不熟練，他搶過鞭子，沒頭沒腦地往張村長身上抽。鞭子如雨點一般落下去，張村長一邊亂滾，一邊叫喚，因為餓的很，叫也叫不出大聲來，只是像撕破布似的嘶嘶聲。他滾得渾身血跡模糊，蜂窩似的釘床上，汪着一灘灘的血跡。武內又重重一鞭子打下去，他忍受不住刺心的痛楚，幾乎要答應鈴木當區長了，但旋即想起八路軍和區長的話，他咬緊牙根，忍着，一會便暈過去了。

鈴木不動聲色，他好像若無其事，又好像早就料到會這樣的，他叫武內暫時不要打。武內似乎還沒打够，悻悻望了張村長一眼，把皮鞭向他臉上一晃，那意思好像說：『知道老子厲害嗎？』張村長從睡釘床上抬下來，一盆臭涼水澆到張村長臉上，他清醒過來了。鈴木態度和平，裝出一副微笑的面孔，冷靜地說道：

『我們都是東亞的主人，日支兩國，同文同種，要攜起手來，建設東亞共榮圈，我們都做東亞的主人，共存共榮。我並不是要你們替帝國辦事，而是替東亞辦事，替自己辦事，替自己謀幸福。你們好好想一下，就知道我的話對了。』

「你們」這兩個字，在張樂山耳朵裏特別響亮。他一想不妙，連他也包括在內了。他進來後，一直感到不安，鈴木叫他坐在那兒，也不跟他說話，老實說，心裏有點兒慌！究竟怎麼處置自己呢？鈴木好像不知道他坐在那兒似的，不理他，使他不安。這次話裏搭到了「你們」兩個字，顯然是提到他了，他心裏又有點兒亂：怎麼回答呢？老是和日鬼子頂下去，餓着肚子，臨老死了，還當個餓死鬼嗎？不餓死，當漢奸？張樂山一世英名就是這樣完了嗎？不，張村長不過是個長工，給敵人

弄成這樣一個血人，都知大體，識氣節，燕宿崖的張樂山更應該這樣。他閉着嘴，沒答腔，看張村長怎麼說。張村長好像早就想好了一套話，氣咻咻地躺在地上，既不思索，也不猶豫，信口就說：

『我不聽你那一套鬼話，……』

張村長忍着痛，斷斷續續地說，說到後來，就痛得說不下去了。

任張村長怎麼說，奇怪的是，鈴木一點兒也不動氣，他還是冷靜地說：

『這是誤會，完全是誤會。你受了八路軍的欺騙宣傳，上了當。你不知道，大日本皇軍是全世界最守紀律的軍隊，是軍隊中的模範。你誤會了皇軍，不能怪你。你還不了解皇軍的旨趣，你好好想想。這位先生，』鈴木指着張鵬飛說，『就比你明白多了，他了解皇軍的旨趣，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。所以，我們希望你參加建設平西的王道樂土，是不是？』

張鵬飛連忙點頭稱是，轉過來對張村長說：

『村長，你就答應下來算了，你當區長也不委屈你，村長升區長多快，你在八

路軍手下，不知道要熬多少年才能升到區長呢！你往開想點，村長。」

村長不吭聲。

鈴木看張村長那麼堅決，一時說不下來，他想了想，中國人要面子，要他馬上直接歸順皇軍，面子轉不過來，不如繞個彎兒。鈴木不再提這件事，他再問他槍的事（第一次過堂問過，他沒說。）：

『張村長，八路軍交給你的那五十二條破槍，請你告訴我，放在什麼地方。』

鈴木想：要是張村長能把槍交出來，不是給皇軍做了事嗎？一件件事做了，名義上不歸順，實際上也歸順了。他等待張村長一個滿意的答覆。張村長還是裝出不知道這回事的神情，驚詫地抬起頭來問：

『什麼？什麼槍？』忽然一陣痛，他彎了腰忍着。

『就是八路軍馮團長叫你埋的那五十二條破槍。』

『我可不知道……』

張村長話還沒有說完，鈴木想出其不意，馬上攔腰接着問他，希望他信口說出

真實的答案來。鈴木迅速地說：

『那麼救國公糧，埋在什麼地方？』

鈴木說的太快，張村長沒聽準，他問鈴木說什麼，重覆說出時，張村長有了思考的時間，他搖搖頭回答：

『這個——我也不知道。』

『你是村長，你會不知道？』

『就是不知道。』張村長心裏想：糧食是咱們的命根子，怎麼能說呢？

『我倒知道，』鈴木冷笑了一聲，說，『埋在百花山上。』

『你知道，你去找好了。』

『不，我要你帶皇軍上山挖糧食。』

『大哥，』張鵬飛忍不住插上來說，『皇軍正缺少糧食，你帶皇軍把糧食挖出來，太君一定會重重賞你的。』

張鵬飛很得意自己這幾句話，他逢迎地向鈴木一笑。鈴木的臉，忽然陰沉下

來，斥責地說：

『什麼缺少糧食，糧食，皇軍的糧食可多呢，永遠也吃不完。』

『是的，是的。』張鵬飛慌忙改了口，說，『皇軍的糧食堆得山一樣高，永遠也吃不完的。村長，你帶皇軍馬上去挖糧食去，好不好？你去，我也去。』

張鵬飛這一次話說得鈴木很舒服，卻把張樂山急壞了：張樂山的糧食，張村長知道埋在什麼地方，張村長要是帶日鬼子上山，首先遭殃的不就是他的糧食嗎？村裏堅壁的糧食不知叫誰挖了，山裏的糧食再挖了，他們吃啥，喝西北風嗎？他想過去跟張村長說一聲，無論如何不能應承日鬼子，就是眼前吃點苦，事後他可以出錢酬勞他。可是張村長躺在中間，他坐在旁邊，武內兩道掃帚眉下面的那付殘暴的眼光，老是在盯着他們，怎好跟張村長說哩。他只有聽天由命，看張村長的良心了。

僧帽牌的洋蠟燭點得只剩下短短一截，連一寸也不到，殘餘的燭光在辦公桌上搖曳着，辦公室的光線更加暗淡下來，五尺左右以外，就什麼也看不見了。鈴木看張村長站在那兒不吭氣，以爲他應承了，便和靄地說：

『如果你帶皇軍把糧食挖出來，你馬上就可以自由……』

鈴木想等張村長一點頭，首先把他鬆了綁，不料張村長卻說：

『不管你們有沒有糧食，我不去，我不要什麼鬼自由。』

武內看鈴木對張村長那樣慢騰騰地說，解釋了又解釋，早就按捺不住心頭火氣，見張村長還是不肯去，態度更堅決了，忍不住指着他罵道：

『不去，不去就槍斃你！』

『老子就是不去！』張村長高亢的聲音，彷彿屋子都給震動了似的。因為剛才說話太用勁，震動了身邊的傷口，又把他痛彎了腰。

張鵬飛又過來勸他：就上山去一趟，也沒什麼損失，救國公糧也不是他的，何苦用性命去掩護呢？剛才吃的苦還不够嗎？說了，也算不得是歸順了皇軍。他的話沒說完，立即招來張村長一頓臭罵：

『我死了也不會像你，日本種，當漢奸！』

新民會縣分會會長的尊嚴，感到受了很大的污辱，尤其是當着鈴木的面，張鵬

飛的話沒有發生一點點兒的力量，張村長真是可惡。他把憤恨都集中到張村長身上，轉過來，對鈴木說：『太君，他的良心大大的壞了，這樣的人，留着只有破壞東亞共榮圈的建設，必須重重懲罰他才行……』鈴木料想不到張村長這麼倔強，好言好語說不進他耳朵裏去，用了重刑，又使了軟的法兒，也不成，那麼，換一套，看威脅法子的效果怎麼樣。剛才武內說不去就槍斃他，張村長聽了，面孔上好像有點變色。鈴木想，不應該再寬待他，便高聲對門外叫道：

『值日兵！』

赤松值日兵恭恭敬敬走了進來，鈴木叫他派人把捉回來的民伕，在院子槍斃兩個，要快。赤松出去沒一會，辦公室裏便聽見院子那兒傳來鐵鍊聲，嘩啦嘩啦，鐵鍊聲裏還夾着低沉的呼喚聲，腳踢的聲音，接着是一個人仆倒的聲音，靜了一會，不知誰罵了一聲『八格亞魯』，停了停，嘩啦嘩啦的鐵鍊聲又在靜寂的夜空中飄浮着。

鈴木站了起來，走到辦公室門口，他把張村長叫去，並且向張樂山招招手，也

要他去。張樂山有點猶豫，但也不好不去。

張樂山走上前去，和他們成一字形排開，十隻眼睛都向外邊望着，但方向各有不同：鈴木津津有味的欣賞自己高明的辦法：武內感到一種皇軍的威嚴和光榮，要殺人便殺人；張鵬飛並不敢看，但太君叫看又不得不看，不時勉強地望一眼；張村長不忍看到自己鄉親被害的情形，他圓睜着大眼，望着滿天星斗，希望八路軍能從天外飛來，把他們搭救出去就好了。張樂山站在那兒腿直發抖，他瞠了一眼，只見院子當中一團黑影，一會這團黑影分成兩團，一團向右面的牆壁走去，一團過到左邊，兩團黑影在院子兩端站好，鈴木對院子裏的人咕嚕了一陣子，砰砰接連兩槍，右面牆壁那兒兩個捉回來的民伕，撲咚一聲，仆倒在地，永遠也起不來了。張樂山想：這不是陪斬嗎？說不定什麼時候也會輪到自己，他渾身更加發抖起來，他不敢看院子，回過頭來，卻又瞅見釘床，想起早一會村長睡釘床的情形，眼前一陣黑，暈倒在門那兒。張村長想過去扶他，走了一步，他搖搖頭停下來，笑自己怎麼又忘記兩隻手給綑着呢。他看見張鵬飛把張樂山扶到原先坐的椅子上，一會。張樂

山才慢慢清醒過來，他身上出了一陣虛汗，額頭上也有汗，涔涔的流下來，浸潤着花白了的鬚鬚。一陣驚慌過後，他定睛向四方看看，又看看自己，知道還在人間，心稍爲安定些，飢餓卻又擒住了他。他的一雙貪婪的眼光，向辦公桌上瞅着，尋找有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。

大夥都回到原來的位置上，鈴木在上面說：

『不歸順皇軍，和這兩個民伕一樣的……』說到這兒，他掃了張樂山一眼。張樂山一楞，他的手伸到汗衫口袋那兒，在屋子裏拾到的那兩張回心票，摸到還在原處未動。他心安定些，彷彿有了一層保障似的。

『你答應不答應帶皇軍找糧食？』鈴木問張村長。

張村長早橫了心，他料定了橫豎是個死字，遲早總會有這麼一天。燕過留聲，人過留名。八路軍待窮漢那麼好，不能把八路的糧食給日鬼子。在日鬼子面前不能低頭，他再狠，八路早晚會打垮他的。他想妥了主意，不管日鬼子怎麼說得天花亂墜，總咬定牙根只說一個字：

『不。』

武內急了，走過來對張村長嚇哩啪啦打了一個協和耳光，差一點把張村長打倒在地，武內在一旁按住他搖擺的身子，對他小腿肚上又是一皮靴，憤憤地罵道：

『不答應，馬上槍斃你！』

武內氣得滿嘴泡沫，濺了張村長一臉的吐沫星子。張村長冲着武內，挺起胸膛說：

『你槍斃好啦。』

張村長在張樂山眼目中逐漸大了起來，高了起來，暗暗讚賞他是燕宿崖後生當中好樣兒的。張樂山抹着鬍鬚，自己警告自己，待會兒日鬼子問到我，可不能答錯一句，張樂山不能連一個長工也不如。靜寂中，忽然爆烈開一陣傷心欲絕的嚎啕聲，這聲音好熟稔，張樂山仔細一聽，馬上就辨別出來是秀娟和他娘的，一定是因為她們很久沒有回去，剛才兩次槍聲，以為他們兩個人都完了，就忍不住哭了。這哭音打動了張樂山的心，想起治富，想起他娘，想起秀娟，想起家園，想起埋藏在

花台下的那些財寶，他怎能撒手而去？從來未有過的生的慾望，這當口，強烈地生長起來，要活下去，要活到財產都回到自己手裏，要活到女兒出了門，要活到兒孫滿堂，要活到兒孫都長大成人，要活到張樂山又是這一帶山溝裏的主人……他想站起來，趕快回到臨時拘留所去，告訴秀娟他們：『爹還活着，爹要活下去……』可是，能夠嗎？鈴木不吭聲，一步也別想動。他又想走上去對鈴木大隊長說：『皇軍大人，我聽你的話，替你辦事，你要我幹什麼，我就幹什麼。』但瞅到張村長在旁邊，他這些話又說不出口。

鈴木見軟硬辦法都失了效，他便決心叫清剿部隊明天早上帶張村長上山找糧食，找不到，就在山上把張村長槍斃了。鈴木告訴張村長這是最後一次給他考慮的機會了。張村長臨走出辦公室門口，掉轉頭來說：

『你們遲早會死在八路軍手裏的！』

張樂山問自己：『八路軍還會來嗎？』

僧帽牌洋蠟燭已經點到尾端，溶解開的燭油滾成一片，屋子裏的光線暗下來，淡幽幽的，幢幢的人影映在牆壁上，更顯得屋子陰森森的。夜晚的山風息息吹來，像一個賊似的，在辦公室裏偷偷地走着，叫着，應和着後院裏傳來嘶啞的哭聲，一起一落。武內換上一根新蠟燭，赤松端着一個菜盤進來，都是罐頭食品，水紅色的沙丁魚，紫色的牛肉，大紅色的豬肉，黑色的甜小菜……加上兩個鍍製飯盒的白米飯，滿滿擺了半個辦公桌，離張樂山有四尺來遠。一股刺鼻的飯菜的香味，誘惑地飄浮在張樂山面前，彷彿每盤菜每盒飯裏，都伸出一隻手來，向張樂山飢餓的腸胃招喚。

赤松把飯菜放好，站在一邊。屋子裏靜靜的，鈴木大隊長不慌不忙地問張樂山：

『兩天一宿沒吃飯，該餓了吧？』

這句話是一粒火種，馬上把張樂山肌餓的火，燃燒起來了。他瞪着兩隻發綠的眼睛，一個勁對着菜飯上轉來轉去，聽鈴木這麼問他，以為是請他吃哩，立刻站起來，如一隻衰老的餓虎，微微張開兩手，要撲過去痛痛快快地吃一頓的樣子。鈴木知道他餓的等不及了，有意的按一按手，把聲音拉得很長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

『張老先生請坐，不忙，肚子餓啦，想吃飯嗎？』

張樂山勉強坐下來，心慌的直跳，鬍鬚也一動一動的。他說不出話來，瞅着菜飯直點頭。

『我知道張老先生餓了，特地給你預備下飯菜，吃飯以前，我想給你商議一件事。皇軍進駐燕宿崖一帶很久了，老百姓還在山上生活，挨冷受餓……我想救救這一帶老百姓，請老先生招撫他們回來，安居樂業……』

張樂山氣得一根根鬍鬚都翹了起來似的，搖搖頭說：

『還是要我把鄉親們騙回來，當亡國之民嗎？我……我……』

張樂山顛巍巍地站起來，要走的樣子，走到釘床那兒，又打住了。武內副官走上前去，攔住去路，惡聲惡氣地說：

『大隊長的話沒說完，沒叫你走，你上那兒去？』

張樂山無可奈何倒在椅子上，胸脯一起一伏氣咻咻地不言語。鈴木看武內太莽撞，便支開他：

『武內，你快去把進佔燕宿崖的戰鬥詳報弄好，明天一定要送到旅團部去。他們今天又來催過了。』武內勉強應了一聲『是』。張鵬飛當張村長不在的時候，不怯了，說：

『大叔，鄉親們在山頭上搭窩舖，也不是個辦法。村裏有房有屋，現成的炕，現成的鍋灶，回來過光景多好！太君說的話可沒錯兒，這也是爲他們好呀。』

『我不是你的大叔，』張樂山向張鵬飛瞪了一眼，說：『忘恩負義的東西，我那樣虧待你？我……我虧待你……』

張鵬飛臉上熱刺刺的，頭低垂下來。張樂山眼睛向桌上的菜飯望來望去，口裏

流着酸水，他恨不得過去抓一把牛肉，隨便什麼菜也好，往嘴一塞，那滋味多好。鈴木胸有成竹，看張樂山那副饞相兒，心中暗暗得意。他知道這樣的時間越長，他成功的把握越大，故意思考什麼，慢吞吞地說：

『張老先生一片愛國心是很好的，我個人是衷心的欽佩。只是還沒有了解皇軍的旨趣，我剛才已給張村長說過了，張老先生想都聽見了。這一次東亞聖戰，就是爲了從英美勢力壓迫下，解放東亞，救中國。皇軍的目的，和張老先生一樣，也是爲了救中國啊。』

張村長堅強不屈的影子，在張樂山腦筋裏晃來晃去，彷彿張村長在監視他說話，他忖度着，不敢說錯。這股力量支持着他，勇敢地說道：

『我不聽你那些話……我不聽……你不要給我說……我不聽……』說到後來，張樂山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！有點招架不住了。

張鵬飛見鈴木不動聲色，態度卻益加冷靜，面帶笑容，他摸不清鈴木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，他想插嘴，話到嘴邊，怕說錯，就沒敢開口。鈴木奸笑地說：

『張老先生，八路軍對有錢的人，有什麼好處呢？你想想看：來了，就共產共妻，什麼救國公糧，統一累進稅啦，慰勞啦，捐款啦……把你們財產都共去了。皇軍來了，就是保護你的財產，什麼也不要，你說，那個好呢？』

『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慰勞捐款，公平合理，這不算什麼……』張樂山嘴上雖然這麼說，心裏也覺得鈴木的話不無道理，八路軍來了後，盡是富人出錢，像是割去他心頭的肉，回想起來，還是有餘痛。張樂山兩隻眼睛直苗苗地停留在飯菜上，飯菜的味越來越香，從來沒有感到過飯菜有這麼香，香得動人，香得叫人流口水，香得使張樂山昏頭昏腦，一個勁想吃，沒心思答話，也沒心事想別的事。

鈴木張開口，哈哈大笑，笑得面前白燭光搖晃的更厲害，一會兒，笑聲戛然而止，他又問道：

『就算八路軍好吧，可是八路軍已被皇軍撲滅乾淨了，馮團長自殺，蕭克上了延安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』

張樂山立時想起拘留所老頭也說過這話，別是真的？他冷了半截。不過，這些

事，他目前不管，真的也好假的也好，他只想吃桌上的飯菜。鈴木像是玩猴子的，忖度把張樂山這猴子耍得差不多了，他逼緊一句：

「這些飯菜都是爲你準備的，談好了，再慢慢地吃。我們想請你出來，擔任宛平縣的縣知事，把老百姓招撫回來，就成啦。答應這件事，馬上就可以吃飯，你家的裏的人，你的秀娟小姐，皇軍都要好好保護。別的，慢慢再談……」

「不……」張樂山已經說不出話來了，就是這個字的聲音也軟弱得很，他現在什麼也不在乎，一心只想吃桌上的飯菜。

「還不嗎？可是全宛平縣的人，都知道你歸順皇軍了。」

鈴木仰面哈哈大笑。

張樂山睜大了飢餓的眼睛問：

「什麼？」

鈴木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事先準備好的告民衆書，上面寫着：「自大日本皇軍進入燕宿崖以來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建設王道樂土，萬人歡騰。凡未回村者，即速歸

來，皇軍恩賜每人糧食三斗……縣知事張樂山……」張樂山接過告民衆書，一眼望見上面有「縣知事張樂山」字樣，不由地勃然大怒，張樂山這輩子還沒有受過這樣的氣；事情不得他同意，就用上他的名義，更何況是當漢奸，不行，他忍不下這口氣，他把告民衆書一扯兩半，搓成一團，氣呼呼地扔在地上，說：

『打死我也不幹！』

鈴木爲了爭取張樂山，一再忍受着心頭的氣，看張樂山這個勁兒，越扶越歪，單靠軟工是不行的，他也生氣了，手一拍桌子，喝道：

『不幹，就槍斃你！』

張樂山聽到槍斃這兩個字就軟了半截，但他瀟住一口氣，一時轉不過彎來，同時，他想：鈴木不會真槍斃他的，便硬着頭皮頂住，沒吭氣。鈴木見他不言聲，以爲他真要硬到底，叫赤松進來，用日本話講了一通之後，指着張樂山，又用中國話說：

『把他斃了。』

張樂山給赤松拉着，走過睡釘床那兒，踏着張村長剛才流下的血跡，這血跡上彷彿有一對眼睛，那是張村長的，盯着他。他肅然地有了勇氣，硬朗地邁出去。

外面滿天星斗，模模糊糊瞅見院子裏剛才倒下去的兩個民伕的屍體。張樂山渾身顫抖起來，難道自己一會也像這兩個民伕，永遠站不起來了嗎？他的脚步遲緩下來。他的眼前忽然閃爍着亮光，金元寶，銀元寶，翡翠，琥珀，田契……和他給自己設計的遠大的前程。耳朵裏更是充滿了各種聲音，秀娟的，治富的，治富他娘的……大家都在叫喚他，他不能就是這樣默默無聞地倒下去，他不能就這樣丟下花台里那些財寶空手而去，他不能離開秀娟，秀娟娘，治富……他不能……不能……他聽到身後的赤松的沉重的皮鞋聲，他走不下去，他知道再走下去，便一步步接近死亡，他站住了。但接着是一種更可怕的聲音：赤松在身後拉大拴，要開槍了，天啊，就這樣完了嗎？他渾身立刻發抖，腿也軟了！他生怕赤松開槍，連忙轉過身來，口吃地說：

『我……我答……我答應……』

他旋即踉踉跄跄地走到辦公室裏去。鈴木大隊長站在門口，看到這情景，爆烈出勝利者的狂笑聲，上去一把抓住他，緊緊握着他的手，愉快地說：

『我知道，我們是可以合作的。』

張樂山眼眶裏忍不住落下幾滴老淚，羞愧地低下頭來。鈴木叫張鵬飛把張樂山的椅子搬到辦公桌旁邊，指着冷了的飯菜，對張樂山說：

『請，對不起，飯菜都有點冷了。』

張樂山剛端起飯碗來，訇的一聲，一顆手榴彈在村後山上爆炸開來，接着是一陣繁密的槍聲，這聲音近得就好像在門外似的。

鈴木吃了一驚，漫無目標地問：

『什麼？』

河邊伍長從外邊衝進來，氣喘喘地，也顧不得敬禮，匆匆說道：

『報告：大隊長，共產軍進攻哪。』

啪的一聲，張樂山手裏的飯碗，掉在地上，打得粉碎，滿地是飯。

『有多少？』鈴木問。

『說不清。』

『你馬上跑回去，叫他們死守陣地，該死，碉堡還沒蓋頂，』鈴木急得說不下去，情況急了，不容追究這件事，他忍住氣說：『我馬上就派增援部隊來！』

在密集的槍聲中，手榴彈一個又一個訶訶地爆炸開來。

三二一

『天快亮啦，李三哥，留點兒神，別叫日鬼子包圍了山頭……』

李三哥蹲在岩石旁邊，正在低頭打盹，聽二楞子說話，連忙抬起頭來，只見東方放亮，周圍山峯慢慢在曙光中露出頭來，腳下的燕宿崖也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到。他打了一個哈欠，伸伸懶腰站起來，向四方巡了巡。

他們放哨的地方，是百花山上一片比較平坦的廣地，當中矗立着一株蒼老遒勁的松樹。四周是一片枯黃，別的樹都葉落枝枯，地上的野草全枯黃發黑，再加上赭黃色的山野，越發顯得蕭條。只有這棵松樹生趣盎然，松針綠茵茵的。松樹左右各有一條人行道路，打這片廣場貫穿過去，向前看，有條小路通往燕宿崖；往山上走，松樹背後中有兩條道，向兩條深遠的山谷裏伸展開去，如同兩隻無窮長的胳膊似的。這地方，是好地勢，四通八達，機動的很。自衛隊員李三哥和二楞子，打半

夜起，已守望了有兩根香的時候啦。李三哥緊一緊大包（腰帶），把手榴彈向大包裏塞牢一點，同時也把指在右肩上的雪亮大刀摘下來，放到左肩上，身上感到輕鬆妥當。他有把握地說：

『前兒個黑間，咱們下山打游擊，這一次襲擊，驚得張樂山把手裏的碗掉在地上打碎了。日鬼子一宿沒閤眼，以爲八路來了。昨兒個又破交，打啦他一宿，縮在烏龜殼裏，頭也不敢伸出來，二楞子，你說，這會兒他會來？你他媽的活見鬼！』

『話可不是這麼說，日鬼子的事，沒準兒。張主任怎樣給咱們說的，你忘了嗎？在山頭上要小心，別叫日鬼子抄了後路。他們在下面破交回不來，這可是咱們的責任呀！』

猛的，一陣沉重的脚步聲，打山下傳上來。走路的好像很吃力，一步步移動，重甸甸地向山上爬，一邊哼呀哼啞地呼喚着。這聲音吸引了二楞子的注意力，他伏在山邊，凝神在聽，焦急地拉李三哥一把，說：

『你聽，別是日鬼子！』

『不會的，』李三哥這句話剛說出口，心裏就有點拿不穩，他暗中伸出頭去看：下面的人從一道隱藏在岩石下面的山路轉出來，約莫有幾十個人，連成一條長線，肩上揹着鐵鎚木銑和鎬子斧頭，遠遠望去像是揹着武器，在曦微晨光中一晃一晃的，他們身上還揹着一綑電線，黑烏烏的，如同一條巨蟒繞在身上，有的巨蟒旁邊，閃閃發着亮光，是掛在肩上的大刀片，和插在大包裹的單打一（槍）。這些人一走到上面，聲音就跟着高了起來，噼噼哇哇，彷彿是一羣過河的鴨子。李三哥告訴二楞子村武委會帶民兵破交回來，兩人便迎了上去，向他們高聲說了一句：『辛苦啦。』第一個走上那片廣場的，是小虎子，他把肩上的鐵鎚，往地上一摔，用藍布棉衫的袖子抹一抹額角頭上的汗珠子，深深地喚了一口氣，興高彩烈地說：

『這一下子，日鬼子的汽車，他媽的，得好幾天通不了哪。』

李三哥拍拍他的肩；把旱煙袋遞給他，說：

『累了，歇會兒，抽鍋煙。這麼着，燕宿崖的日鬼子跟別地方的日鬼子通不了氣哪。』

『那可不是。』二混子湊上來代小虎子回答。

小虎子見武委會主任張禿子他們都上來了，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告宛平民衆書來，說：

『我剛才在路上拾來一張紙，大夥來看看……』

二混子一聽這話，臉上不由地變了色，他怕別人看見，連忙走過去。但大夥都把小虎子團團圍住，他又不好走遠，只好站在旁人背後，和大夥一樣的伸着脖子，眼光集中在小虎子手裏的那張紙上。李三哥念過一季冬學，從頭看下去，看到「縣知事張樂山」六個字，他大聲叫了出來：

『張樂山當了漢奸啦，叫喚咱們回去哩！』

『想不到，』張主任嚥了一口氣，說，『張樂山也會當漢奸。』

二楞子是老實人，他不相信：

『張老伯是紅臉子人，硬漢子，不會當漢奸的吧？』

二混子看二楞子不相信，怕大家跟着不相信，布告失去了作用，他慌忙搖搖

頭，不同意他的說法，說：

『這年頭，誰也不敢相信誰，有錢的人更靠不住，城裏那些當漢奸的，哪一個不是有錢有勢的人。日鬼子住在張樂山家裏，他叫日鬼子抓了去，會不當漢奸，才怪哩。』

『是呀，』二楞子沒加思索就附和，『二混子的話倒也對！』

『是呀，是呀！』

大家都順口應和着。

三二一

人叢中突然鑽進一個人來，對張禿子說：

『主任，溝裏有腳步聲，……』

『啊！』張主任驚叫了一聲，衆人旋即散開，張主任打人圈子裏走出來，驚覺地掉過頭去，凝神地聽。果然，打松樹左後方的溝裏走出三個人來，爲首的是偵察員老徐，隔着他身後二十步遠近的，是偵察參謀伍國英和偵察員小劉。他們帶了一付電話機和一個望遠鏡，打齊家莊出發，晝伏夜行，繞過敵人的據點，走了三宿，剛才到了百花山，到處打聽王連長和村游擊隊的去處。聽山裏人說，他們在山口松樹前那片廣場一帶，也顧不得歇口氣，就趕了前來。張主任一見是伍參謀，好像遇見了久別的親人，上去緊緊抓住伍參謀的手，一壁說：

『哦，伍參謀，你怎麼來的？可把咱們想壞了，——日鬼子佔了咱們的村子

啦。』張主任給他談翌日個黑間的事，『你看看這兒……』

伍參謀看見廣場上的一大堆電線，又看了大家一眼，他用眼光給在場的人招呼遍了，說：

『辛苦啦，老鄉。』

那邊老鄉親熱地抓着老徐和小劉，問長問短，言談不休。伍參謀看大夥站在那兒，像是太平年月一般，放開嗓子拉瓜，這卻不妙。他對張禿子說：

『武委會主任，把人都放在這兒做啥？還不快鑽山，昨兒個黑間，王連長配合你們破交，又擾亂了敵人，敵人今兒個會來報復的啊。』

『你不提醒我，倒忘了。鄉親們，走吧，把物件帶上，回去好伸伸腿，……』

扔在地上的電線，鐵鎚，鎬頭，……又被大夥搗到肩上，他們習慣地向松樹左後方走去，走了一段，給張禿子叫住，問他們：『你們忘哪？咱們翌日個黑間，不是轉移到左邊這條溝了嗎？怎麼又走老路？』大夥沒吭聲，悄悄地往右邊走去，只有小虎子他閉不住嘴，向張禿子擠眉弄眼，說：

『一宿沒閤眼，可糊塗起來了。伍參謀，隊伍啥時候回？咱們村裏見。』
『好，村裏見。』伍參謀給他招招手。

小虎子得意地走起正步來，像隊伍上的戰士一樣，肩上的鐵鏟也像一條槍，在晨光裏一晃一晃的。他的影子慢慢在伍參謀眼前消逝了，噼噼哇哇的人聲也遠去了。大家走了，只有二混子留下來，他一聲不響地蹲在李三哥二楞子旁邊，在偷聽伍參謀和張主任談話。伍參謀向張禿子打聽王連長他們的消息，聽說夜裏配合民兵破交之後，把民兵送上山，就上東面去了。老徐主張馬上找他們去，伍參謀屈指一算時間，他們已出來四天，還有兩天得趕回去，從百花山到黑水坪一帶，有二百多里路哩，再去找王連長，又不知道確實在那兒，往返耽擱時間，不如就地打聽。伍參謀不同意去找，也沒說出個辦法來，眼光只是對着山下的燕宿崖村。張禿子已猜出幾分，可是他還不敢斷定，便問道：

『有啥勾當，咱們能幫把手嗎？』

伍參謀說明了來意，張禿子滿口應承，說是他知道。伍參謀問他，他卻答不上

來，只知道鄉親們沒回村，帶來的伙子也逃啦一大半，日鬼子自己動手幹，打算修一個大碉堡，三個小碉堡，連一個也沒修好，頂還沒蓋上哩。至於碉堡的正確位置，多麼大小，有多少槍眼，配備怎麼樣，張禿子就摸不清了。村裏的情形倒知道一些些，但也不過是日鬼子司令部按在張樂山家裏，新民會在王國財家裏，兵不多，村長失蹤，張樂山投了敵，當宛平縣知事。伍參謀問清楚了各方面情形，覺得要自己跑一趟，才能把情況弄清楚。他派老徐小劉去偵察村外的工事和村裏的活動，自己則揹上電話機去偵察碉堡和敵情。分手時，相互約好，響午時分，仍然在這片廣場碰頭，要是遇上情況，就各自己回去，在劉家台一帶相見，見不到，便直奔黑水坪找團部。他們分頭而去，李三哥和二楞子還是守着崗位，他們這時想起問二混子爲什麼沒走，二混子說累了，走不動，等換崗再和李三哥他們回去。他們沒說什麼，張主任也坐在那兒，順帶歇歇腳。

不到一袋煙的工夫，老徐和小劉慌慌張張打山下跑了回來，一口氣奔到張禿子面前，老徐壓着嗓子，小聲小氣說：

『張主任，你看：那邊有人上來啦。』

『誰們？』張禿子話沒說完，他瞅見山下一大堆人，吃了一驚，說，『唔，人不少，又瞅不真。』

山下一片祈求的聲音，昇騰上來，哭哭啼啼，斷斷續續，仔細聽去，可以辨別出來是流落的難民呼聲：

——哎喲，鄉親們，幫幫忙吧！

——咱們給鬼子趕出來，兩天沒啦飯進嘴哪，做做好事吧。

——咱們餓的不行啦，八路軍救救咱們的命吧……

大夥聽了這奇怪的聽音，議論紛紛，二楞子給聲音感動了，要下去伸手相助；張主任要二楞子瞅真了再下去。老徐懷疑別是日鬼子化裝。二混子不信：

『日鬼子爲啥要化裝呢？一定是難民，應該救救他們才是。人心是肉做的，要是咱們當了難民，流落在別的村子裏，不也希望人搭救搭救，張主任，你說可是？』

二混子轉過臉去盯着張主任。他知道只要說動張主任，旁人就不在話下了。見了鈴木大隊長的面，他又可是邀一個大功。張主任給二混子的幾句話說得心也軟了，他改口講：『下去看看也好。』老徐卻有經驗，一把攔住他們，不讓走，要看情況再說。聲音越來越近，老徐料想不好，來不及再和二混子爭辯，催促張主任他們先進溝躲起來再說，別在那兒暴露了目標。他和小劉在這兒頂着，先看看情況。他們向山裏走去，這一次二混子不好再留下，也跟着走。快進溝裏，張主任掉過禿頭來說：

『老徐，小劉，咱們走不遠遠就停下來，避一避。你們待會兒來，順看大道走，大道上那些圓圈是偽裝，沒有雷；路邊上棒子地裏，可埋着雷，不敢走。』

老徐和小劉屈着背走到山邊，聚精會神向山下看。看了一陣，小劉說：

『咦，怎麼前面只有兩個人？』

老徐說：『你瞧，身上凸凸的，好像帶着傢伙哩！』

小劉說：『咱們把他幹掉吧，……我的駁壳槍有兩天沒開暈啦，……』

老徐說：『別忙，後面又上來人啦，咱們一打響，後面的人準包圍上來，這不成，……』

小劉留神一看：『嚯，後面真上來一大堆人哪，還有槍呢！』
『咱們躲起來，』老徐說，『先看清楚，再找機會下手……』

他們兩個爬到廣場旁邊的山上，在一塊岩石後面躲了起來。岩石下面，曲曲折折，還有一些枯樹。在岩石上可以窺視到廣場，下面的人卻瞅不到他們。

約莫過了兩袋煙的工夫，山下上來兩個人，老鄉打扮，穿得破破爛爛，給風一吹，裏面卻露出一身草綠色的新軍服來。他們走到廣場那兒，探頭探腦，見沒有什麼動靜，前面一個後生壓着嗓子叫道：

『八路軍，救救咱們難民吧！好八路軍，你們在什麼地方，救救咱們老百姓吧！』

一聽這聲音，熟習的人便知道是張鵬飛。另外一個後生，是前田初年兵，也跟着他叫了一陣。許久許久，山野寂靜，既無反響，也沒人聲，前田初年兵就向來路用日語噥哩哇啦說了一陣，招呼他們上來。張鵬飛還不放心，又用中國話說了一遍：

『上來吧，一個八路也沒有，沒事兒。』

一隊穿着便衣的敵人，氣喘喘地走到廣場上來，當中有一個人的手給繩子拴

着，這是張村長。河邊軍曹向四週看了看地形，把前田初年兵派出去放哨。前田想佔住制高點，向偵察員老徐藏的岩石上爬去。岩石蠻高，又陡，他分開枯樹枝子，吃力地爬着。走到半路上，河邊喊他回來，因為他事先得得到情報，八路民兵和老百姓全躲藏在松樹左後方的那條山溝裏，叫前田堵住這口子，休息一會兒，好搜山。旁的人解開外面偽裝的老鄉服裝，裏面露出整潔的日本軍服，都盤腿坐在地上休息，有的就拏出天皇御賜的香煙來抽了。全體當中，只有一個人站着：是張村長。張鵬飛勸他也坐一會，等會兒好走道，他蔑視地把頭歪過去，不理他。河邊軍曹抽了一根煙，精神越發抖擻，過去問張村長糧食藏在那兒，要他帶去。村長一路上說了十多幾句話，歸總起來只有一個意思：『不知道。』現在也是這樣回答，可把河邊氣壞了，他一把將張村長推到松樹那邊去，憤憤地說：

『不知道？哼！今天不把糧食找出來，你就別想活命，走！』

張村長跌跌撞撞，一直靠近了松樹那兒，才算站穩了。拴着他右手的那根粗麻繩，也跟着拖了過來，一根細長的影子映在廣場上。張村長知道村武委會張主任他

們常在這一帶活動，他想他們也許會來救他的，把日鬼子情形告訴他們，讓八路軍來打走日鬼子，大夥好回村過太平光景。他打定主意，死也不走。他雙手緊緊抱着那棵蒼老的松樹，像是抱住了自己的親人，他感到溫暖，也感到力量。河邊逼上一步，站在他側面，用食指頂着他的額角：

『糧食在什麼地方？你說！』

張村長還是回說不知道。

張鵬飛和河邊出來搞糧食，找不到糧食，空手是不好回去的。他見張村長那麼頑固，便走上去說：

『說出來算啦，張村長。你一個人能頂過大日本皇軍嗎？連八路軍也沒辦法，何況你！這時不說，還等啥時候？英雄不吃眼前虧，凡事都要看風轉舵，不能任性子，那是自找苦吃啊！』

張村長一路受够了氣，忍無可忍，見張鵬飛上來，他使勁對張鵬飛吐了一口吐沫：

『呸！你這個敗類，還有臉給我說話！』

『你，你怎麼啦？』張鵬飛邊說邊退，用東京造的絲織手帕揩乾了臉上的吐沫。星子，擺出不屑理的神情：『我看你是有神經病啦，——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心！』他轉過去給河邊嘀咕了一陣子，河邊立叫道：

『片野！』

片野歸還兵從人堆裏站了起來，他一臉不高興，懶洋洋地應了一聲『啊呸』。

『把他網在樹上！』

片野聽到河邊的命令，更加不滿，又是他的勤務。酒醉到鈴木辦公室鬧了一場，被小隊長申斥一頓，還關了三小時的禁閉，現在越發惦念東京的妻子了，時不時把妻子的照片拏出來看，對什麼勤務也沒有興趣。河邊是他上級，不得不服從，勉強姍姍地走過去。

『快點！』又是河邊的聲音。

『快點，你自己去。』片野暗中說，偷看了河邊一眼。

河邊和片野把張村長網在樹上，張村長卻不動聲色。他帶片野到山邊拔了一些白草和枯枝，放在張村長脚下，嫌不夠，又從松樹上摘下幾根有點乾枯的枝子加上去。張村長膝蓋以下，都埋到白草樹枝裏去了。河邊從口袋裏掏出一盒洋漆頭，劃了一根，在張村長陣前晃了一晃，給一陣山風吹滅了。他又劃了一根，說：

『你說不說？不說，就燒死你！』

張鵬飛連忙跑過來，抓住河邊的手，一口把洋漆頭吹滅了，懇求道：

『太君，等等。』他又掏出那條花方格子的絲織手帕來，怕張村長再吐他一臉吐沫，遠遠站下，放下笑臉，說，『我說，張村長，你也是台面上的人，難道這點道理還不懂？鈴木大隊長不是說了，只要你今天帶皇軍找到糧食，就放你，也不難爲你，還要給你當區長，何樂而不爲呢？』

張村長拏他的話當耳邊風，沒理他。張鵬飛以爲這次說到他心坎上，也沒見他吐口水！膽子大了些，向前走了兩步：

『別說你啦，就是鼎鼎大名的汪精衛，人家是國民黨數一數二的人物，也同日

本合作，建設東亞共榮圈，……滾，我說了這些話，怕你也不懂，反正你聽我的話沒錯，咱們是鄉親，決不會叫你上當。」

張村長還是不理，張鵬飛有點急了，河邊更忍耐不住，便插上來說：

『不說，就燒死你！』

張村長仍然不答話。河邊看太陽到半空，他留下兩個士兵和一挺機槍，找糧食；叫其他的全進山裏抓老百姓回來。臨走時，河邊囑咐他們別走大路，大路上怕有雷，要走莊稼。然後他轉來，又威脅張村長：

『不說出糧食來，馬上就燒死你！』

張村長一聽到「燒死」這兩個字，馬上想到生。難道就是這樣死了嗎？說出一個糧食窖，也許可以不死吧？糧食是八路的命根子，好說嗎？不說，真會燒死的。只說一個窖，不，日鬼子還會逼說其餘的窖的。村長是一村負責人，怎好場這個台？任你打來任你燒，得頂到底。他心一橫，閉上眼睛，咬着下嘴唇說：

『燒吧！』

說出這句話，想起今後見不到家裏人，見不到會上的人，見不到村裏的人，尤其是見不到八路軍，——樹有根來水有源，有了八路軍才有好光景過，才當上村長，……臨死見不到一面，脊背上一陣涼意掠過，他眼眶裏落下兩滴熱淚。旋即想起不能在日鬼子面前失醜，他努力噙住淚。

河邊暗中向張鵬飛嘮嘮嘴，張鵬飛機靈地走上來，見張村長眼睛還是閉着，便親熱地拍拍他的肩膀：

『張村長，何必賭這口氣哩，凡事不能硬到底，適可而止。這幾天，你罵皇軍，你吐我吐沫，都算對得起八路軍了，不要再強硬了，張村長……』

張村長像是他身背後的那棵松樹，莊嚴地矗立在百花山上，多大風，多大雨，也動搖不了它，越是到寒冷的時候，越顯得它枝葉繁茂，蒼翠欲滴，越顯得生命力旺盛。一切受了一點摧殘便萎落了草木，在它面前都失了光彩。它是自然界裏的張村長。張村長突然睜開眼睛，兩道犀利的光芒，閃閃的盯着張鵬飛，使得張鵬飛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。張村長的話，像是一根根釘子釘在他身上：

『你這個沒有骨頭的傢伙，丟盡了咱們張家的臉，還來勸我投降，哼，你別做白日夢！』

張鵬飛給罵得張不開口。按照河邊的脾氣，一槍結果了張村長才痛快，偏偏他知道糧食埋藏的地方，鈴木又給了自己的任務，不得不忍住這口氣，外強中乾地進一步逼他：

『看你骨頭有多硬，就把你骨頭燒成灰，張會長，點火！』

張村長又閉上眼，堅決地說：

『點吧！』他準備接受一切的痛楚。

張鵬飛見他這樣，手軟了。自己也是中國人呀，爲什麼不學張村長？爲什麼要燒他？退一步說，即使燒了他，更找不到糧食了。他望着松樹，幾乎是用着懇求的語調說：

『張村長，張村長……』聲音有點瘖啞了。

張村長的聲音卻響亮乾脆，一點也不含糊：

『燒吧！』

河邊軍曹和張鵬飛劃着兩根洋漆頭，彎下腰去點着了白草。白草原就乾燥，給風一吹，更容易燒了起來。張村長四周馬上升起熊熊的火焰，火苗在張村長腳下一跳一跳的。壓在白草上面的松樹枝，究竟是打松樹上剛摘下來的，濕潤潤的，給火一樣，好像松枝怕痛，吱吱地亂叫。松枝渾身流出眼淚一樣的松油，松油滴到火裏，火勢來得更猛，向上昇騰，向張村長身上猛撲。有的樹枝太潮濕，燒不着，昇起一柱柱青煙，血紅的火舌在瀰漫的青煙裏面跳躍着。一股抵抗不住的熱力，從四面八方向張村長身上撲來，一會兒，身上的衣服給燒着了，汗涔涔地流了，油也膩膩地流了。他的身子纏着，掙扎不開，躲避不了，忍不住發出淒厲的叫聲，唧唧的，像是撕扯破綢子似的，劃破百花山上靜寂的晨空。

張村長垂下了頭，快暈過去的時候，猛可地爆烈開一聲訇然巨響，震撼了山岳。這是搜山部隊踩響了地雷。一片爆炸聲中，又夾着幾下槍聲，不知道從那兒打來的。在煙火瀰漫掙扎中的張村長，忽然忘記了渾身的痛苦，生長出一股新的力

量，他以為八路軍來了，放聲狂笑，高聲叫道：

『好，八路軍來了，八路軍來了！八路軍啊，日鬼子只有四百多，司令部在張樂山家裏，四個碉堡還沒蓋好，日鬼子沒有水喝，也沒有糧食，八路軍快來打吧，快來吧……』

四面八方的山谷裏撞回張村長的最後的莊嚴呼聲，在雄偉的百花山上，在靜穆的山谷裏，縈繞着。

張鵬飛慌做一團，抱頭鼠竄。河邊軍曹連忙貼着山邊一個角落跪着，端着三八大蓋槍，向松樹後面的山溝裏望去，只見搜山的日軍倉皇地向廣場逃來，河邊大聲問他們：

『什麼？』

『八路，八路……』

衆日軍異口同聲地回答，前田初年兵嚇得面色如紙，口吃地說：

『八路來了，來了，快……』

他們邊說邊跑，退到這兒，正預備佈置陣地，向山裏進攻，忽然他們頭頂上又響起槍聲，幸好大夥都靠着山邊，沒被打中。河邊不知道敵情，不敢停留，便指揮日軍向山下逃去。他自己舉起三八大蓋向張村長打去，一槍正着，打在脖子上，一股鮮血從嗓子裏噴了出來，接着張村長的頭，如一棵熟透了的向日葵，低垂下來。老徐和小劉在岩石後面，打了幾槍，都給日鬼子躲過，看着他們逃走，老徐急得發火了，他從岩石上跳將下來，舉起駁壳槍向日鬼子射去，一槍把落在後面的片野歸還兵打倒了，他們跟蹤追趕下去。

松樹後面的山溝裏，閃出一羣民兵。張主任見日鬼子中了雷，便慌忙逃去，他們從裏面也追了出來。小虎子出來一眼瞅見樹上纏着張村長，把張村長的頭扶起來，那副面孔，像霜一樣的蒼白，濃眉下面，圓睜着兩隻眼睛，但眼球已不能轉動，要突出來的樣子。膽大的小虎子，不知怎的，看了張村長那雙眼睛，不由地懼怕起來；幸好，張村長彷彿是因爲見到了親人，他安心了，眼皮慢慢垂下來。小虎子把手放在張村長的鼻子和嘴上一試，已經斷了氣。他鼻子一酸，哇的一聲，忍不

住哭了，一邊叫道：

『村長斷了氣哪，村長斷了氣哪！』

張主任上來，看樣子已經沒救了，張村長腳下還有餘火，他解開褲子，對火上撒了一泡尿。小虎子他們也跟着撒了尿。火滅了，升起一陣陣白煙。他們也顧不得燻鼻子嗆嗓子，連忙解開未燒斷的繩子，把張村長抬到地上。二楞子還不相信張村長死了，他跪下去，搖着張村長的肩膀，一個勁地叫：

『村長，村長，村長，你答應我……』

張村長永遠也不能答應他了。他跪在村長旁邊，幽幽地泣着。張主任他們低着頭，默默地，默了似的。二混子夾在人羣當中，暗暗把臉轉過去，故意高聲嘆息。張主任想起情況，他用手背按了按通紅的眼睛，喚醒大家說：

『現在還不是哭的時候，辦事要緊。』他向山上一面喊，『老徐，小劉……』
『來啦，來啦！』

山下浮上來應聲。半響，老徐和小劉夾着片野歸還兵一拐一拐地走來。片野左

邊大腿上，中了一槍，血順着褲子流下來，滴了一地，像是地圖上鐵路虛線似的均勻。片野的那條三八大蓋，這時已揩到老徐身上了。老徐怕日鬼子上山報復，動員大夥把村長和俘虜抬走。

廣場上靜靜的，只留下雜亂的脚印，和兩灘殷紅的血跡。蒼老遒勁的松樹，在白花山上，像一個巨人似的，守望着山的海洋，守望着每一寸國土。

三四

一陣暴風雨過後，滿天烏雲好比是一張巨大的天幕，慢慢捲起，露出來的是一天星斗。藍湛湛天空上的星星，像是數不盡的金眼睛，閃閃地注視着遼闊的平原。在平原的邊緣，一條巨蟒似的永定河，從深山叢林裏氣喘喘地奔流而來，在夜空下閃映着暗藍色的光芒。一進入平原，水流才平穩下來，彷彿鬆了一口氣，徐徐地流着。

永定河邊的史家佐，是一個七八十戶人家的中等村落，因為離西邊山口子不到七八里子地，成爲山地與平原之間的橋樑，出出入入，都要打這兒經過。這一次進山裏掃蕩，一路五百多的鬼子，把村裏的房子點了，五百來間房子燒得還不到一百間，村當中那座天主教堂燒的最慘：教堂裏的住房都燒光！教堂的牆大半倒了，幾根殘餘的柱子，支持着尖尖塔形的屋頂。那上面的十字已經傾斜，歪着身子，忍受

冬夜寒流的侵襲。

神父不知道上那兒去了，這兒沒有人的聲息，連狗的吠聲也聽不到，只是渾身燒得焦黃的一排白樺樹，枝葉脫盡，赤裸着身子，靜靜站在夜風中，搖擺着身子，發出哭泣一樣的幽幽的音響。整個村子，如一片坟場。

遠遠傳來脚步声，巴基巴基的，慢慢有了步槍和水壺磨擦的金屬的聲音，吵雜的人聲，接着是手電筒的光亮，在村子裏一閃一閃地照着。三四隻手電筒的光芒，交叉地照着教堂塔形的屋頂，沒有一會兒工夫，馮團長帶着隊伍來了。他用手電筒向教堂四壁一照，看見教堂正中聖母神像下的神棹，意外地完好，石喜子機靈地掣出洋臘來，劃了一根火柴點着，放在桌上。馮團長叫戰士們進來，在水門汀上休息。他自己在神壇前的石台階一坐，喚了一口氣，充滿了勝利的愉快情緒，對朱主任說：

『總算跳出伏擊圈了，到了這兒，得好好休息他兩天。』

『是呀。』

『他們怎麼還沒來呢？』馮團長想起留在筆架山掩護退卻的王福保他們，『別是出了事吧？』

『不會的，我們也不過今天才到，他們走的晚，又要打仗，那有那麼快到？』

『你說的也對，他們也許遲一兩天趕來……』

『是呀，鐵打的人也走不動啊，別說他們，』朱主任說，『你算算看，咱們走了多少路啊。』

馮團長真的閉起眼睛來算一算。

從筆架山下來，在牛頭崖村吃完了飯，八百多敵人離村不過十里地哪。一隻疲勞不堪的部隊又開始走了。開頭，戰士們的精神還算飽滿，走出六七里子地，因為疲勞還沒有恢復過來，步子又慢了。馮團長自己也累的不行，眼睛網着一層紅絲，好像害眼睛似的，眼皮老是搭拉下來。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盒虎牌萬金油，擦擦額角，才勉強清醒一點。走了幾里地，他看戰士們的腿越走越沒勁兒，便叫部隊在村邊休息。留在牛頭崖附近探聽情況的偵察員，跑上來報告馮團長，敵人進村以

後，威力搜索了一下，從屁股後面追上來了。馮團長站起來，撲撲身上的土，動員了一下戰士，又開步走啦。一氣走了四十里，在李合莊宿營。部隊剛吃過飯，正要躺下來，偵察員又來報告：敵人在十里以外也宿營了。敵人就是這樣和馮團長的部隊保持十里地的距離：馮團長前進，敵人也前進；馮團長停下休息，敵人也停下休息；馮團長宿營，敵人也宿營。這一路敵人雖然有八百多，可是不了解馮團長的兵力和四周的情況，又沒有支援的部隊，不敢輕易動手，只好把情況報告給上級，緊緊跟蹤馮團長，等候上級的命令。

馮團長打開在齊家莊繳獲來的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，平放在桌子上，對着它出神。他抽一根土製的香煙，把黃棉軍帽推到後腦勺那兒，按着帽子在腦袋上擦來擦去。他在想怎樣把屁股後頭這條尾巴摔掉。如果讓尾巴跟下去，一直到了黑水坪一帶，不僅對九團本身不利，並且說不定還會暴露上級的軍事企圖的。他的炯炯有光的眼睛，在地圖上巡來巡去，順着李各莊的大道望過去，往西是一條小山溝，他笑嘻嘻地指給朱主任看，告訴他明天就可以把這條尾巴摔掉了。朱主任不大同意他

的計劃，暗中有點擔心，那是一條絕路，如果被敵人包圍住，是一個也逃不出來的。朱主任向馮團長提意見，希望他考慮一下。馮團長反對猶豫不決，目前的情況是：部隊太疲勞了，需要休息，如果再這樣被敵人跟下去，摸清楚情況，那後果是不難估計的。小路地形雖然壞一點，但是人力可以挽回的。他果斷地下了命令，全體睡覺，不再行軍了。命令傳下去，可把戰士樂壞了——大家最初總以為走到天黑才會休息，誰想到太陽才偏西，就宿營啦。不到半個時辰，村裏便靜悄悄的了，時不時也聽到一些聲音，那是斫聲和伙伕劈木柴的聲音，馮團長的命令，明天的早飯，要提早到夜裏兩點鐘吃哩。留下一個連監視敵人的行動，這一連只派一個班在警戒，其餘的就在山頭陣地睡了。

夜晚，村裏的游擊小組，在馮團長的授意和指揮下，到十里以外襲擊日鬼子去啦。他們並沒有到村，只是在村邊的山坡上，向村子放了幾槍，扔了一陣手榴彈便回來了。敵人卻放了許多槍砲，鬧得半宿沒閤眼。日鬼子以為是八路軍進攻了，黑夜裏怕吃虧，像個烏龜似的，頭縮在村子裏。打到後半夜，見外邊沒有動靜啦，日

鬼子才閉上眼睛睡覺。

這時候，馮團長和戰士們起來吃飯了，派人到處打聽去張各莊的路。村裏派了兩個人帶路，部隊排成四路縱隊，浩浩蕩蕩從大路向張各莊走去。走出沒有五里路，便到了地圖上看見的那條西去的小山溝了。部隊向前約莫又走了半里光景，便折返來，往西一靠，掃數進入了小山溝，連兩個帶道的，也相跟隨上。溝口留了一個偵察班，封鎖住消息：行人只准進，不准出。

且說敵人被擾亂了半宿，後來知道是佯攻，生怕八路軍逃脫，拂曉時分便出兵追擊，追到李合莊，向當地老鄉打聽，都說八路半夜開拔了，到張各莊去啦。敵人怕有假，又分別向許多老百姓詳細打聽，衆口一聲，都說是真去張各莊了。敵人一聽這情況可慌了，叫八路軍逃脫，會受上級責罵的。幸好知道走出不遠，馬上跟蹤追上去，也許來的及。敵人急急忙忙追到張各莊，已是中午，卻不見八路。敵人這一下不單是慌了，而且是亂了。「監視匪軍行動，待命出擊，」這是上級給他的任務。現在八路卻失蹤了，掉過頭來再搜索吧，說不定會中八路埋伏；不呢！要受上

級的處分。這一路敵人在張各莊駐紮下來，把情況報告上去，等候命令和處分。

在溝口封鎖消息的偵察員，望着敵人向張各莊急行軍趕去，立刻把這消息告訴馮團長。部隊從小山溝裏轉出來，回到李各莊，不過是響午，又宿營了。村裏的人都用驚奇的眼光看他們，嘖嘖稱讚八路，真是天兵天將，半夜走了，不知道上那兒去；日鬼子剛過不久，不知道從那兒又回來了，簡直是神出鬼沒。別說日鬼子，連村裏的老百姓也摸不清，那兩個帶道的倒知道，可是他們笑而不說。

部隊一進村，各單位都回到原先的住處，第一件大事是睡覺。石喜子給馮團長按排好住處，他倒在炕上，一霎眼的工夫，就睡得像死人一樣，誰也叫不醒他。當大家都打鼾的時候，馮團長和朱主任還在商量今夜的行軍計劃，一直忙到黃昏時候，兩個人才躺到炕上，和衣而睡。

村裏人都睡下的時候，戰士們起來出發了。滿天烏雲，黑得像鍋底。晚風像是要把大地上一切的物件都吹掉似的，暴躁的呼嘯着，狂奔着，兩人合圍抱不過來的榆樹，也在大風裏站不穩。戰士們逆風前進，雖然是休息了將近一天工夫，風的阻

力，仍然叫腿使不出力氣來。平常點把鐘，走個十二三里子地，毫不稀奇，在逆風裏，十里子地也走不上，走了八九路地，還淌了滿身大汗。走出二十多里子地，傾盆大雨，嘩嘩地從腦袋上澆下來，淋得渾身溼漉漉的，一個個如同落湯鷄。戰士們的槍筒裏，子彈帶，手榴彈，飯包，背包……都灌進了水，連馮團長的黃皮圖囊，也都給雨水淋得發胖啦。

本來，馮團長想找個地方避避雨，一則要趕路，跳到外線好休息，以便待機出動；二則在曠野裏，前不近村，後不靠店，沒有一個避雨的去處。虧得這是雲頭雨，下了一陣子，便隨着烏雲過去了，又是天朗氣清。可是指戰員的身上讓雨淋得膩膩的不好受，何況身上的武器，越來越沉重，帽沿就好似屋簷似的，一點一滴的水往下流。棉軍衣一繞，就是一灘水。地上更是一嗤一滑，不好走，但也得走；馮團長走在前面，大家望着他的背影，一步步跟上去。走到史家佐，指戰員身上的棉軍服，差不多快乾啦。可是裏面的汗衫又溼漉漉的了，脫下軍帽，就像打開飯鍋似的冒蒸氣，汗從額角上一滴滴流下來。

他們走近教堂，才算喘了一口氣，把肩上的武器卸下來，感到過度疲勞後的一種輕鬆愉快。馮團長坐在石台階上，望着部隊陸續走進來，教堂不大，容不下一團人，有的就在外邊席地而坐。馮團長看到大夥都坐下來，他心裏得到一種無上的安慰。這幾天連續的行軍，吃不飽肚子，摸不到休息，雖然還沒發生「逃亡現象」，也沒聽到「說拐話」的，但是他一直擔心着戰士們的健康。現在才算輕鬆下來。他愉快地對朱主任說：

「現在休息啦，你的政治工作也好做點了。」

「是啊，再不休息，恐怕要說拐話了。」

「現在頭等重要的工作，是休息，休息，再休息。誰休息的好，誰便是模範。」

「好。」

朱主任站起來，找教導員指導員去談這件事。

二二五

團裏的人的衣服幾乎全快乾了，只有石喜子還像是從井裏撈上來似的，渾身潮濕，時不時淋水。別人問他爲什麼不擰乾，他說不在乎，其實是因爲淋水好玩。他把馮團長的鋪位按置在教堂的上端，馮團長的行李有油布，打開來就好睡，不必用火烤乾的。石喜子過去請馮團長休息。馮團長沒吭氣，只是點點頭，他的精力貫注在神桌上的軍用地圖，審視史家佐一帶的地形和周圍的敵情。史家佐是游擊區，周圍二三十里子地多是敵人的據點，敵情還不大清楚。離開李各莊馮團長曾經打過電報給政委，現在卻還不見政委派人來聯絡。戰士雖然需要休息，但還不是脫光衣服睡大覺的時候。他對石喜子說：

『告訴二營營長，要加強偵察警戒，派出小哨，警戒鐵路方面的敵人，帶挺機槍去。』

『好。』

『告訴各營首長，快點搞飯吃，各人檢查自己的武器，以戰鬥準備進行睡覺，槍不離手，包不離身，要各連首長親自負責檢查。』

石喜子轉身走去，他剛才站的地方留下一對潮濕的腳印子，脚尖前面是一灘從身上淋下來的水。馮團長把他叫了回來，他莫名其妙地站着。馮團長從頭到腳端詳了他一番，皺着眉頭，指着他說：

『看看你身上的水……』

石喜子笑嘻嘻地把過長的棉軍服的衣角用勁一擰，水直流下來，汪了一地。

『看你渾身濕成這個樣子，衣服，裹腿，鞋子都濕透了，爲什麼不弄弄乾？』

『沒關係，濕點怕啥。』

『搞病了，沒有擔架來抬你的。』

『我沒有衣服換……』石喜子哭喪着臉，手還抓着濕衣角。

馮團長走過去，到自己鋪位上，把自己那件日本呢大衣拏過來，遞在石喜子手

裏，說：

『你拏去穿，把衣服弄弄乾，小心別害病，——身體就是我們的大資本啊！』
『好，』石喜子臉上閃着感謝的微笑，他把日本呢大衣放回到馮團長的鋪位上，掉過頭來說，『我去傳達了命令，再回來弄。』

『你告訴各營首長，要戰士們在休息之前，烤乾衣服，綁帶，和鞋子，要連長負責清查一下，沒有鞋穿的有多少，排與排班與班之間相互調劑一下，以後由供給處歸還。』

石喜子點點頭，一眨眼的工夫，他便湮沒在人叢中了。

原先在教堂裏蠕動着的戰士們，現在都按着編制，一班，一排，一連……有次序地就地坐下來了。到處是一個一個的人的圓圈，把教堂的一片水門汀地填得滿滿的，一直擠到神桌下面。在一堆堆人圈當中，豎起一個個塔形的槍架。在柱子上拴了綁帶，綁帶連着綁帶，一直連到教堂外邊那排燒焦了的白樺樹上。一付一付綁帶，交叉地拴好，蜘蛛網似的。綁帶上晒着許許多多雜七雜八的物件兒，子彈帶

呀，手榴彈帶呀，飯包呀……如同萬國旗一般，在星光下飄動着。

在人堆當中，生着了火。熊熊的火燄，在人叢中跳躍着，烤得人面孔紅紅的發乾，身上的衣服和腳上的鞋子都慢慢烤乾了。教堂裏升起一股股氤氳的水蒸氣，白霧似的。煙霧裏散發着汗酸味和腳臭味，一陣陣地送出來，衝着人們的鼻子。

石喜子把命令傳達完了，他回到馮團長鋪位前面那一堆人裏去。這兒是通訊班。他解開綁帶，脫下棉軍衣，披着馮團長的日本呢大衣，和大夥兒一樣，在火面前烘着。衣服烤了的時候，他把綁帶打好，從塔形的槍架子那兒，把自己心愛的馬槍拿了過來。在跳躍的火光下，他撫摸它，像是慰問一位受傷的戰士，他摘下綠總的槍塞子，把槍對着火邊的地上，槍筒裏流出油似的一滴滴水來。他用槍探子探了探槍筒，想起在筆架山摔交的情景，心上還有餘驚，要不是靠這條槍抵住一塊石頭，說不定早完蛋哪。他的話匣子打開了：

『這回反掃蕩夜行軍真够噲呢，把老子摔了二十四交，真是他媽的鬼路，那兒是人走的！』

司號員小王正在擦他的心愛的號，聽石喜子的聲音，他抬起頭來，隔着火堆，對石喜子說：

「你這小子，沒跌碎腦瓜子，算是你的運氣。你可知道，你掉隊掉了多遠？」

「嘿，不管多遠，還能把老子撩下。」

通訊班長向他撇一撇嘴：

「擺什麼老資格，要不是收容隊，你早就喂了狼啦。」

「誰說的，我沒兩條腿，不會走嗎？」

小王格格笑了。笑得石喜子渾身不舒坦，像是有無數的刺，在刺他。他剛卸下馬槍上的大拴，無心再卸下去，把大拴往棉布上一放，斥問道：

「小王，你笑什麼？男子漢大丈夫，有話就說，有屁就放，別那麼陰陽怪氣的笑。我石喜子明來明去，不吃你這一手。」

「你說，你有腿會走，三〇一把馬給你騎，以爲我不知道嗎？沒有三〇一的馬，你這條狗命，哼，早完哪！」

『誰說的？誰說的？』石喜子臉紅脖子粗，不好意思認賬，又沒法賴，就支支吾吾地說，『我不肯騎，是三〇一硬要我騎，這不能怪我，當兵是要服從首長命令的啊。』

『喲，好一個模範戰士！』小王的薄嘴唇向上一翹。

『我叫你不要到司號班裏去，你爲什麼不服從呢？』通訊班長提出了意見。

『那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嘛。』石喜子的脚上像是有油，一滑就滑到司號班偷司號員的號去吹，班長講了他無數回，卻老改不過來。他接着又說，『不管上不上司號班。下回打仗，咱一定請求三〇一，給咱吹一次號。吹號比送命令還過癮呢。咱吹起床號，部隊就起床；咱吹上操號，部隊就上操；咱吹衝鋒號，部隊就衝鋒；全團的同志們，誰們也得聽我石喜子的命令，連三〇一，』說到這兒，他對伏在神桌上和朱主任計劃什麼的馮團長伸了伸舌頭，壓低了嗓門，說，『他也得聽我的號音呢！』

小王放下號，向石喜子擻擻嘴，說：

『別把牛皮吹炸了，班長不讓你上司號班，』他向通訊班長擠眉弄眼，暗示他不要答應石喜子，說，『看你吹個屁！什麼材料造什麼貨，你當上司號員，我還要當敵工科長，講洋話哩！』

『你能講洋話，等下一輩子吧。』

『你別這麼說，』通訊班長糾正石喜子道，『小王這小子可不賴歹，在敵工股轉兩轉，也能說上幾句鬼子的話哩。』

小王有通訊班長撐腰，可樂哪。他當時就說了兩句：

『吐白珂的米晒米晒……怎麼樣？石喜子，這不是鬼子話嗎？別有眼不識泰山。』

『不像，不像，』怎麼樣才像呢？石喜子也鬧不清，只是說，『敵工股長劉志鵬的話和你不一樣……』

『不一樣，你說說看……』

『老子不說，說給你聽，哼，你前生沒修，沒有那個福氣……』

石喜子嗓子越來越高，左右沒睡覺的戰士們的眼光，都轉到他們這邊來了。通訊班長望着石喜子，向馮團長那邊呶呶嘴，說：

『你這小子細聲點，不是開軍人大會啊！』

馮團長想好了休息計劃，派出了偵察警戒，心裏懷記着戰士們的健康，他親自走了下來，想檢查一下。神桌上的燭光把他巨大的影子映在石喜子這一堆人身上。他站在石喜子側面，說：

『小牛皮大王，又打機關槍了。講話小聲點，不要吵醒人家呀。』

石喜子不好意思地笑着。

『他想當司號員哩，三〇一。』小王抬起頭來，報告馮團長。

馮團長意味深長地笑了笑，指着石喜子說：

『不是收容隊把你搞回來，通訊班長要在花名冊上勾掉你的名字了。連路也走不了，還要吹號呢。算了吧，擦完槍，快點睡覺。再不睡覺，有情況，又要掉隊啦。』

石喜子慌忙把卸下的機件擦了擦，可是還不認輸，辯解地說：

『要不摔了一交，咱怎麼也不會掉隊的。』

『快休息吧，小鬼，不要嘴硬啦。』

『三〇一，你也要睡覺呀，看你眼睛紅的，你有三宿沒睡啦。』

『我嗎？早着哩，事情沒辦完，閉上眼睛，也睡不覺。』馮團長向四週看了看：戰士們都東倒西歪地抱着槍睡了，背包枕在腦袋下面，發出甜適的鼾聲。這比他自己睡覺心裏還安逸。馮團長高興地問通訊班長，『你們鞋子綁腿都烤乾了嗎？』

『都烤乾啦。』

『脚搞出血了沒有？』

通訊班長望了一下自己的脚，脚面和脚跟刺破了，流了一些血，快凝結起來了。他不在乎地說：

『算不得什麼，只是搞破了一片半片皮。』

『痛嗎？』

『還好。』

馮團長從口袋裏掏出一盒虎牌萬金油來，把盒子打開，遞給通訊班長，說：

『塗上一點萬金油吧，破的地方不要用手去抓。』

『好的，』通訊班長接過萬金油，卻沒馬上搽。

『馬上塗一塗，把襪子穿上，——有襪子嗎？沒有，石喜子，把我馬韃子裏的

襪子拿一雙給他。』

『你那兒有？』

『不是還有一雙嗎？』

『在齊家莊你送給偵察員老徐了。』石喜子提醒他。

『哦。』

『我自己有……』通訊班長從飯包裏抽出一雙白粗布襪子來。

馮團長看他穿上，收回萬金油，他才安心地走到前面看其他的戰士去。

張樂山回到原先他住的上房裏，又成爲這座高大堂皇宅子的主人，並且是敵人統制下的宛平縣的縣知事，他的宅子因此也成爲宛平縣縣政府的所在地了。

頭一天他穿上古銅色大團花的緞面皮袍，加上一件玄色的緞子馬褂，頭上戴着紅頂黑絨帽子，腳上換了千層底雙樑的嗵噴呢鞋，用掛在馬褂上的小黃楊木梳子，把鬚鬚梳得順順溜溜，他準備到前面鈴木辦公室去做第一次官式的拜訪。秀娟她娘不放心，怕他一人去會出什麼岔子，但一時又找不到適當的人陪着去，張樂山走到穿堂屋門口，秀娟她娘拉住他玄色緞子馬褂的袖子，說：

『那你還是遲點去！……』

『怕什麼？』張樂山把馬褂袖子一甩，顯出渾身都是膽量的神情。

『怕什麼，昨天晚上你不是說，差點把你……』她感到忌諱，沒說出口。

『把我怎麼樣？』

『把你……槍斃……了』秀娟站在娘旁邊，大膽說了。

張樂山摸着鬚鬚，微微笑了：

『那是過去的事，那時候我是犯人，現在我是縣知事，給他們辦事，完全不同了。』

『日鬼子的事說不靈清，你又不懂洋話，還是等張鵬飛來了再去吧。』娘還是不放心。

『不礙事……』

『那你早去早來……』

秀娟和娘送他到院子那邊，一直望着張樂山走到前院過道那兒，母女倆還站在那兒，娘的心怦怦地跳。等了好半響，不見張樂山回來，娘急了，她想，別是叫鈴木把他扣了。她的焦急的眼光注視着秀娟，用手指指着張樂山去的方向。秀娟懂得這手指的意思，她皺皺眉頭，點點頭，露出半個臉子去窺視：連影子也沒有。

『叫他不要去，他偏要去，』娘急得大聲說了，『你看，出事了吧？』

『真的會嗎？』

『不會，爲啥不回來？』

『那，那，』秀娟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急了，『那怎麼辦呢？』

正在她們焦灼的當兒，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，秀娟首先聽到：

『來了，娘……』

娘伸出頭去，剛一望，馬上就縮回頭來，拉着秀娟就跑，過了院子，才慢慢喘息定下來。秀娟問是誰，娘附在她耳朵上說：

『日鬼子，……』

一個日本兵在過道那邊走過去，脚步聲逐漸遠去。

母女倆臉上帶着餘驚，倚着穿堂屋的門又在等待了。

許久許久，張樂山悠閒地走回來了，右手擦着那兩個發紅的核桃，嘴上浮着輕盈的微笑，鬚鬚也高興得有點翹起。娘迎上去：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看你急的那個樣兒，我說沒什麼，就是沒什麼，婦道之家，沒經過世面。』
『喲，看你神氣的，——馬後砲。』

『我早不給你說，』說到這兒，他拉住秀娟的手，得意地說，『來，咱們要辦公事呢。』

『什麼公事？』娘從後面追上來問。

剛才張樂山去拜訪鈴木，經過一陣天氣哈哈的漫談之後，鈴木提到了糧食。昨天雖然叫河邊軍曹帶張村長去挖糧食，可是不僅僅糧食未挖到，反而損失了幾個人，眼見着外線的糧食接應不上，快要斷炊了，不得不向張樂山先籌集五十石。張樂山一聽這數字，不禁暗暗伸了伸舌頭，他表示爲難，鈴木臉上立刻變了色。張鵬飛從中打圓場，先籌集三十石再說。鈴木沒吭聲，顯然是同意張鵬飛所打的折扣，張樂山不好再推卻，他咬咬牙根應承了。娘聽說要這麼多，她圓睜兩個眼睛：

『我的天啊，三十石，嚇，村裏一個鬼也沒有，上那兒籌？』

張樂山向四周望望沒有人，他放小了聲音說：

『咱們先墊上……』

『你說什麼？』娘楞了他一眼，『當官還沒拏錢，就搭賠上糧食，你說的倒輕巧。』

說話之間，他們已進了屋子。張樂山何常不心痛，但一想起鈴木的臉色，他又不得不計劃挖糧食了。對妻，卻是另一種說法：

『小的不去，大的不來……』

『大的，哼，別想那家心思，日鬼子有那麼好事給你……』

『我答應了的事，不准再說……』

張樂山生氣地把手裏的核桃往桌上一擯，娘嚇得不敢再吭聲了。

晚上，張樂山帶了鏟子掘頭什麼的，一家人悄悄走到後院牲口圈的側面，那兒有一個暗窖，裏面埋着上百石的糧食。治富挖下一尺多深，地裏露出一塊木板，他把木板四周的土弄乾淨，揭開來，是一個兩尺見方的口子，下面接着是一付梯子，

黑洞洞的窖裏，囤集着滿滿的糧食，簡直不知道有多少石。

張樂山一看到窖門打開，他的心忍不住砰砰地跳了。他機警地墊起脚尖來，向週遭巡視了一下：幸好，前後的門都關得嚴嚴實實的。他彎下腰去，貪婪地向窖裏望了一眼，然後急促地說：

『治富，趕快搬三十石上來，……』

治富反轉過身來，下了梯子，吃力地把糧食一口袋一口袋送上來，他媳婦和張樂山接應，娘和秀娟在一旁把口袋整理好。搬到二十三口袋的時候，娘走過去碰碰張樂山說：

『差不多了，不用再搬了。』

張樂山以為搬够了，就叫治富不要再送上來，治富正累得渾身是汗，聽爺這麼一說，鬆了口氣，感到輕鬆。張樂山自己到旁邊去數了數，發現還少七口袋，他連忙跳過來，說：

『還要，還要，……』

治富已經上了梯子，他聽見這話，在梯子上停下來了。娘攔住張樂山的手說：

『還要什麼，不是够了嗎？』

『够什麼？三十口袋，你數數看。』

『看你這人，一板一眼的，上下差個幾口袋，算什麼？找幾個空口袋，每一個口袋裏少裝點糧食，打個馬虎眼，不就混過去了。』

『盡是婦女的見識，我張樂山做事，不答應則已，答應了就要完全辦到。治富，你給我再搬七口袋上來……』

『少一口袋都不行嗎？』娘癩着嘴說。

『不行，——少一粒也不行。』

『日鬼子知道個屁！』

治富站在梯子上，不知道是聽父親的話好呢還是聽母親的話，楞在那兒。

『搬！』

這是張樂山斬釘截鐵的命令。

秀娟說：『搬就搬吧，高低二十三口袋都出了，還在乎這一點。』
娘把手一甩，轉過臉去：

『父女兩個一條心，盡來擠我，搬吧搬吧，留下來也不是我一個人祭倒頭飯！』

『娘，』秀娟走過來像是賠罪又像是安慰，『你說這話幹啥？』

治富在窖裏又揩上來一口袋，張樂山一個人在上面接不動，他叫秀娟：

『娟兒，來，別理他，讓她一個人嘮叨去。』

秀娟還沒趕到，治富他媳婦已搶先幫着張樂山扛上來了。整整幫上三十石，治富爬上來，蓋上木板，大家動手撮土，娘在旁邊氣已經消了，怕晚了讓日鬼子發覺，她轉過身來也幫忙撮土，弄妥了，把糧食移到穿堂屋那兒去，一家人才安心躺到炕上。

張樂山躺在炕上，怎麼也閉不上眼。他在思索着兩句名言：『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造英雄。』他覺得現在是時勢到了，就靠自己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了。三十石糧食對於他不過是牛身上拔一根毛，並不在乎的，妻的囉嗦，純粹是婦人的短

見，不值得重視。他在想不久自己怎樣可以又變成這一帶山溝的主人，他看見圍繞在自己周圍的是昔日三義的弟兄，而且每一個人的手裏都有槍支，甚至重機槍也有幾挺，他的手一揮，要大家向東，沒一個向西的，要大家朝南走，沒一個朝北的。這時候，山溝裏別的部隊都沒有了，都是他的，到處聽到呼喊張樂山的名字。在歡呼聲中，他睡熟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張樂山約了張鵬飛，一同把三十石糧食親自送到鈴木辦公室裏。鈴木看到糧食，眉開眼笑，直點頭，用中國話不斷地說着『好的好的。』張樂山在鈴木興頭上，迂迴曲折地搭上來：

『本來嗎，太君說五十石是不成問題的，就是，咳，就是八路民兵太可惡了，擾亂地面，使得老百姓不敢回村，糧食就難籌集了……』

『有「皇軍」可以保護。』鈴木拍拍胸脯。

『有了「皇軍」，什麼事也沒有問題。』張鵬飛在旁邊幫腔。

『八路民兵雖然怕「皇軍」，但是「皇軍」不能夠每一個村子都住上，……』

『是的，你有什麼好辦法嗎？』

張樂山聽鈴木送上話來，心裏微微一笑，但表面卻很鎮靜：

『縣裏的保安隊應該早點組織起來，能够保境安民，老百姓就可以大批回來了，那時候，什麼事也好辦。將來討伐「共匪」，也可以配合「皇軍」。』

『張老先生的高見完全對，最近就可以成立起來，恐怕還需要訓練一下，這方面，「皇軍」還可以幫助……』

『那太好沒有了，』張樂山用左眼向鈴木瞟了一下，見他倒是有誠意，便進一步說，『槍支方面呢？』

『那不成問題，保安隊方面需要多少，就可以發多少……』鈴木嘴上雖然這麼慷慨，心裏卻排算張樂山保安隊沒組織好，怎麼就提到槍支，不免引起他的疑心。後來一想，等到保安隊成立，派個顧問去，那還有什麼可怕的呢？他心裏坦然了。

張樂山得到鈴木的允許，吡開嘴笑了，一叢鬍鬚當中，露出一片黃黃的牙齒。他站起來告辭，鈴木催他快組織，他說：

『慢不了，慢不了。』爲了表示對鈴木的感激，他又說了一句，『太君今後有什麼需要，請向我提好了，只要能力辦到的事，沒有不替太君辦的。』

『以後少不了要麻煩縣知事的，今天，先謝謝您的三十石糧食。』

『那不算什麼，只要對太君有幫助的事，我是極樂於做的，嗨嗨。』

三七

馮團長他們到史家佐第二天夜晚，偵察員老徐小劉帶着俘虜片野歸還兵回來了。馮團長把他們拉到神壇那兒，一邊急着問：

『伍參謀怎麼沒回來，伍參謀呢？』

走到神壇前的台階那兒，三個人坐了下來，朱主任也跑下來，在小劉身旁坐下。老徐把在百花山遭遇的經過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馮團長聽說帶來了一個俘虜，撇下別的沒談，便急着問：

『俘虜在那兒？』

『在外面，』老徐說，『給我一槍打傷了，他不能走，是用擔架抬來的。要不是爲這傢伙，咱們早到了。』

『好的很，好的很，你們帶來活材料來了，老徐，』馮團長拍一拍老徐的肩

勝，先用言辭獎勵他一下。接着他對朱主任說，『你帶敵工股長去和俘虜談談，詳細問問燕宿崖敵人內部的情況，越詳細越好，——蕭司令員等着燕宿崖的情況哩。』

『好。』

馮團長拉住老徐和小劉說：

『咱們再談談，你說張村長最後怎麼說……』

那邊朱主任到教堂左面角落，在政治處一堆人裏，叫醒了敵工股長劉志鵬，一同往外邊走去。

片野歸還兵在原先據點裏，看過許多不知道從那兒來的傳單漫畫，對於上面說的優待俘虜的話，記得滾瓜爛熟。有一次，他曾經收到過八路的慰問袋，在裏面發現一張優待俘虜的單子，上面還有朱彭總副司令的名字，他接連幾晚都不安，老想着這件事。進到燕宿崖以後，他又看到牆上那些日文標語，想想軍隊中的生活，更是牢騷滿腹。被俘之後，他提心吊膽看八路軍對他的態度，是不是和宣傳品說的一

樣。他聽老徐說到了，他的心更不能寧靜，身上的血液循環加速地快了起來。他想想看正規八路是個什麼樣兒，手抓緊擔架邊緣要起來，可是腿不得勁兒。望着老徐和小劉走進去，以後就沒信了，他躺在擔架上焦急，別是八路說的都是假話，難道要把他關起來嗎？等了一會兒，還不見來，他頹然躺着，自己安慰自己說：『反正當了俘虜，你們愛怎麼就怎麼吧。』他聽到有兩個人從教堂裏走來，在黑暗中一幌一幌的。他想一定是老徐和小劉回來了，但不是的，是朱主任和敵工股長劉志鵬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朱主任他們並沒有要把他送到監牢裏去，首先關心到他的傷口，朱主任問：

『片野君，大腿還痛不痛？』

『不痛。』

片野勉強坐了起來，想讓朱主任和劉股長坐，四周卻沒凳子，有點不知所措，蹙着眉頭，抱歉地望着他們兩個。

『還流血嗎？』

『不。』片野生怕講錯了話，盡量少說，他以為這兩個人是來試探的，說錯了，讓他們報告上去，不好的。他的態度很拘謹，講一句，得想半天。

『一路吃苦了，餓了吧？』朱主任叫石喜子上伙房去打客飯，然後說，『路上不好走吧？』

『唔。』

朱主任見他很矜持，不敢說話，就鼓勵他：

『片野君，不要怕，我們八路軍和日本士兵是真正的兄弟。我知道，你是被迫當兵的，有什麼話盡管說，別怕。』

『不怕，不怕，』片野的眼光裏還有點懷疑，他向朱主任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慢慢地說，『我知道你們，我看過你們宣傳品哩。』

話雖這麼說，片野仍然有點怕稀稀的。劉股長從旁解釋：告訴他八路軍裏有日本士兵反戰同盟，這兒軍部裏也有，許多日本兄弟和八路軍一塊兒工作，有的還上火線哩。片野聽得很興奮，恨不得馬上能到軍部去見見他們。

石喜子一拐一拐地走來，手裏端着一碗雞蛋湯，和一碟小米麵窩窩頭，放在片野面前。蛋湯裏發出誘惑食慾的香味，直向片野鼻子飄進去。朱主任抱歉地說：

『在反掃蕩中，沒有好的吃，這個村子給貴軍燒得很厲害，』朱主任指着殘破的教堂說，『許多小鋪都毀了，沒有東西賣，委屈你一下，隨便吃點。』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。這些菜對我已經是很好了，就是在我們部隊裏，吃的還沒有一個好哩。』片野嘴裏嚼着小米麵，心裏想：八路軍說優待倒是真的，不知道大處怎麼樣？不一定真像宣傳品上說的那麼樣吧？他邊吃邊想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好比風捲殘葉，飯菜吃個淨光。他忽然對劉股長提：

『我要走了。』

說完這句話，他留心劉股長的表情。劉股長冷不防他說出這一句，倒着實吃了一驚。他一時沒答，用眼光徵詢朱主任的意見，朱主任反問片野：

『爲什麼要走？有事嗎？』

片野嚴肅地說：

『你們不是說優待俘虜，要回去就可以回去，還送路費嗎？』
『是的，你想回去嗎？』

『想。』片野大膽說，他眼光盯視着朱主任。

『好，今天晚了，明天早上走好嗎？你想回到那兒去？需要多少路費呢？』
出乎片野的意料之外，朱主任不但完全答應，而且態度那麼誠懇，他放下心中
的懸念，噗哧一笑，內疚地說：

『我那兒也不去，我回去，我的腦袋就沒有了。鈴木大隊部裏早兩個月，就槍斃了一個貴軍釋放的俘虜。我不清楚貴軍的具體情形，特地這麼問問。我現在完全相信你們的話，我有許多話要報告你們的長官，請你們帶我去吧。』

劉志鵬想起剛才沒有給他介紹，指着朱主任笑道：

『他就是長官，他是我們政治處的主任，朱主任，有什麼話，對他說好了，他是政治處的最高負責人。』

片野一楞，圓睜着兩隻眼睛，在暗中閃閃發光。他借着從教堂裏透出來的光

亮，懷疑地端詳朱主任：這就是政治方面最高負責人嗎？衣服和士兵一樣，既沒有掛指揮刀，也沒有穿皮靴，更沒有帶衛兵，尤其那態度，不像個長官樣兒。他心裏冷了半截。但旋即想起，這兒是八路軍，講民主，談平等，便肅然對朱主任尊敬起來，坐在擔架那兒，挺着胸脯，垂直了兩隻手，彷彿在立正。他頭微微低着，眼光向下，用着向上級報告的語氣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說：

『我要報告長官的是：燕宿崖的情況……』

『朱主任，朱主任……』

石喜子忽然從教堂裏奔來，一面這麼高聲叫着。走到朱主任面前，他彎下腰去，對朱主任耳根子說了一陣。朱主任站了起來，對片野說：

『你有什麼話，對劉同志說好了，他是我們的敵工科長，他一會兒會轉告我的。我有點事去，不能陪你，對不起的很。』

朱主任和石喜子走了進去。神壇下面圍了一堆人，當中放着一付擔架，馮團長蹲在旁邊，手裏拿着一隻洋燭，在照着躺在擔架裏的偵察參謀伍同志。他面白如霜，顴骨高聳，兩腮下陷，聚緊閉着兩眼。頭部以下，給一床繳獲來的草綠色的日本軍氈蓋着。圍着的人閉着嘴，眼光都集中在擔架上。教堂裏保持着一种緊張的寂靜。朱主任擠進人圈裏，悄悄地蹲在馮團長旁邊，沒吭聲。半響，馮團長小聲呼喚：

『伍參謀。』

伍參謀有點昏迷，彷彿沒聽見，不應聲。馮團長屈着背湊過去，對着他的耳朵又小聲叫：

『伍參謀，伍參謀……』

伍參謀的眼睛微微睜開，漫無目的地望着只剩半啦的教堂塔形的屋頂，和藍湛湛的天空。眼球好像已失去轉動的能力，木然楞着。一會兒，他才有氣無力地問：

『那……：一……個……？』

『我，伍參謀，——』馮團長緊鎖着眉頭，稍稍展開，他追問了一句，『認得我嗎？伍參謀。』『伍參謀，三〇一叫你，——』朱主任在旁邊解釋道。

『三〇一，……：三〇一，……：』伍參謀回想着這一個熟稔的代號，慢悠悠地重複着。

『你記得我嗎？』馮團長靠近他的臉。

伍參謀蒼白臉龐上兩個黑點子似的眼球，楞楞地注視着馮團長，過了一會，吃力地吐出幾個字來：

『三〇一，……：記得……：燕……：燕……：』

一陣痛楚從他胸脯傷口那兒散發出去，渾身痙攣，緊緊閉上眼睛，嘴裏嘖嘖地叫喚着痛，話說不下去了。馮團長揭開他身上草綠色的軍氈，瞅見他左胸側中了一

顆步槍子彈，腿關節兩處傷，是機槍打的。石喜子立時把醫生找來，給他用碘酒把傷口邊緣消了毒，剪去腐肉爛皮，上了一點藥。暫時沒法動手術，只這樣做了初步治療。伍參謀還是叫痛，上下牙齒不斷打顫，醫生給他服了一付鎮靜劑，他才逐漸安靜下來。醫生叫大家別驚擾他，讓他睡一會。馮團長急於要知道燕宿崖的敵情，暫時不好問，他就轉而問老鄉從那兒把參謀抬來的。

這兩個老鄉是自衛隊員，其中一個青年說：

「那天上午咱們正在山頭上放哨，眼瞅着一個人背了一個電話匣子，跑到山邊日鬼子電線桿那兒，他用一電線插上日鬼子的線，蹲了下去，聽了一陣子。隨後又向鬼子碉堡走去，咱們想叫他別去，去了碰上日鬼子，可險巖！這位同志不含糊，伏在草顆顆裏，一個勁往下走，走了一段，停停，又走，到了碉堡附近，轉來轉去，好像找什麼物件。望了一會，他又往前面去啦，那兒離碉堡更近哪，他打草顆顆裏伸出頭來，對碉堡指手劃腳，在數什麼似的……就在這當口，砰的一聲，碉堡裏打了一槍，這位同志就滾落到山腳下去了。咱們看這情形不好，連忙打山邊小路

繞下去，找了好久，才找到他。咱們把他抬到山裏，找了一付擔架，好不容易才送了來。本來嗎，咱們要留他住下，等傷口好了再走。他不肯。咱們要留他住一宿再走，他也不肯。他說，他有重要事情要往上報告哩，咱倆沒法，就抬了來啦！」說完了，他深深吐了一口氣，彷彿這個時候才感到輕鬆。

『老鄉們辛苦了，』馮團長說，『石喜子，帶老鄉到副官處吃飯去！』
『走吧。』石喜子過來把老鄉帶去。

伍參謀在擔架上轉動了一下身子，輕輕嘆息了一聲。

『好些嗎？』朱主任問。

伍參謀清醒過來，默默望着周圍的事物，他驚奇地發現自己在一個破教堂裏，更驚奇的是許多熟人都在這兒。半響，他懷疑地問：

『你們都在這兒？』

『都在這兒，三〇一也在這兒，……』

馮團長問他還痛不痛，他微微搖頭：

「身上打了幾個窟窿，沒什麼。三〇一，燕宿崖，……」

朱主任看他講得那麼吃力，勸他歇會兒再說。他不肯，說：

「我……我說了……再休息……伍參謀想坐起來，馮團長把他按下了：

『不要動，你要講，躺着講好啦。』

『好，我躺着講，三〇一，燕宿崖燕宿崖……』他急切地說不清楚。

『慢慢講……』馮團長勸他。

伍參謀喚口氣，用舌頭舔了上下唇，遲緩地，斷斷續續說：

「離燕宿崖約一千米達，……就是北坡上那棵獨立松樹下面，……有一個碉堡……周圍有鐵絲網……碉堡有四個機槍眼……堡內白天大約三十人……晚上增加到五十人……有電話通燕宿崖村裏敵人司令部……碉堡裏有鋼砲兩門……重機槍三挺……百花山老松樹旁邊……有……一條小道……很隱蔽……從這條小道可以運動隊伍……秘密接近碉堡……這是一個孤堡……沒有支援……附近碉堡還沒有建築好……好……好……」

馮團長聽得入神，朱主任看他講得結里結巴，給他倒了一杯開水，讓他喝了，歇會兒再說。伍參謀喝了一口，水從嘴角裏流出來一些，也不去拭乾，就急着說下去：

『敵人在燕宿崖周圍……正在趕修工事……搶築四個碉堡……構成交叉火力網……另外，我偷聽敵人的電話……他們現在正派修路工程隊……修燕宿崖與門頭溝之間的汽車路……還沒有修通……才修到軍向……敵人糧食和運輸……都很困難……報告……完結……』

伍參謀很吃力地把手放到軍帽簷那兒，顛巍巍地敬了個禮。馮團長感謝地握着他的手，安慰道：

『你偵察來的情況很重要，蕭司令員等着要哩。你好好睡一會。……』

這個報告雖然提供了有價值的情報，馮團長感到還有點不足，他望着朱主任，還沒開腔，朱主任便知道他眼光裏的意思，接上去問他：

『要不要把劉股長找來？』

『對，正要找他。』

劉股長向馮團長報告他和片野談話的經過，大體上與伍參謀說的差不多。片野的話證明伍參謀偵察的精細和確實，伍參謀的報告也反證片野的忠誠與老實。但片野又補充了敵軍內部情況：敵軍一共有五百多，只有三成是老兵，其餘是娃娃兵，新兵，和預備兵，其中有八十騎兵，裝甲汽車兩輛，和六門砲。士兵情緒低落，常常想家，他自己就是因此而挨了一陣耳光。另外，一個老紳士當了縣知事，可是沒有多少老百姓回村。

『你問了請求增援的信號沒有？』馮團長等劉股長報告完了，問。

『片野說用白色信號彈。』

『好的。這個俘虜要好好安慰他，我看這人本質很好，一定是工農出身，將來可以吸收他多多工作。』

劉股長點點頭。

三九

馮團長把朱主任拉到神桌那兒，低低對朱主任說：

『根據偵察參謀和俘虜的情報，我們可以搞燕宿崖哪。』

『蕭司令員的意見不知怎樣？』

『馬上就打個萬萬火急的電報去。』

馮團長從胸袋裏取下新民牌的電筆，伏在神桌上，沙沙地擬電報稿子。這時候，全教堂裏的指戰員們都沉沉睡熟了，空中蕩漾着一片有規律的鼾聲，鼾聲裏充滿了甜適。只有村外的哨兵，他的眼光注視着敵區的夜空。永定河的流水，像一個音樂家似的，發出深沉的歌聲。這歌聲縈繞在夜的原野，陪伴着哨兵守望。

拂曉。馮團長收到蕭司令員打來的電報。看了一遍，馮團長又從頭看了看，就把電稿往朱主任面前一放：

『好，新的任務來了。』

朱主任接過去，看那上面寫着：我們完全同意攻取燕宿崖，命胡政委所帶一個營伴攻外線敵人據點，以動搖燕宿崖一線敵人的軍心。馮集中主力，強攻燕宿崖。另命一團和二團打清白口軍向敵人的增援部隊，……

朱主任看完了，抬起頭來，說：

『那馬上得準備了？』

『嗯。』馮團長一眼瞅到石喜子，對他說，『叫二營三營營長來。』
石喜子一拐一拐地去了。

教堂裏的指戰員都起身了，帶着手巾茶缸，到永定河邊洗臉嗽口，一字長蛇陣似的，蹲滿了一河沿，噼噼哇哇，嚷成一片。教堂裏倒反而冷寂下來了。人去鋪空，只有塔形的槍架子，支持着教堂裏的冷寂。

三營趙營長一進來，卻帶來高聲談笑。他向馮團長敬了一個禮。馮團長正在地圖上計劃行軍路程，沒吭聲。趙營長站了一會，等不及了，急着問朱主任：

『隊伍動不動呀？』

朱主任說：『沉不住氣了吧？』

『蹲在這個鬼地方真够噲，閒着沒事做。』

『想打仗啦。』

『可不是，我這個人就是這號賤骨頭，不打仗身上就發癢啦。叫我像學生子一樣休息，我可受不住。部隊也是的，越打越鞏固，保你沒有逃亡現象。不打仗，就要鬆下來啦。』

馮團長從地圖上抬起頭來，剛才的話，他已聽了一些，微微笑了笑，問：

『部隊的情緒怎麼樣？』

『好比乾燥的炮竹，一點就着。——同我一樣，想打仗啊。』

石喜子和二營營長來了。

馮團長對他們說：

『你們目的達到了：休整一下，檢查各單位的槍支彈藥，準備兩天乾糧，今天

提早三點吃晚飯，黃昏時候行動。」

趙營長急着問：

『是不是搞燕宿崖？』

馮團長嗯了一聲。趙營長拍着腰間的駁壳槍，得意地說：

『這回可要送那些王八旦去見閻王哪。』

『在部隊裏要好好動員一下，』朱主任插上來說，『傷病員可以留下來。』

『不要動員，一聽到燕宿崖，保你個個搶着去，朱主任。』

馮團長冷冷望了他一眼：

『別卯彈琴，部隊這一陣一直在行軍，沒有休息，還是要好好動員一下。』

『動員當然好，』趙營長馬上改了口，『我只說不動員也沒什麼。』

『吃過晚飯把隊伍帶到教堂外邊空地上，你們動員了之後，我再給部隊講一次話。』

趙營長他們去了。馮團長望着石喜子那雙腳還沒好，要他和伍參謀一塊兒留下

來，等反掃蕩結束再歸隊。石喜子要求去，馮團長指着他的腳說，路卻走不好，怎能送命令。他登時在教堂裏來回跑了一陣，雖然有點吃力，也有點痛，可是他忍受着。馮團長還不答應他，他站在一旁，哭了。朱主任過去問他是不是真好了，他說不真好，願意受處分。朱主任於是打了邊鼓：

『他去了，經驗多，情形熟習，也好。』

『可不准掉隊！』

『一定不。』石喜子破涕爲笑了。

馮團長要他去通知把伍參謀和片野堅壁起，不一會，他飛也似的跑回來了，好像要證明他的腳完全好了一樣，走路也不好好走，一走三跳，如同青蛙一般。他說衛生處派人陪伍參謀去了，可是片野要跟隊伍一塊兒走，劉股長覺得他本質好，傷也輕，跟着走也不妨。朱主任和馮團長商量，最後答應了。

晚飯後，西半邊天空，是一片火樣的雲霞，像是爆發了的火山，火苗跳動着，閃耀着。在紅色紫色和青色的光芒變幻後面，是一個金輪，發出萬道金光，把燃燒

着的雲霞，照得如同透明體一樣的。教堂外面映在紫色的光流裏。教堂裏面又像部隊沒進來時候一樣，空蕩蕩的了。槍支，衣服，綁腿，……都沒有了，連昨天晚上烤火的柴灰，也掃得乾乾淨淨的了。部隊全到外面站隊去了，住在別處的部隊也開了來，密密麻麻站了一院子，成一個長方形。不知道是那一連，首先唱起歌來，激昂的聲音迴漾在教堂寂寞的高空：

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

砍去，……殺啊，……

歌聲像傳染病似的，你唱我唱，大家都唱起來了。聲音聯成一片，裏面孕育着一個巨大的力量，這力量好像可以摧毀一切，吞噬一切，戰勝一切。趙營長從外面走進來，馮團長問他：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戰士們的情緒非常高，他們熱烈響應上級的號召，從戰鬥中提高部隊的戰鬥

力，誓死完成上級給的任務，各連隊提出繳槍捉俘虜的比賽，……』

趙營長的話匣子一打開，就沒一個完，朱主任打斷他：

『傷病員呢？』

『那兒有病號，——沒一個人承認有病的，都說一天走百把里沒問題。三〇一，你去講話吧。』

『好。』馮團長交了一張電報稿子給石喜子，吩咐他，『叫電台把這份電報發給蕭司令員，電台就準備行動。』

馮團長和朱主任他們走出去，院子裏的人海裏，掀起汹涌澎湃的聲音的巨浪，震撼着教堂和原野：

——爭取模範連！

——在戰鬥中提高部隊的戰鬥力！

——支部是連隊勝利的旗幟！

——以英勇堅決的精神，來響應黨的號召！

晚霞的光芒反射在戰士們的臉上，每個人的面孔都是紅灩灩的。馮團長一出現在部隊面前，部隊裏馬上響起春雷樣的掌聲，一陣陣強烈的搖撼着人心。馮團長走近隊伍，站近來，等掌聲消逝，必叫了一聲『同志們，』下面是齊一地立正。馮團長叫聲『稍息，』他們把右脚伸出來，他放大嗓子說：

『同志們，經過幾天幾夜的於行軍，特別是前天的夜行軍，又走了三十多里的山路，這些路甚至是沒人走過的，我們走過來了，我們克服了一切困難，我們勝利了。可是我們也很疲勞，……』

他說到這兒，戰士們齊聲說：

『不疲勞！』

『沒有能夠讓同志們好好休息，同志們，咱們馬上又要打仗了。這個戰鬥，在平西是一個大戰，在反掃蕩中是有決定意義的一戰。能拿下燕宿崖，打走敵人，我們反掃蕩就完全勝利了。你們能不能完成這個戰鬥任務？』

『誰！』

『能完成！』

『一定能完成！』

火樣的句子，從每個指戰員的嘴裏吐出來，那燃燒的情緒比西邊的火燒霞還要高。被敵人燒毀的教堂，向部隊傾斜着身子，好像也要參加部隊打鬼子，去復仇似的。

『同志們，』馮團長又說，『你們攻擊的精神，就是戰鬥勝利的保證。可是，敵人是頑強的，我們要發揚機動堅決的光榮傳統，把燕宿崖拏下來。』

『一定拿下來！』

『打回燕宿崖去！』

死去了的村落，復活了。激昂的聲音，彌漫了村落的天空，警徹火燒的雲霞。趙營長看部隊情緒那樣高，他忍不住也跟部隊一齊叫了起來：

——發揚高度的攻擊精神！

——響應團長的號召，打個漂亮的勝仗！

——向攻擊目標前進！

在歡呼聲裏，部隊成一路縱隊出發了。送他們遠去的，是西邊燃燒着的雲霞，和雲霞後面懸在地平線上的落日。

四十

八路軍在外線出擊的情報，雪片似的向鈴木辦公室飛來。情報如同訃聞一樣，一次帶來一個惡耗，不是說那個據點被佔，就是說鐵路斷了，要末是公路破了。從燕宿崖到外線新修的公路，更是天天修，夜夜破，汽車不帶上修路隊是不能夠在公路來往的。鈴木把這些消息封鎖在辦公室以內，不讓任何人知道。消息好像自己也有兩條腿，他偷偷溜出辦公室，在隊伍裏傳開了。大家都料到在燕宿崖佔不久，進入山地以後，每個士兵所掠劫到的物件，一有汽車來，便往『和平區』送。軍心動搖了，鈴木的信心，還是和初佔領燕宿崖時一樣的堅強，但情緒卻沒那時昂揚了。辦公室裏也和他的臉子一樣陰沉沉的，院子裏也不光亮，老陽躲在層層的雲端裏。遠遠傳來斷斷續續的俳歌：

沒有邊沿的戰場，

我的伙伴呀，

你到那裏去了……

思鄉的歌聲縈繞在鈴木的耳際。他從這歌聲裏，想起了東京的銀座街，在這個鬧市裏，有他的家，有他的妻子，有他的兒女，有他的溫暖的愛情。但一顆耀眼的五角金星，遮蓋了一切，繼起的思想的浪花，是軍部，是聯隊長，是燕宿崖，是明朗平西，最後是一顆五角金星掛在自己的領子上。

懷鄉的歌聲又從外邊飄蕩進來。鈴木煩燥地站起來，高聲叫喚赤松值日兵。赤松一進來，就被他迎頭罵了一道：

『誰讓你叫他們亂唱的？八格，誰？你說是誰叫他們唱的？』

『我？』赤松奇怪地望着自己。

『不是你，是誰，你說！』

『說什麼呢？』赤松暗暗問自己，不敢講出來。他的眼光偷偷向屋子裏巡視了一下，沒有人，更沒有聲音，誰唱呢？站了一會，他怯生生地問：

『大隊長，你說唱什麼？』

『唱什麼，你自己還不知道，八格。』

懷鄉的歌聲又從外邊飄浮進來。赤松想起大概指的是這種歌聲，但和他有什麼關係呢？他聲辯道：

『我沒……』

鈴木不讓他說下去，攔住道：

『不准士兵唱這些壞歌子……』

『是。』

鈴木罵過就算了，低下頭去又看電報了。赤松想起從「和平區」來的汽車還沒走，問鈴木還有什麼東西捎帶去。鈴木抓着電報走過來，指着赤松的鼻子說：

『汽車還沒走？』

『噫。』

『爲什麼沒走？現在什麼情況……』他脫口說出，差點要把電報上的情況講出來了，但旋即機警地改了口，『天黑了，路上不安全，游擊隊又要騷擾的，現在不早了，命令他馬上開車……』

『怕東西還沒裝齊……』

『沒裝齊也開車，誤了事，殺司機的頭！』

赤松不敢再吭聲，向鈴木敬了一個禮，轉過身去，快步走了，還沒到門口，被鈴木叫住了。鈴木想起電報上不利的戰況，汽車沒開走，倒正合他的意思。有些物件給這趟車運走，送到「和平區」安全些。赤松走回來，他揭起自己臥室的門帘，指着兩隻描着金菊花的大紅木箱子說：

『給我送到汽車上去……』

『汽車不會開走吧？』

『先要等一等……』

赤松出去招呼汽車等一等，鈴木自己把箱子理了理，幾件上好的羊皮統子和緞子袍子，三隻金元寶，和一些零碎手飾，……——這是鈴木大隊長進入燕宿崖的收穫之一。他檢查清楚，上了鎖還嫌不够牢靠，又親筆寫了兩個封條，貼在上面。赤松回來揹箱子，鈴木意外地把他送到院子裏，一路囑咐：

『箱子放好，要車子馬上開，晚了，要派隊伍押着，護送到山外！……』

四一

赤松把箱子安置在汽車上，卻找不到司機，他到村裏找了個遍，都沒有。回來，經過村公所門口聽見裏面有女人嚎啕大哭，他好奇地邁步進去。

村公所院子裏團團圍着一圈人。場子當中有二十四個男女，全赤裸着身子，站在寒風裏打哆嗦。其中九個婦女，都是本村的，屈着背，用兩隻手遮着下身。治富他媳婦也在當中，她含羞地掩着臉，幽幽地哭泣。離她不遠，有一個少女，穿了一身蘋菓綠素綢長旗袍，頭髮蓬鬆，披在兩肩。河邊軍曹要脫她的衣服，她雙手抱胸，抵死不讓。但怎抵擋着日鬼子，河邊使勁一扯，把蘋菓綠旗袍的擺角扯開了。她力量雖然小，勇氣卻有餘，忍住眼眶裏的熱淚，使出渾身力量，猛的對日鬼子一搯。河邊軍曹冷不防她有這一着，跟踉跄跄退後兩步，才顛巍巍地站住了。奇怪的是他並沒有生氣，望着那個少女，倒反而淫蕩地笑起來了。他呲着牙，翹着短短的

鬍髭，向那個少女走去。

那少女是張秀娟。她整天待在屋子裏悶的慌，張樂山到外村去替「皇軍」徵糧，姑嫂兩個沒事，就悄悄走到後門外溜躑躑躑。好久沒出來走動，見了後街，秀娟心裏舒暢的很，彷彿到了一個新地方，一磚一瓦都引起她的注意。走了兩步，治富他媳婦不敢在外邊待的太久，怕娘叫喚。秀娟說再走一陣回去，治富他媳婦指着百花山上的碉堡，拉拉她蘋菓綠旗袍的袖子，秀娟懂得這意思，怕遇到日鬼子，兩個人轉身匆匆往回走。不料迎面來了一大夥人，帶頭的是河邊軍曹，後面跟着幾個日鬼子和一些男男女女。秀娟和治富他媳婦嚇得渾身發抖，臉色鐵青，撒腿向家裏跑。但是那裏跑的及，河邊追將上來，像是老鷹刁小雞，一把抓一個，拉過來放在一夥男女中間，帶進村公所。這些男女，在日鬼子的威脅下，都脫得赤條條的，最後，只剩下秀娟不肯脫，累得後邊軍曹親自來動手。她分開衆人，向門口奔去，剛闖出人圈，和一個人撞了個滿懷。她想這回算是完了，怎麼也逃不脫日鬼子的手。

『秀娟。』對方叫了一聲。

這聲音好生熟習，她抬起頭來一看：不是別人，是張鵬飛。她像是見了親人，連聲叫着救命。河邊追上來，瞅見張鵬飛，起初有點尷尬，繼一想：張鵬飛是個什麼東西，一個小漢奸，連拉帶扯，把秀娟拉過來。張鵬飛跟上去，望到場子中的景象，他心裏有了數兒。他連忙放下笑臉，摘下頭上灰色呢帽，恭恭敬敬向河邊行了個九十度的禮，告訴他這是宛平縣知事張樂山的小姐。河邊眼睛一楞，冷笑了一聲，說：

『張樂山，我不管，誰的小姐也要……』

張秀娟眼淚汪汪地向張鵬飛求援。這正是向她獻殷勤的時候，不可錯過機會，他整了整衣服，又向河邊鞠躬：

『請軍曹先生考慮考慮，皇軍這時候正要借重縣知事，他今天就是替皇軍出去辦糧食，對他小姐這樣，要是張老先生回來報告大隊長，怕不妥吧？』

說完話，張鵬飛暗暗窺視了一下河邊的臉色，他怕話講重了，要是河邊發脾氣，他隨時好改口。河邊聽到他後邊兩句話，渾身洩了氣。他既不答應張鵬飛要

求，也不反對他，把秀娟往張鵬飛面前一推，氣呼呼地罵了一聲『八格』，然後威武地走到場子中央去了。

秀娟走到張鵬飛身邊，本想要他送回去，想起嫂嫂還在場子上，要求他救出來。張鵬飛向場中央望去，治富他媳婦夾在一夥裸身的男女中走動，羞羞答答，勉強邁着步子。這一羣男女走得不起勁，沒兩步，便停下，擠做一團，不走了，河邊走上去，對前面一個壯年踢了一腳，差點把他踢倒，罵道：

『八格，跳，秧歌舞一樣的跳，跳啊！』

河邊軍曹和一些日鬼子站在一旁，很有規律地指着手，算是打拍子。赤身男女只好扭起秧歌舞來。治富他媳婦低着頭，滿臉緋紅，頭髮披下來，遮住她的視線，她不敢向四面邊望，只是跟着前面一個光身男子走着，扭着。她從披下來的頭髮空隙中，隱隱約約地看見一張白皙的臉子，每張臉子上有兩個黑點子，閃閃發光，這些光彷彿都射在他身上。跳了一圈，河邊還要他們跳。這時治富他媳婦四週，不斷爆烈開笑聲和掌聲。她瞅見有無數張的大嘴張開，吡着白牙，周圍叢生着黑須須的

鬍鬚，像是要吃人似的。她羞得臉上只發燒，恨不得地下有個洞，她鑽下去才好。可是地上凍得結結實實，連一根針也扎不下。她身上凍得哆嗦，顧不得羞恥，她只好使勁張開腿，甩着胳膊，一扭一扭地跳着，一片肉團在場中央飛舞。

張秀娟閉着眼睛不好意思看，臉上泛着紅暈。她站在張鵬飛背後，不斷催他快和日鬼子說情。他遲遲不動，一方面怕碰河邊釘子，一方面自己也落得看看這新花樣。

赤松趕來，鑽進人堆裏，望到場中尖的一絲不掛的男女，竟忘記要找司機了。直到司機從對面人叢裏伸出頭來，貪婪地看大腿的扭動，他才想起鈴木大隊長的命令。他過去告訴司機，司機催河邊，這一幕無恥的遊戲算是終止了。

鈴木曾吩咐河邊送一些青年男女到『和平區』去，那邊缺乏勞動力。臨走之前，河邊軍曹他們想出了剛才那一幕玩意兒。他興緻雖濃，想起天色不早，不得不叫這二十四個男女站在一邊，暫時不扭了。圍攏來看的人退回去幾步，場子大了些。河邊走上去問他們是願意到『和平區』還是願意回家。沒有一個人吭聲，大夥都低

下頭來。河邊見沒人答他的碴，他親自一個個問。首先問一個男的，他搖頭不答。接着問下去，有人吭聲了，不是說願意回家，就是說不想到『和平區』去。河邊沒言聲，忍住一肚子氣，一直問到最後，治富他媳婦也和大夥一樣，說：

『要回家。』她的眼光瞅着張鵬飛的那方向：秀娟沒看見，張鵬飛倒是看見了，他卻裝着不知道，把眼光轉到其他女子身上去。

河邊把一肚子氣向治富他媳婦身上出：

『呀！』

他像是上陣打戰一樣，不分清紅皂白，一把抓住她的蓬鬆的頭髮，從隊裏拉了出來：如同扔掉一樣物件似的，把治富他媳婦扔在場中央，展開赤裸裸四肢，躺在凍結的土地上，好似一個大字。剛才河邊用力過猛，他拔下了她一棗黑烏烏的頭髮，彷彿這頭髮沾污了他的手似的，連忙扔在地上，給風吹起，游絲似的飄蕩在空中。河邊突地抽出掛在腰間的刺刀，一刀向治富他媳婦胸膛刺去，她呀的一聲倒在地上。河邊眼光一紅，把刺刀往下一勒，抽了出來，刀口那兒頓時噴出一股鮮血，

濺得河邊一身。他滿不在手，把血淋淋的刀放在地上，蹲下去，用刺刀割開兩片肉皮：向上撕去，一直撕到她兩個奶子旁邊；再用刺刀從她左胸裏摘出顆血紅的心，一滴滴血往地上落，心還熱騰騰的冒氣。他用刺刀尖挑着心，走到那一夥光身男女面前，笑嘻嘻地問：

『你們要回家，這樣的殺了的，心炒了吃的。』他用染了鮮血的手指，指着刺刀尖上的心。

秀娟聽見治富他媳婦尖聲大叫，她睜開眼睛一看：治富他媳婦已成了血人。她哎喲一聲，便暈倒在張鵬飛背後，面前閃着一片紅光，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張鵬飛回轉身子慌忙把她抱起，向門外走去。等張鵬飛把她送到家裏，村子裏汽車喇叭叫了，場子上二十三個男女，穿好衣服，押上車子，向山外開去了。

秀娟躺在炕上，過了一陣子，慢慢清醒過來。說是清醒，卻還有點迷糊，像是發了傻，眼光老盯着一個地方，嘴裏嚙語般的連聲叫着：

『嫂嫂……嫂嫂……嫂嫂……』

張樂山才從外村給『皇軍』逼了七石多糧食回來，一到家，就看到秀娟這個樣子，如醉如癡，似瘋似狂，他問張鵬飛究竟是什麼回事兒。張鵬飛吞吞吐吐，不敢露出真情。張秀娟在炕上伸出雙手，指着張樂山，張樂山以為叫他，他迎上去，被她抓着兩手，瞪着兩個烏黑的眼睛叫：

『你……你殺了咱嫂嫂……你……是你……你殺了咱嫂嫂……你……你還咱嫂嫂……嫂嫂……』

張樂山莫名其妙，只是無可奈何地安慰她。她彷彿一句話也沒聽進去，突然哇的一聲哭開了。張樂山問治富他媳婦，張鵬飛知道瞞不住，便說了緣由。張樂山聽了，眼睛也如秀娟一樣發直，他瘋狂一般的奔出去，要找鈴木大隊長算帳，一邊說：

『好傢伙，咱出去給你逼糧，你們在村裏卻害咱家的人，別說七石多糧食，一顆穀子也沒有。要糧食嗎？沒有。要腦袋嗎，咱倒有一個……』

四二

一輪明月懸掛在單翅嶺的高空上。月光雖然明亮，可是給漫天灰色的雲遮住，在雲端的罅隙裏才洩漏下一些清澈如水的光輝來，但這罅隙一會又給後面湧上來的雲塊填補上了。百花山麓這一片山野，就籠照在淡淡的月光下。左近的事物模模糊糊，若有若無。

在百花山半山坡的陰面，這時候運動來一支隊伍。人數雖然有一千搭幾百，可是鴉雀無聲，就像山坡陰面那兒沒有人似的。馮團長帶着他們已行軍了三天，今兒個從六十里外急行軍來的，指戰員的臉上並無倦容，都是兩眼奕奕，精神抖擻，好像準備好飽滿的精神，等待隨時使用。他們悄悄走着，命令是用嘴的表情和手勢來傳達的。馮團長對着有三十度斜坡的山堡一指，旋即雙手向下一按。戰士們知道是叫他們休息。他們安靜地坐下，槍放在懷裏。靜得可以聽到每一個人的呼吸，和息

息的山風。他們表面上雖然靜如古井的止水，每一個戰士的心卻跳得厲害。

馮團長把營一級幹部召集到一棵小樹下面，他向大家做戰前的五分鐘的動員工作，聲音很低，但很清晰：

『同志們，情況是這樣的：燕宿崖村裏有五百多敵人，村北邊一千米達遠近有一個大碉堡，裏面有鋼砲兩門，重機槍三挺，周圍有鐵絲網，有電話通村裏司令部，村四週有工事，西北面，東北面，還有四個碉堡，不過還沒有修好。火力最強的，就是北面這個大碉堡。政治委員帶個營：在游擊區像攻敵人的據點，吸引住敵人的外線的兵力。一團打東邊，堵住永定河岸敵人增援，二團打南邊杜家莊敵人增援部隊，我們擔任強攻燕宿崖。蕭司令員還調了兩個營由我們指揮。進攻燕宿崖，最主要的是奪取北面大碉堡，這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重要關鍵。二營營長，你負責指揮奪取北面大碉堡，先派五連突擊……』

朱主任給馮團長的命令做了一個補充：

『在天明之前，一定要解決戰鬥。』

『堅決拿下燕宿崖，夜間動作不能解決戰鬥，白天也要搞……』馮團長確定不移地說。

朱主任卻有點擔心：

『拖到白天，情況怕要發生變化……』

『你是說怕敵人派飛機來嗎？我們可以組織對空射擊火力，地面上的增援部隊是到達不了燕宿崖的。我們倒歡迎他增援，一出來，在半道上就好吃掉他。』

『一定完成任務。』這是趙營長堅決的聲音。

『黨員動員好了嗎？』朱主任問二營教導員。

『動員過了。』

『支部要在這次攻擊中起堡壘作用，作英勇堅決的模範。』

『你帶隊伍突擊碉堡，』馮團長對趙營長說，『燕宿崖能不能拿下來，就看你們了。別的方面情況，你們不必顧慮。』

『保險拿下來，三〇一。』

馮團長看看手錶：短針指着8字，長針指着12，正八點，離總攻擊時間還有整整一小時。他叫大家先去休息一下，八點二十分向指定目標運動，佈署，最後對趙營長說：

『部隊運動到碉堡附近，由你們發信號，打手榴彈，然後各方面動作，一齊配合。佔領碉堡以後，縱火爲號，通知各部隊，好配合突擊消滅敵人。』

營一級指揮員回到自己的行列裏。戰士們把槍塞子拔下來，再檢查一下彈藥和綁腿鞋帶。馮團長一個人走到小山堡的頂上，伏下來，伸出半個頭去，望見燕宿崖靜靜躺在山脚下，村外邊的大碉堡，在淡淡的月色下，像一個灰色的巨人似的，守衛着燕宿崖。燕宿崖在霧似的月光籠罩下，如一隻航行的船，擱淺在巨浪也似的山巒裏。山野悄寂，一無人聲。馮團長見敵人沒有動靜，心裏忍不住的樂，在敵人沒有警戒當中，一個突然襲擊，勝利是十拿九穩了。

在他身後，飄來沙沙的脚步聲。他回過頭來一看，只見不遠有人探頭探腦地張望，正往上擠哩，爲首的是小虎子。馮團長對他們輕輕搖手，低聲說：

『待一會打起仗來，子彈要打死人的啊。擔架隊到那邊山凹裏去……』馮團長指着左後方三百米達左右的地方說。

『團長』，讓咱們瞅瞅咱們隊伍上怎樣打仗，沾不沾氣？小虎子問。

『不沾氣，不沾氣，』馮團長學小虎子的土話回答他，『打仗不是玩兒的，有危險，打中了，吃飯的傢伙要搬家的呀！』

『咱也打過哩，團長，你看，……』小虎子拍着挺在腰間的單打一（鎗），旋即又指着掛在左腋下的一排三個手榴彈。

『我知道你是民兵，你也打過仗，可是你們今天的任務是管理擔架，不是打仗，擔架來了多少？』

『來了二十付，還有二十付在後面，馬上就到。』

『好，你帶他們到山凹那邊去……』

『好。』小虎子沒有辦法，上不了陣地，大失所望，伸了伸舌頭，退下去。

馮團長想起了燕宿崖村的武委會主任張小平，便問小虎子他在那兒？『張主任

在後面帶擔架，就要來了。』說着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張主任帶着一個戰士來了。他一上來就嚷着找馮團長，馮團長迎上去，要他小聲點，他才氣喘喘地低聲說：

『團長，有位同志找你哩。』

『誰？』

『就是他！』

分開擔架的行列，走過來一個戰士。張主任俯身對着他的耳朵說：

『團長在這兒哩。』

他頓時在山坡那兒站定，把手舉到帽簷那兒，敬了一個禮，然後才跑上來。馮團長見了他，忍不住劈口說出：

『呃，你，你，是你回來哪！』

站在馮團長面前的是二班班長王福保同志。馮團長走上去一把緊緊握着他手。

『三〇一，是我，我回來了。』王班長瞅着馮團長說不出的高興，像是遠離祖國的僑民，回國見到祖國的土地，他直是癡癡地笑，說不出話來，眼角上蓄滿了愉

快的眼淚。

『好，來的正好。我們下了筆架山，就等你們，後來發生情況轉移，在游擊區待了兩天也沒得到你們的信，派人打聽也不知道你們的下落，想不到在這兒碰到……』馮團長的眼光向他身後搜索，見沒有別人，便問，『他們呢？』

這一問，勾引起王班長無限傷心的往事。他們五個人從拔海二千五百多尺的筆架山的崖上跳下來，全喪生了，只王班長幸運地例外：他跳到半空中，恰巧山腰間岩石縫裏生長出來的一株孤松，把他托住了，沒跌落到深谷裏去，保全了性命。他掛在孤松上，昏昏迷迷，只要風一吹，或者他一翻身，便完蛋了。幸好是白天，上山打游擊的老鄉瞅見他，待日鬼子向馮團長走的方向追去，他們從打柴放羊的小道，彎彎曲曲繞到孤松那兒，準備給他收屍。幾個人托着他下來，一摸，還有氣。過了一陣，他清醒過來，吃驚於自己還活着，但一會又渾渾沌沌地閉上了眼。幾個人把他抬到山裏，堅壁在一個山洞裏，上藥養傷。過了兩天，他急着歸隊。在反掃蕩中的部隊不容易找，到黑水坪又太遠，於是就送到百花山，喬連長他們不在，張

主任照管了他。今兒個部隊來動員擔架，他知道這消息，一心巴望天黑。黑了，張主任就引他來了。

馮團長聽他簡單說出經歷，心裏一陣難過，彷彿眼上蒙了一層翳，視線模糊，眼眶潤濕了。他想起一會兒還要打仗，強制壓住自己的感情，簡單安慰他兩句：

『好，你們是模範的革命戰士，反掃蕩結束後，我要報告上級，表揚你們英雄的事蹟。劉貴生，吳小三，胡德生……他們革命成功了。』

他轉過頭去，淡淡月光照着他嚴肅的面孔。他望到隊伍坐在山坡陰面休息，黑烏烏一片，料想攻擊時間快到了。他沒有工夫悲傷，也沒工夫再和王福保班長詳細談，他想念着碉堡，想念着燕宿崖，想念着消滅敵人，想念着戰鬥的全部勝利。他猛的轉過來，吩咐王班長：

『詳細情形，等打完仗再談吧。你跟張主任去，今晚你幫助他指揮擔架吧。』
『我，……我要回到連上，……』

『幹什麼？』

『我，……我要參加戰鬥，……』

『你跳岩身體還沒好，先休息，今晚不要打仗了。』

王班長還想聲辯，說他身體已經好了，可是馮團長不待他說，就命令他快去。馮團長要再去看四周情況。王班長沒走，張主任轉過身去要走，王班長反而抓住他，說：

『那個事，……』

張主任囁嚅地不說，有點怕的神情。馮團長追問什麼事，王班長說了：

『民兵裏逃走了一個人，……』

『誰？』

『張福……生……』張主任還有點不願說出，『就是二混子。』

『什麼時候？』

『早兩個多鐘頭，動員擔架的時候，在半路上逃走的。』王班長說：『三〇一，我看這裏一定有鬼。』

『向那個方向逃走？』馮團長急着問武委會主任，張小平只好說是向村裏逃去的。他看團長那個着急的神色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心裏卻又希望這事不要緊，他承認了自己管理的疎忽，然後試探地問：

『團長，不礙事兒吧？』

『怎麼不礙事？』馮團長對山坡的枯草蹬了一腳，說：『這一仗就要壞在他手裏了，你們民兵怎麼搞的？有奸細在裏面都不知道，真是卵彈琴！』

馮團長把他們撇在那兒，他到山坡陰面那兒去，首先找片野，見他和劉股長坐在一塊兒，心裏安了些。他叫他們到擔架隊那兒去，劉股長感到突然，馮團長沒時間，同時也不便說明，他只好帶片野走去。從王福保班長那兒，他知道了原因。

馮團長臨時又召集了營一級首長開會，報告忽然發生變化的情況，敵人事先知道，一定有了準備，二混子破壞了軍事企圖，襲擊要變成強攻了。各單位要馬上出動，到預定地點，提早佈置陣地。說完話，馮團長把左手袖子捲起，讓大家對他的錶，好在同一時間出擊。這時才八時一刻，各路部隊成一路縱隊出發了。戰士們揹緊了槍，左手按着腰間的刺刀，不讓有一點聲響，披着模糊的月光，一個個無聲地下山去了。

團指揮所安置在離大碉堡五千米達的一個小山堡的陰面。離團指揮所五百米達

遠近，就是左邊山凹，擔架隊的人，時不時偷偷伸出頭來，向馮團長這邊窺視。

馮團長正指揮砲兵運動，一門一門的砲在團指揮所左面小山坵停留下來。馮團長雙手又在腰裏，在砲兵陣地側面踱來踱去，朱主任和石喜子站在一旁，望他走動。團部的其他通訊員和司號員小王，都坐在地上，等待馮團長的命令。

山下是一片靜寂，可怕的靜寂，叫人心跳的靜寂。部隊慢慢匍伏向碉堡前進。一聲震動魂魄的聲音，爆豆似的，響徹了山野。碉堡裏敵人的重機槍叫了。

馮團長聽到這聲音，旋即跑到山堡頂上，伏在地上，向下面望：隊伍還在運動，槍響之後，立即散開，仍舊在前進。

『敵人已經發覺了。』

馮團長獨自喃喃着。朱主任問他怎麼辦，他沒做聲，逕自走到砲兵陣地那兒，

馮團長急躁地問：

『排砲陣地準備好了沒有？』

『準備好了。』那邊有人應聲。

『開砲，掩護五連前進。』

一道閃着藍色的紅光，在空中形成一個弧形，很快就在碉堡邊消逝，那兒馬上發出一聲轟轟的巨響，震蕩在空中。

『我們的砲彈落在碉堡前面了。』朱主任笑嘻嘻地告訴馮團長。

砲聲激不起馮團長的喜悅，他知道所有的部隊還沒有運動到指定地點，事先被敵人發覺，別的方面部隊配合不上，攻擊受了挫折。他把軍帽往後腦勺一推，在考慮怎樣應付這個措手不及的新情況。朱主任見馮團長煩燥，他心裏也焦急，對於指揮打仗他不能幫什麼忙，急得沒法，他就咬着牙齒罵二混子：

『就是這個漢奸，他一個人破壞了我們的戰鬥計劃，捉到他一定開公審大會。

這個天也是漢奸，你看，月光突然這麼亮，不是有意幫助敵人嗎？』

月光忽然在雲團裏露了臉，照得山上山下真真的，連一草一木都看見。月光啊，你爲什麼這時候出來呢？月光好像聽見朱主任不滿意的聲音，她怕羞地又躲到雲團裏去，湧上來的是又厚又黑的雲團。山下一片黑，掩護了指戰員向碉堡迅速

運動。

馮團長聽朱主任怨天尤人，他不同意：

『這會罵有什麼用，就是漢奸破壞，今天晚上也要把碉堡拏下來……』
許多手榴彈在山下爆炸開了。

馮團長樂得拍起掌來，高興地叫道：

『好，碉堡附近手榴彈響了。』他轉過來，對身後一個青年說，『小王，吹衝鋒號。』

小王站在山堡上面，高高的，像一尊新塑的銅像。他握着銅號，鼓起兩腮，一個勁地吹。號嘴下一塊綢子，在夜風裏微微飄着。

山下響起了槍聲，輕重機槍的火舌閃着亮光，在夜空裏怒吼着。更多的手榴彈在碉堡附近爆炸開來，發出更亮的火光，照耀着碉堡的輪廓。在一陣陣亮光之上，是砲彈的噼噼聲，四面山谷裏撞回來空隆隆空隆隆的迴聲。一股火藥氣味和塵土的氣息瀰漫在空中。

在這些聲音之外，團指揮所的右邊，朱主任突然聽到遠方傳來重機槍聲，他以為是指揮陣地右翼發生情況，他告訴馮團長。馮團長，不動聲色，凝神一聽，便說：

『不要緊，這是我們一團在青白口打敵人，配合我們的。』

馮團長十多年的戰鬥經驗，使得他可以辨別敵我槍聲的方向和遠近。

一個通訊員從山下跑上來，敬了一個禮，氣咻咻地對馮團長說：

『報告：三〇一，五連連長犧牲了。』

『佔領前進陣地沒有？』

『沒有，敵人早有準備，火力又強，全連給壓下來了。』

『傷亡多少？』

『七個。』

『告訴趙營長，叫五連政指代理連長，集結兵力，繼續衝鋒。我叫砲兵連掩護你們前進，堅決拿下碉堡。』

通訊員走了，馮團長派石喜子去傳達命令：派三營從側面配合攻擊，幫助五連

突擊礮堡。他自己向礮兵陣地直接發出口頭命令：

『礮兵連，打礮！』

一排礮彈織成一道虹似的亮光，向礮堡壓下去。

司號員小王站在原來地方，又吹衝鋒號了。嘹亮的號音，興奮了指揮員，號召他們前進。小王兩次吹號都在同一個突出的高地，吹完了也沒退回來。敵人發覺指揮位置一定也在這兒，一砲打來，小王應聲倒地，手裏的銅號滾下山去了。石喜子從三營回來，看見山上滾下一個亮晶晶的物件，慌忙過去接住，一看是號，就歡天喜地上來報告馮團長。待他看到小王躺在地上，頓時斂去笑容，對馮團長說：

『三〇一，我來吹號，……』

『你跑到那邊去吹，吹衝鋒號，吹完了，就下來，別讓敵人發現目標。』馮團長指着左邊的山凹說。

石喜子去吹號。馮團長叫通訊員把小王送到擔架隊那兒去。他和朱主任立即離開山堡，一霎眼的工夫，一顆礮彈又在小王倒下的地方炸開。

五連的通訊員又來了。他帶來更壞的消息：政指重傷，四個排長都掛了花，一共傷亡了十六個指戰員。嚴重的是全連只靠四排副一個人在掌握。全連雖然前進了四百米達，佔領了新的前進陣地，可是離碉堡還有五十米哩。殘餘的部隊就在碉堡前面僵持着。山下又是一片靜寂。通訊員報告完沒走，正在等馮團長的命令，趙營長親自來了。他把部隊暫時交給教導員，當面來請求增援。馮團長劈口問他：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準備強攻！』

『有把握搞下來嗎？』馮團長有意激他。

『有，打到只賸下我一個光棍，也要攻下這個王八烏龜殼，不過希望你多派點隊伍增援，……』

『可以。把隊伍重新組織一下，你帶他們衝鋒。這次要分三路向碉堡進攻，分散敵人的火力。動作要迅速堅決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搞下來！』

趙營長懂得這句話的意義和它的份量，雖不是死命令，但也差不多。他點點

頭，把身上的本子懷錶和鋼筆掏出來，送到朱主任的手裏，他果斷地說：

『朱主任，這是我的東西，我去完成任務，你留下做個紀念吧！』

朱主任接過來，默默無語。他想起今晚戰鬥對於堅持平西根據地的嚴重意義，他沒有把東西放在自己口袋裏，轉過來放在馮團長手裏，提出自己的要求：

『三〇一，我和趙營長一塊下去掌握部隊……』

『好吧！我叫三營派兩個連做你們的預備隊，你們好好組織攻擊，……』

『一定拏下！三〇一，拏不下來，就不回來了。』

趙營長說完話，和朱主任飛也似的跑到山下去了。

淡淡的月光照着靜靜的山野，偶爾聽到一兩聲零碎的槍聲。這是一次衝鋒和另一次衝鋒之間的空隙，保持戰場上稀有的沉寂。馮團長對砲兵連說：

『排砲預備！』

四四

張樂山急急忙忙闖進大隊部辦公室的時候，鈴木正和一個人交頭接耳談話。起初。他並沒有看到那個人是誰，等他們聽見有人走進去，停止談話，轉臉過來，他才知道那人是二混子。立即想到那天晚上被捕他沒有回來的事，氣生生地大喝一聲：

『在這兒，正好！』

二混子馬上內疚地低下頭去，站起來想迴避，鈴木按住了他的手。鈴木坐在那兒，紋風不動，他微微抬起頭來，狠狠地瞪了張樂山一眼：這眼光譴責張樂山不該這時候進來，打斷他們機密的談話，而且暴露了二混子，因為既然看到，迴避也沒有用，就沒讓二混子走。

眼光落在張樂山身上，像是一陣冷透肌膚的寒風，把他一身的氣憤都吹散了，他想起這是大隊部辦公室，面前是鈴木大隊長，說話得小心。明知鈴木討厭他這時

候來，站在那兒不尷不尬，要退出，秀娟的聲音在他耳際縈繞，喚起他的憤怒，心中不平，鬚鬚發抖。他忍受着氣，摘下頭上的深咖啡色的氈帽，向鈴木欠欠身子：

『太君，我有事情要報告……』

鈴木舉手向右側靠牆的一張椅子一指：

『你等等……』

張樂山怯生生退後兩步，可又不甘心退回去，更是等不及，他兩隻手有點顫抖，口吃地說：

『我有事和太君說……』

鈴木依然沒理他，只是說：

『你在那邊坐一會，我們談點要緊的事……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』張樂山走下一步，『我這事也很要緊……太君……』

他又深深地鞠了躬，低着頭在偷偷看鈴木。鈴木的嘴上，漾出了微微的笑意，他以為張樂山來，許或是也送什麼情報來的，便歪過頭來：

「什麼要緊的事？說吧……」

「我的……我的……」張樂山一想起秀娟，心里就平靜不下來，結里結巴地說，「我的兒媳婦叫河邊太君……」

鈴木早知道村公所的那一幕，聽張樂山說出來，他毫無興趣，頓時把手一揮：

「不用說了……」

「我的兒媳婦死哪……」

二混子心裏一楞。

「我知道了……」鈴木的臉繃着，有點不耐煩了。

「我的女兒嚇病了……太君……請太君給我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鈴木突然站起來，他用黑皮靴一蹬地，「叫你不要說，還囉嗦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「不准說……」

鈴木右手的食指指着張樂山顫抖的鬚髭。張樂山臉嚇得鐵青，渾身哆嗦了：

『是，是，不說，不說……』

他低着頭說下去，鈴木並不聽他的，只顧和二混子低聲談話。

他站在那兒恭候，望着辦公桌前面的空地，想起那天夜裏張村長在這兒受刑的情景，張村長雖然死了，鈴木大隊長對他卻沒有這樣驕傲和輕蔑。同樣，在那天晚上，他走錯了第一步，現在回想起來，有點後悔，自己兒媳婦給人弄死了，連話都不讓說，真個是不成體統，什麼撈什子的縣知事，狗屁不值。他越想越氣，恨不得馬上就走。走？上那兒去？他無可奈何，只好伏伏貼貼站在那兒，一聲不響，胸口一起一伏。他伸手到懷裏的口袋裏去，抓住兩個核桃，使勁地搓動。

幸好鈴木和二混子談話時間不長，兩個人的頭漸漸離開，聲音也放高了，鈴木講：

『……你不能再回去啦，他們知道，一定要逮捕你的，你就留在這兒吧。今晚你的功勞很大，打完仗，一定要大大的獎賞你的。』

『是。』二混子縮着頭，諂媚地笑了笑。

鈴木按了按辦公桌上的鈴：叮叮叮……

張樂山趁着這空隙，走上一步，試探地說：

『太君，我的兒媳婦……』

鈴木把手向他一按！

『你等一等……』

赤松值日兵聽見鈴聲進來了。鈴木要他去喊武內副官來。張樂山以為赤松走了便沒有事，他又提到兒媳婦的事，鈴木楞了他一眼：

『什麼？』

張樂山嚇得不敢吭聲了：

『沒，沒什麼……』

他向鈴木陪了一個笑臉。鈴木卻沒有看見，腦筋裏正在盤算怎麼應付八路軍的偷襲，希望聯隊長能派點部隊來增援，好給八路軍一個出其不意的打擊，不但叫八

路軍襲佔不了燕宿崖，而且把襲擊燕宿崖的八路軍消滅得乾乾淨淨，皇軍永遠在平西佔下去。他臉上一會得意，一會微笑，連嘴上那短短的鬍髭彷彿也快樂地翹起來。

張樂山看到他臉上的笑紋，知道這是說話的好機會，就低聲懇求道：

『……我到外村去給太君辦糧，想不到我的兒媳婦和女兒叫太君拉去，拉到村公所……』講到這兒，他倒不好意思如張鵬飛那樣赤裸地說出口，選用了比較隱晦的詞句：『脫去衣服……滾，要他們男男女女在……在一塊扭秧歌，……實在不成體統，……這還不打緊，河邊並且用刺刀挑死了，……挑死了，……我的女兒，也給嚇病了，……請太君裁奪，……要嚴辦一次，……』

張樂山見鈴木沒禁止他說下去，他越說越多，聲音也愈高了，最後兩句簡直平靜不下來，感情激動得要哭泣的樣子。

鈴木安靜地坐在那兒，他用一枝筆在擬電報稿子的主要內容，沒聽張樂山在嘀咕咕說什麼。而張樂山則以為他已經給說動了，大膽走上來，伸出兩隻手來，祈

求他：

『一定要嚴辦一次，以儆效尤，……不然……不然……咱這個縣知事也實在，……做不了……』

最後一句鈴木聽進去了，他莫名其妙，奇詫地問：

『……你說什麼？』

這一下可把張樂山氣壞了，想不到剛才說的話都是白費力氣，他不得不重複一遍，剛說了幾句，馬上便被鈴木打斷了：

『不用說了……』

『那麼……』

『沒有別的事嗎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你可以回去了。』

『我？』

『唔。』

『過去太君不是說，……』

鈴木在張樂山初當縣知事的時候，曾保證皇軍不會擾民害民，如果有，一定嚴辦。過去「皇軍」的爪子沒碰到張樂山的頭上，即使有什麼，張樂山也樂得裝聾做啞馬虎過去。現在碰在他頭上，以為至少要辦一下，誰知碰到這當口，今晚要打仗，正要靠河邊他們賣力，嚴辦當然不可能，查問也沒有工夫。

武內副官已給赤松值日兵請來，張樂山還沒得到鈴木一句話，他站在那兒不肯走。鈴木站起表示送客，張樂山非走不可，但又不甘心就走，於是又提到河邊的事。鈴木放下臉來，不滿地說：

『這些小事，別再囉嗦了，明天有空再談吧……你和他先回去休息吧。』

鈴木指着二混子。二混子一直在背着臉，裝出什麼事也不知道的神情，見鈴木提到他，他過去拉着張樂山，說：

『大叔，咱們先走吧，太君，太君他們有事，……』

張樂山不滿地跨出了辦公室，走到門口，又回過來忿忿瞅了鈴木一眼。鈴木要武內打電報給聯隊長，報告今夜的情況，請求派一個大隊，或者至少兩個中隊，配備四門砲增援，共同消滅八路軍。另外，鈴木下令給各中隊：今晚全體進入碉堡，固守工事，預備部隊在村邊候命，爭取天明時消滅八路軍，那時會有友軍與空軍配合。

張樂山走到後院，氣稍爲平了些，他問二混子怎麼也到了這兒。二混子眉頭一皺，早想好了注意，他先是長嘆了一口氣，故做喪心的樣子，撒了一個很圓的謊：『唉……我今天給八路軍抬擔架……走到半路上，遇到了……遇到了一隊日本兵……咱們大夥就跑……我也放下擔架撒腿就走……那兒……那兒走的及啊，……我就給日本兵抓住了，……我想逃，……再也逃不掉了，……他們把我帶到司令部，……鈴木大隊長要我說，……我起先不肯說，……讓他逼的沒法，……就說了……』

『你們剛才就是談這個事……』

『唔，……也是沒法，……』二混子加快走着，怕張樂山問下去，露出馬脚，他掉轉話題，反問張樂山，『大叔我聽說你叫日本兵抓去了，可把我急壞了，我每天都想你，我和張禿子商量，想法子救你，可是，可是都沒有辦法，……後來聽說你當了縣長，……我才放了心，……大叔……你好嗎？』

『好，唔，好的很，好的很，兒媳婦都叫人殺了，還不好嗎？』

『噫，……這也是太……噫，……這也是太……』

二混子支支吾吾，把兩隻發抖的手合攏來，一個勁摩擦着，一面對手哈氣，一面說：

『今晚好冷啊……』

他的聲音有點顫抖。

懸在高空的月亮，也好像怕冷，躲在棉絮似的雲層裏，不敢露出臉來。他們兩個人踏過淡淡的月色，走進穿堂屋，裏面傳出秀娟嘆息聲。

四五

秀娟躺在炕上，她一閉上眼，就看見血肉模糊的嫂嫂，嘴裏不斷地叫着嫂嫂呀嫂嫂。娘坐在炕沿上，用美孚牌的油燈，照着她發青的面孔，她的眼睛一會兒睜開，一會兒又閉上，陷入迷離恍惚的狀態。娘推着她，焦灼地叫喚，像是招魂似的：

『娟兒，……娟兒，……娟兒，……』

她突然平靜，卻不理睬娘，一眨眼，她又叫嚷開了：

『嫂嫂……嫂嫂……嫂嫂……』

『娟兒，娟兒，……』娘的聲音低沉，見秀娟不回答，她忍不住流下淚來，掏出手帕拭眼角，用着哭泣一般的聲音說，『你，你怎麼啦，……娟兒，……』

秀娟閉着眼睛，依然沒吭聲。

張鵬飛默默站在她娘身後，他迎上去想幫助叫醒秀娟。他大聲叫醒秀娟。秀娟

果然睜開了眼睛。嫂嫂的影子沒有了，但站在面前的是張鵬飛。從張鵬飛那身國防色的制服上，她以爲是河邊軍曹又來了，她驚慌地轉過臉去，兩隻手拚命抱着胸，像是誰們要脫她衣服似的，她用力保護自己衣服的鈕扣，一邊惶恐地呼救：

『你，……你……日鬼子……不要脫咱的，……不要脫衣服，……衣服，……』

她嚇得臉色蒼白，白裏泛青。由於抱胸使勁過猛，額角上滲透出汗珠來了。她的兩隻眼睛圓睜着，嘴也圓張着，三個圓圈造成了一個可怕的三角形。娘用手怕給她拭汗珠，低低告訴她：

『娟兒別怕，娟兒，……娘在這兒，……沒有日鬼子，……娘在這兒，……』

秀娟好像沒聽見。

『娟兒，』娘又說：『你翻過身來，……娘在這兒，娟兒，你答應娘呀，……娟兒，……』

娘想把她弄翻過身來，一隻手都弄不動。張鵬飛過去，馬上轉過來了，模糊看到面前穿國防色制服的人，她又怕了：

『救命啊，救命啊，……日鬼子要殺人哪，……』

張鵬飛冷不防她用力掙扎，差一點摔下炕來，連忙按着炕沿，說：

『秀娟，秀娟，……是我，……是我，……』

張樂山在外邊聽到秀娟叫救命，和二混子飛奔了進來。張樂山上去一把握住秀娟的手，氣喘喘地詢問：

『怎麼啦？怎麼啦？』

娘把手裏的燈放在炕頭的衣櫃上，訴說剛才的情形。張樂山知道沒什麼，抹了抹鬍鬚說：

『讓她安靜一下，清醒過來就會好哪，……』

張鵬飛看到二混子來了，起初吃了一驚，後來望見眼睛向他轉動，暗示不要說什麼，張鵬飛料到八九，臉上浮起一個會意的微笑。秀娟她娘到外面端進一銅盆涼水來，銅盆裏還放了一把茶壺，顛巍巍地放在炕頭的衣櫃上。取出茶壺，她擰了一個冷手巾，覆在秀娟頭上，旋即又倒了一杯熱茶，送到她嘴邊。她娘把茶杯對着秀

娟的嘴灌下去，一邊叫她：

『娟兒，娟兒，喝口水，……』

一部分水從她嘴角上流下來，和額角上濕手巾流下的水混成一片，一道流到她脖子裏去。娘連忙擰乾濕手巾，揩掉脖子裏的水，又在銅臉盆裏浸了浸，覆在她頭上。她慢慢清醒過來，發現面前有一堆人圍着，每一個人的眼光都注視着她，她莫名其妙，霍地坐了起來，問娘：

『你們幹啥？娘。』

『啊喲，』娘見她講話，歡天喜地抓住她的手，『娟兒，你可把老娘急壞啦，你，你好了些嗎？娟兒，你說給娘聽，……』

『好了些，……』

娘聽她說了這句，心裏比什麼還舒坦。張樂山在旁邊也鬆了口氣，只有二混子默默站在那兒，臉上沒有表情，聽她的話也無動於衷。娘給她理了理頭髮，再給她喝了一點水，讓她很舒服地躺下去，慢慢閉上了眼皮。娘轉過臉來，對大夥暗示地

搖一搖手，輕聲輕氣地說：

『讓她睡一會……』

張樂山躡起脚尖，首先走了出去，接着是二混子和張鵬飛他們。穿堂屋那兒擺着一桌子飯菜沒人吃，早一會開好了飯，沒人吃，秀娟她娘一人端起飯碗來，吃不下去，轉眼之間便放下碗。這會兒，她讓衆人吃，張鵬飛要回去，二混子不想吃，怕他們問起他被抓的詳細情形，說錯了不好。而秀娟她娘一定不讓他們走，正在謙讓的時候，治富從村公所哭喪着臉回來了。

娘看到治富眼眶下面有兩條淚痕，生怕大家提起他媳婦的事，刺傷他的心，她過去張羅：

『來的正好，來的正好，坐下吃飯吧。』

治富沒吭氣。

張鵬飛還要走，秀娟她娘向他眦眦眼，他會意地坐下來，二混子站在門邊猶豫，給她一把拉過來，說：

『二混子，好久沒瞅見你，你倒客氣起來了，……』

『不是的，我還……』

『坐下，隨便吃點，……』張樂山是長輩，他不給大家讓座，自己在上面坐下來了。

二混子勉強坐下來，治富卻往旁邊的椅子上倒，癡癡呆呆地楞着。

娘要他過來吃飯，他搖搖頭。

二混子望着他那神情，有點奇怪。他自己拏起筷子來，卻並沒有吃飯，一個勁盯着他。秀娟她娘挾過一塊豬肉來，擱在他的飯碗上，說：

『吃菜呀，別客氣，……』

她怕他和治富談起來，使得治富更傷心。二混子不知趣，他吃了兩口飯，又轉過臉去，望到治富坐在那兒不斷地長吁短嘆，二混子關心地問他：

『你上那兒去啦，怎麼垂頭喪氣的，……』

治富給這一問，無限傷心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低下頭去，用袖子掩着臉。剛

才他一個人到村公所去，蹲在屍首旁邊，瞪着直苗苗的眼光望着他媳婦，四週無人，天上又暗，一陣陣晚風吹來，院子裏的樹給吹得刷刷的響，使得他毛骨悚然，好像有無數的冤魂悄悄走來。他媳婦血跡模糊的屍體，在他的眼光裏越來越大，彷彿伸出兩臂，要起來抱住他似的。他旋即撒開腿就跑回家裏來了。現在他懷念起妻，站起來，默默走出去。

張樂山看他精神有點恍惚，也不言語，怕他出岔子，就放下手裏的筷子，追上去問他上那兒去。他眼光彷徨，四處張望，心神不定，好像是回答，又好像是在問自己：

『上那兒去？』

『是呀，你要上那兒去？』張樂山指着問他，『深更半夜，別一個人亂闖，你又不通話，皇軍見人就開槍，……』

『打死了倒乾淨利索，……』

『咦，這是什麼話，……』張樂山對着屋子裏一望，小聲說，『你要上那兒』

去，請張鵬飛陪你去。」

『我不要他陪。』

『那你要上那兒去呢？』

治富的腦筋裏忽然閃上馮團長的面影，這時候想到了八路軍，他憤恨地說：

『上山，找八路……』

張樂山連忙用手捂住治富的嘴，『八路』兩個字以後的話沒說出來。張樂山對他耳根子說：

『千萬不敢說，張鵬飛就坐在屋裏，皇軍聽到了，咱們的命就完，……完蛋哪。』

張樂山的聲音有點嗚咽。

一聲震動魂魄的聲音，像爆豆似的，響徹了山野，碉堡裏敵人的重機槍叫了。父子倆鑽回屋裏，慌做一團。張樂山定了定神，問張鵬飛：

『怎麼啦？』

張鵬飛漫不經心地答：

『還不是游擊隊又來擾亂了，放幾槍他們就會走的，……』

『不，不一定吧，……』二混子知道今天晚上的情形嚴重，發現自己露了口，又連忙改了說法，『唉，是的，是的，……』

槍聲越來越密，他們都躲進屋子裏，還覺得不安全，治富找了右上面牆角落裏蹲着，他巴望八路軍馬上就打進村裏來，首先他要把河邊軍曹殺掉。可是他兩手空空，用什麼物件殺呢？他的眼光在屋子裏尋找，有沒有什麼可用的傢俱。

張樂山伏在炕上，後悔不該答應鈴木當宛平縣知事，八路軍來了可怎麼說好？他腦海裏思潮起伏，手有點顫抖了。張鵬飛坐在他旁邊，卻很平靜，彷彿若無其事，寬慰他道：

『老伯，不要緊，村裏皇軍力量雄厚，一點游擊隊算不了什麼，他們打一陣槍，擾亂擾亂，一會就會潰退的。』

『真的嗎？』

『真的。』

『那就好了。』

秀娟給槍聲震醒，她用被子蒙着頭，幽幽地哭了。張鵬飛拍胸脯說：

『不要緊，八路就是人多，也不頂事，皇軍一砲就把他轟走了。』

蹲在牆角落裏的治富，對二混子瞪了一眼，暗暗向他啐了一口：

『大不了當日鬼子的乾兒子，舔河邊的屁眼，等八路來了，看你往那兒逃。……』

治富希望八路軍馬上打進來。

八路軍果然不負他的希望，一顆大砲彈落在村裏，震得整個屋子彷彿搖了一搖，屋瓦格格的響。屋子裏靜靜的，大家都抱着頭，盡量把自己縮成最小，沒一個言語，只聽見村外傳來煮沸了水似的吐吐聲。隔了一陣，砲聲停了，槍聲停了，手榴彈聲也停了。這是一次攻擊和另一次攻擊之間的空隙，山野復歸於平靜。張樂山抬起頭來，問張鵬飛：

『八路退了吧？』

『退了，退了，當然退了。八路軍那兒是皇軍的對手，我說打兩下就會退，你看，真退了吧？』

張樂山『唔』了一聲。但他還不放心，想打聽一下真實的情況，他和張鵬飛二混子三人到鈴木辦公室去打聽。秀娟她娘對張樂山說：

『快去快回，別把咱們扔在屋子裏，叫我一心掛兩腸，……』

『不會的，我去去就來，……』

四六

鈴木在辦公室裏不安地踱來踱去，不時走到門口，眼光焦灼地望着東方。天空灰濛濛的，月亮似隱似現。他把耳朵對着院子，希望出現一種奇跡似的聲音，增援部隊到來。每一次希望都欺騙了他。一次失望，就加重一次他心頭的負擔，他的情緒越來越不穩了。本來，他聽不到聲音，就低着頭走到屋子上面牆壁那兒，拏起辦公桌上的洋臘燭，看燕宿崖和外線據點的距離，計算增援部隊到達的時間。算好了，覺得該到了，他放下洋臘燭，又走到門口去遙望。這一次回來，他又拏起洋臘燭，剛走到地圖前面，他懊喪了，沒有精神再看，懶散地把洋臘燭往桌上一放，頽然坐下去。臘燭沒站穩，倒了，滅了。辦公室裏一片黑暗，只是門口有淡淡的月光照進來。

在整理文件的武內副官，放下手裏的一束戰報表格，過來劃了一根火柴，點亮

了洋臘燭。用火在臘燭頭上烤了烤，把它黏在桌面上。武內副官又去整理文件。他把文件分成兩類，一類可要可不要，準備燒；一類非留不可，要隨身帶。

鈴木又站了起來，漫無目的地在屋子裏踱着，轉來轉去，不知道要走到那兒才好，步子有點亂，好像兩條腿不受腦子的指揮。一包天皇御賜的香煙，一會兒工夫已抽了一半，現在又抽上一根。這一根煙剛點燃，他突然笑嘻嘻走到門前，凝神一聽，大聲對武內說：

『好了，好了！』

『怎麼樣？』武內也高興起來，笑着問。

『門頭溝的增援部隊上來了，那邊的槍聲，你聽——』鈴木指着東方天邊的一堆灰色的雲彩下頭說。

『那兒？』武內仔細去聽。

『那邊，你聽，有砲聲，是嗎？』

武內聚精會神一聽：什麼聲音也聽不見，他失望地搖搖頭，勸鈴木坐下來休息

一會。鈴木那裏肯信，他還堅持說好像有砲聲。

砲聲果然有了，但不是門頭溝的，也不是「皇軍」的，是後面百花山上打到村裏來的，桌上的洋臘燭也給震動了，晃了晃，燭油流了一攤。隨着砲聲而來的，是緊密的槍聲，噼噼地掠過院子的上空，和擲彈筒的訕然的巨響，像小砲彈似的劃過山野。

鈴木坐下來，擬了一個萬萬火急的電稿，這是今天晚上第三個萬萬火急的電報了。他明知道電報發出去，馬上不會有救兵來，但發出總比不發出的好，何況還多一個希望，多一點安慰哩！同時，他還可以把這個希望騙他的部下，堅強他們的戰鬥的意志。

武內擎着電稿出去。

辦公室裏電話鈴響了。鈴木接過耳機，他期待大隊副又告訴他敵軍傷亡的數字，和潰退的情形。還沒和對方講話，他先笑了。對方講話聲音很急，鈴木臉上的笑容，像曇花一現，立即消逝，他的語調也焦急了：

滅……大隊副……陣亡……陣亡！」

『只你一個人逃出來嗎？』

『呵伊。』

『你快到村東邊去，叫三宅部隊死守村裏工事，不守，就槍斃。告訴他，增援部隊就要到了。』

鈴木把桌上的一瓶東京製的威士忌倒了兩杯，一杯留給武內，一杯自己端起來喝。

武內和赤松從前面報務室回來了。鈴木放下酒杯，伏在桌上又寫什麼了。半響，寫好了，遞給武內：

『把這個萬萬火急電報即刻給我發出……』

『剛才不是已經發了嗎？』

『再發一個。』

『那有什麼用呢？我看不用再發的，增援部隊遲早要來的，也許就要到了。』

鈴木聽得這幾句話很舒服，端起酒杯來說：

『好，我同你爲增援部隊就要到來乾一杯！』

四七

張樂山和張鵬飛二混子他們走到院子裏不久，就看到百花山上火光了。他們匆匆忙忙闖進辦公室，鈴木着實吃了一驚：

『你們來幹什麼？』

張鵬飛彎了彎腰說：

『縣知事不清楚今夜的情況，特地來向太君打聽打聽，嘻嘻。』

張鵬飛暗中向張樂山擺擺手，希望他說話。張樂山接過來說：

『是的，是的。』

鈴木手裏擎着酒杯，狡黠地狂笑了：

『請坐請坐，沒有事，一點事也沒有，只有小股匪軍，已經叫皇軍消滅了一大半了，還有一點殘餘，很快就可以消滅，……』

鈴木的話沒說完，張鵬飛的膽量已經大了，增加了自己的信心，他盲目地附和道：

『那當然，那當然，一點小股匪軍，經不住皇軍兩砲就打完了，……』

『剛才那砲，……』張樂山懷疑地問。

『就是皇軍的……』張鵬飛順口答應。

『這火光呢……』張樂山還是不放心。

鈴木笑着說：

『這是小股匪軍，打不過皇軍，就放火了。皇軍的增援部隊馬上就到，這一點小股匪軍，馬上也可以全部撲滅。來，我們爲大日本皇軍的偉大勝利而乾杯！』

鈴木遞給每人一杯酒。大家旋即一飲而盡。鈴木怕他們在旁邊防礙他指揮，便安慰他們，其實是希望他們馬上回去：

『一點小的戰事，馬上就可以結束，諸位可以回去睡覺了，……』

張樂山向鈴木深深鞠一個躬，真的準備回去睡覺了。他們還沒走出去，河邊軍

曹從外面鑽進來，他揩了一挺歪把子，左胳膊中了一槍，用白紗布纏着。他沒注意到辦公室裏旁的人，一直走到鈴木面前報告：

『共產軍衝進村來了！』

鈴木聽到這消息，手一鬆酒杯跌落在地上。

張鵬飛一聽這話，面孔馬上變了色。張樂山從他們行動上聽懂這句日本話的意思，兩條腿馬上打顫了。

鈴木踏着破碎的酒杯走過去，命令赤松值日兵通知各部隊縱火，一面阻止共產軍前進，一面做撤退的準備。他從辦公桌的抽屜裏，拏出四大包東西，放在二混子手裏。二混子初以為是賞賜他的什麼，心裏好不歡喜，可是聽到鈴木說：

『這裏面是毒藥，你把他撒到井裏去，共產軍……』說到這兒，他想起早一會他所說的話，一時改不過口來，但是事情急了，也就顧不了這些，『共產軍進來一定要喝水，毒死他們！』

二混子想把毒藥退回去，但看到鈴木臉色那樣嚴厲，就沒送回去，不得不慢慢

走出門，他想把藥胡亂一放，誰知道呢。他的步子快了。

張樂山知道情形不妙，他的腦袋歪來歪去，像是尋找什麼，又像是要和誰們商量什麼，彷徨着，焦慮着，終於說不出話來。

村子裏陷在一片火海裏，把院子和辦公室照得如同白晝一般。在繁密的槍砲聲中，不時聽到房屋倒塌的聲音。槍聲由遠而近，撲哧撲哧的聲音，在辦公室四周響着。

秀娟母女和治富他們，等張樂山好久沒回去，槍聲又這樣密，便都到前面來了。他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，鈴木已下了決心，派河邊用機槍堵住大門，他問張樂山：

『除了大街以外，還有什麼路可以出村？』

『後門側面小胡同可以抄出去！』

『好，一同走吧！』

『就是這樣走嗎？』張樂山問自己，不走，八路軍來了怎麼辦？他見秀娟母女

他們都來了，砲火打得那麼急，不暇思考，拉着秀娟她們，跟鈴木走去。

鈴木知道村邊還有一支守衛的三宅部隊，到了村邊，掌握了一部分武裝，他就更有把握了。河邊一挺歪把子堵着八路軍入街的大路，機槍的火舌在街上飛躍着。

二混子放了毒藥，匆匆趕回，他怕遲了發生變化。進了辦公室，他沒見一個人，以爲鈴木到臥室裏去了。他走到鈴木臥室門前，恭敬地高聲叫道：

『太君大人，毒藥都放到井裏去了，每一口井裏都有毒藥，八路喝水，個個都要死了死了的。』

他很得意自己的撒謊，特別是最後一句話模仿鈴木說話的口吻，尤其使自己滿意。掃興的是屋子裏沒人應，他伸頭向裏面一看：啊，一個人也沒有。他立時慌了，全身像懸在空中，上不靠天，下不着地。

轟的一聲，差點把他震聾了。

一個砲彈正落在辦公室屋上，牆倒了一半，屋瓦紛紛落下。

天已放亮，百花山輪廓逐漸清楚。

抵抗的槍聲稀疏下去，河邊他們打了一陣槍，便退到三宅部隊那邊，和鈴木會合，向村外突圍去了。

趙營長手裏提着一把二十發的大金面盒子，食指扣着機頭，帶着一排戰士，首先衝進了大隊司令部。戰士們槍上上了刺刀，眼睛裏泛着綠光，在威力搜索。他們進了辦公室，見沒有人，便分頭跳進兩邊的住室。趙營長在外邊問：

『屋子裏有敵人沒有？』

鈴木臥室裏的一個戰士喝道：

『站住！』

戰士的槍頭對着二混子：

『快出去！』

二混子恐懼地舉起雙手，睜大了兩隻眼睛，倒退了出來。

村子裏的槍聲完全消逝，火頭也一個個被撲滅，八路軍和民兵的聲音四處昇浮起來。馮團長和朱主任踏着倒塌在院子裏瓦礫，在敵人的幾具屍體空隙中走了進

來，回到他們熟習的團部辦公室。馮團長見了二混子，叫戰士馬上把他看守起來
一邊問趙營長：

『敵人肅清了沒有？』

『正在搜索！』

『快！有一股敵人從後街突出，你帶兩個連去追擊！』

馮團長掏出趙營長在陣地上交給他的本子手錶和鋼筆，要還給趙營長。趙營長
直搖手，邊走邊說：

『這會沒工夫，等會再說。』

一九四七，十二月，二十七日。香港。